

透明嬌妻
日本怪談
南田武夫原著
透明嬌妻

透明嬌妻

目錄

黑色魔鬼

尾和村是一個保守的村莊，民風儉樸，村裏的人都供奉一位神，他們就將這位神尊爲尾和神。

村裏最大、最輝煌的建築，就是供奉尾和神的尾和寺。它不但是村人最景仰、最神聖的地方，也是村裏的宗祠。村人的先祖、靈位都是安放在尾和寺裏。

也不知道，尾和神是特別照顧村人？或者是村人的虔誠，眞的感動了上蒼。所以，差不多整整五十年尾和村都是平平安安的渡過——既沒有水災旱災，也沒有瘟疫發生，村內人口平安，越來越熱鬧。

這天，整個尾和村在漫遍朝氣時，忽然一聲刺耳的尖叫，在村中一間屋裏傳出來。尖叫是慘厲的、連綿不絕的，在晨曦迷霧中，敎人聽來毛骨聳然，直打哆嗦。人羣像螞蟻似的，全都走出了屋外，大家瞧着尖叫發出的地方望去。

「是勝家！」

「大家快些過去看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屋裏雖然擠滿了人，却又靜得只有勝嫂抽泣之聲。每個人的臉色是蒼白的，數十雙眼睛，都落在地鋪上的勝老頭身上。

可怕的是勝老頭的手脚，扭曲得很奇怪，似乎在他死前，經過了一番的掙扎。特別奇怪的是，勝老頭的屍體，看得到的地方，全都是白紙一樣。

村人中一個膽子最大的，悄悄走近勝老頭屍體的側邊，俯下頭來細看。

「你們看，老頭的頸……」

好幾個人戰戰兢兢湊過了頭，他們的眼睛，一同落在那村人指着勝老頭頸項之處。

那是兩個距離不遠，却殷紅矚目的小孔！

「是齒嚙的痕跡！」

此語一出，屋裏的人全都凛然。

「我明白了，」第一個走出去觀察勝老頭屍體的政次郎，忽然像恍然大悟的叫起來：「怪不得勝老頭好端端的會死去，他是被吸乾了血而死的。你們看，那些齒痕就是最好的證明。」

「吸血鬼！」屋裏的人發出驚駭的悶哼。

× × × ×

這一天，幾乎沒有人去理會勝老頭的喪事。不怪他們無情，畢竟是死者已矣，他們自己的生命已面臨嚴重的威脅；所以，他們全都走到尾和寺去。

不知是誰聽來的主意，應付吸血鬼，原來還是有辦法的。有人說，只要用一些牲口，將牠們的活血塗在家門的門楣上；吸血鬼經過，會害怕牲口鮮血的腥羶味，而過門不入。

故此，在黃昏的時候，尾和村是充滿了陣陣的血腥味，因爲家家戶戶的門上，都塗上了牲口的鮮血。

黑夜才剛來臨，尾和村就靜如鬼域，誰都不敢再在街上逗留。

當次日起來之時，村人差不多全都奔到屋外。當他們和鄰居相見時，彼此都有恍如隔世之感，大家也都互相慶賀，大刼重生。

每個人都在興高采烈，自覺已經戰勝了吸血鬼。就在大家樂得忘形時，其中有個人先發現一點不對勁了！

「咦！爲什麼宮部兵還緊緊的關着門？」

誰都意味着，有不幸的事發生了。

「宮部，你們沒事吧？開門呀！」有人開始用力在宮部家叩門。

宮部家中沒有反應。

宮部家五口都死了。

他們的死狀，跟勝老頭完全是一樣。當然，大家也都很清楚，宮部家人屍身的咽喉上都有齒痕。

× × × ×

尾和村全村敲響了喪鐘。

大伙兒早早就聚在一起，特別是那些膽壯的人，都在磨拳擦掌，對付吸血鬼。

「既然證明了相傳的方法，是避不了吸血鬼，我們難道坐以待斃？我們一定要反抗，一定要用盡最後的力量，將吸血鬼消滅。我們能為尾和村犧牲，也是最大的光榮。」說出這番話的，是政次郎，村裏的年輕領袖。

尾和寺裏是萬分熱鬧，以政次郎為首的年輕人，都集中在寺內祈禱，祈求尾和神賜給他們力量去對付吸血鬼，他們是為着全村數千條生命去冒險。

當政次郎等人分散在村裏每條街道時，村裏的婦孺全已戰戰兢兢的，扣下了屋裏的大門，緊緊守在一塊兒，準備渡過漫長的一夜。

黑夜，沉寂得了無聲息。

吸血鬼的行動，也會是無聲無息嗎？

二更過了，政次郎與一個叫佐佐木的年輕人，一直在尾和寺附近一帶巡視。

巷子完全黑暗，若真有精靈要躲在屋簷下，也不容易被察覺。當政次郎與佐佐木行到巷口時，兩人交換了一瞥，同時的就向巷裏走進。

「嘎！」

一聲極輕的聲音，自巷子第一間房子的簷下發出來，政次郎和佐佐木手上的長棍加了把勁，兩條

身子，就連忙向屋旁竄去。

佐佐木的身形才挪動，就看到一條龐大的黑影，迎頭向政次郎罩來……

× × × ×

天際已露出魚肚般白色的光芒。

村人們都圍在一起，許多婦女看着政次郎蒼白失血的屍體時，都不禁淒然淚下。

佐佐木抱着政次郎的屍體，他的目光失神，他的聲音更充滿哽咽。

「沒有吸血鬼，我們都猜錯了，政次郎……是被蝙蝠咬住了咽喉，吸盡了血而死的。」

佐佐木的話，使村人們為之嘩然。連續兩日，大家對吸血鬼的來去無踪，差不多已經是嚇破了膽，如今聽到佐佐木的親口證實，不由自主鬆口氣。

可是，他們的口氣沒有鬆得太久，心絃又被另外的一個問題抓緊了——「吸血蝙蝠！牠們躲在那兒？牠們也是來無影，去無踪！」

政次郎的喪禮，是在尾和寺舉行，幾乎全村的人都來參加政次郎的喪禮。因為政次郎的犧牲，令村裏的人知道吸血蝙蝠。

這一夜，尾和村跟前兩夜完全不同，它並不是寧靜一點，而是驚心動魄、鬼哭神號的一夜。

那黑色的魔鬼，不知道是怎樣子進入民房的。雖然，大家都是躲在蚊帳裏，但蝙蝠像凶猛的惡獸一樣，衝破蚊帳，伸出牠特長的翅膀，向已經嚇得半死的人頸上罩去。

眞理江太郎夫婦從蚊帳內望出去，不由得嚇得心膽俱裂；因爲他們看到，有十多隻龐大的、黑色的蝙蝠，在屋內飛撲着。

來不及想到準備的辦法時，那些黑色的魔鬼，已經全向蚊帳內撲來。牠們的翅膀，撲打着薄薄的蚊帳，那來勢比千軍萬馬還要可怕。

「怎麼辦？我們怎麼辦？」眞江太郎的妻子驚慌的，失了主意的問。

「快，把孩子蓋在棉被裏，」眞理江太郎迅速的，就將三個兒女塞在棉被裏，把三個孩子緊緊的蓋住。

三個孩子躲在被窩裏，只聽得蚊帳頂有戛戛之聲，有兩隻蝙蝠已撕開了蚊帳闖進來。迎頭就向江太郎罩下。

江太郎也不打話，他隨手抓起一根棍子，就和蝙蝠展開了生死搏鬥。

那長長的黑色翅膀，震拍得噗噗有聲。每當江太郎的棍子，險險要打到牠們的身上時，牠們的翅膀一拍，靈活的就竄了上去。

蚊帳裏的裂口很大，撲飛進來的蝙蝠越來越多。

「呀！」一聲尖叫，只見一頭黑影，自江太郎妻子的頭上竄起，她的臉孔，已被抓了一條長長的血痕。

那邊的江太郎，在掙扎中看了妻子一眼，就發覺自已的臉頰，已被一雙龐大的、漆黑的翅膀遮着……

× × × ×

當天亮的時候，江天郎全身鮮血，拖着孩子，抱着妻子的屍體，緩緩的步出家門。

當他的目光，無力的望着隔隣的屋子時，他發現隣居的，跟自已的情形沒有多大分別。田中大嫂，她衣衫襤褸、頭髮凌亂，臉上、手上，全是傷痕。她看來比江太郎更慘，她的兩眼甚至已沒有淚。

最大的哀傷，根本是流不出淚來的。

這一天對尾和村來說，簡直是黑色的一天，是尾和村人死得最多的一天。

江太郎家，比起別人，竟然還是最幸運的了，他家裏只是死了妻子，還可以將兒女保存下來。有些不幸的家，像田中大嫂，她的公公婆婆、丈夫、五個子女，全死在蝙蝠的利齒下。而她所以能倖免，只因爲蝙蝠吸飽了血的關係。

遍地哀號，尾和村百姓的淚，要用江河來盛載。誰都料不到，黑色的蝙蝠，竟比吸血鬼更要利害。

「我們不能這樣下去，我們不能束手待斃！」這是村裏的年輕人深沉的吶喊。

「可是，我們有什麼辦法？」

「撲滅那些黑色的魔鬼，我們不要坐以待斃，我們要先去消滅牠們。」

「怎麼消滅？」很多人迷惘的問。

「我們不能讓蝙蝠吸盡我們的血，我們去找牠們。我們趁白天的時候，去捕捉牠們。」有個叫山本的青年道。

「聽說，蝙蝠是棲在樹上的。我還聽過一個古老的傳說，白天的蝙蝠，像個瞎子，什麼也瞧不到的。所以，我們應該趁太陽未落的時候去捕捉牠們。爲了全村人的性命，爲了替已死的村人報血海深仇，我們都該去！」

「萬一，這流傳也不是眞的，那我們……」有人還在擔憂。這畢竟是很大的冒險，許多村人飽憂經患之後，都已變得特別的脆弱。

「假的又如何？」山本激動的說：「我們莫非要被吸盡最後的一滴血？而且，我相信這個傳說不會假的，若眞是假，蝙蝠爲何白天不來？牠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我相信那是假不了的。蝙蝠是最醜惡的魔鬼！」

爲了要活下去，爲了要跟蝙蝠決一死戰，自告奮勇參加捕捉蝙蝠的人，非常之多——甚至連不少婦人，也拿起了網，參加這個行列。

× × × ×

蝙蝠，眞是罕見的狡猾東西，牠們用兩條腿，緊緊的將樹枝抓住，倒懸着身體，兩隻翅膀緊緊的閤攏着，棲睡於濃密的樹葉之間。如不是很小心的留意，根本就發現不了牠們的存在。

耗了一整天的時間，動用了二百多人的搜捕，而所捕獲蝙蝠，只有十來隻，當眞是出乎意料。

不過，能有收穫，對尾和村的人來說，已經是很值得興奮的了。

大家圍在尾和寺的前面，將捕捉到的黑色醜物，用一隻大布袋裝好，放在火上，將牠們活活的燒死！

當人們見到熊熊的烈火，發出焦臭的味道時，他們的心裏有着說不出的快意，也有說不出的難過。因此，就算將所有的蝙蝠全都燒死，那些已被吸盡血液而死的生命，却永遠不會回來了。

臨時抱佛脚，尾和村人全都走到寺裏。他們看來比平日更誠心了，他們在徬徨驚愕；不過，他們只以爲自己的誠心未够，他們更虔誠的求神庇蔭。事實上，村裏的確有許多家的人，逃離了吸血蝙蝠的毒爪。

所以，大清早，尾和寺裏就擠得人山人海了。當然，昨日去尋找蝙蝠的人，仍然更專心的去捕捉那黑色魔鬼。

當尾和寺裏香燭嬝繞，將寺裏弄得煙霧瀰漫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女人，尖聲的叫了起來。聲音是尖銳的，充滿了驚惶。每一個人都詫異，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個人，敢在莊嚴的寺裏，大聲尖叫。

大家循着聲音望去，見到一個女人，失神的望着神殿的頂上，不絕的在尖叫。

但是，大部份的人，都在這個時候抬起頭來，向那婦人凝視的殿頂望去。

每個人看到殿頂的情形時，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因爲他們都發覺，殿頂上密密麻麻的，有許多

蝙蝠倒懸着，簡直是數不清有多少！

無怪那個女人會尖叫，這是太意外的事！

蝙蝠住在寺裏，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爲寺裏的神在庇蔭着牠們，是因爲牠們特別喜歡寺裏的香火，還是其他原故？

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迷惘着、驚恐着，不曉得應該怎麼辦才好。

忽然，一個年輕人走進殿裏。

「不好了，昨天捕捉到『黑色魔鬼』的人，全都死了，莫名其妙的死了。」

這句話一說出來，全寺的人呆了。

大家看看進來報告噩耗的人，又看看寺頂的蝙蝠，他們的心裏，忽然都有了答案。

尾和神眞的庇蔭那些蝙蝠！

那些捕捉蝙蝠的人，已經無緣無故的死去，是因爲他們的行動，觸怒了尾和神。尾和神就用祂至高無上的力量，懲罰了這一些人。

× × × ×

在神和魔鬼之間，尾和村的人沒有選擇的餘地。

不過，他們還有一條可走的路，就是離開他們這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沒有人願意生命面臨滅亡。既然這中間沒有選擇時，他們只得拋棄，只得離開。

像大逃難一樣，尾和村的人搬離的行列，長長的。他們拖男帶女，扶老携幼，背着重重的包袱，每一步都是十分艱辛。

走了一日一夜，村人們來到一條棧道，已經近黃昏時分了。

棧道十分狹窄，要將人分成單行，才可以向前行。不過，當第一個人領先前行的時候，他就發覺棧道被堵住了。

數不清的蝙蝠屍體，疊得像山一般高，將去路完全的堵塞着。

「天亡我們！」有些村人絕望的叫起來。

正在絕望、驚惶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叫起來。

「不，這是生路，這是生路，我們可以回家了。」這個人大聲的在叫着。

到這個時候，還有人開這種玩笑，無怪尾和村的人，都望向那大叫的人。

「你們別一看到蝙蝠，就嚇得魂飛魄散。難道你們沒看到，這些蝙蝠，不能再吸我們的血。牠們都已死了。」那個人解釋着。

「神是保蔭我們的，尾和神也同樣的需要我們的供奉。現在我們離鄉別井，村裏一個人也沒有了，尾和寺還會有香火嗎？這就是神的意思，祂要我們都回去。這些蝙蝠的屍體，也就是向我們的保證。」

神可以庇蔭人，但神同樣缺不了人的供奉，你相信嗎？

象牙雕像

寬永元年。

倉州一名藩士名豬子幻之介，帶着妻子平田綾子，回到一別十載的故鄉。

幻之介祖居倉州的一間有百多年歷史的古老大屋。十年前，幻之介剛成親時才搬入這間祖屋。後來爲了到登城上任，就帶同新婚妻子一起離去。沒想到這一去竟是十年，好漫長的歲月。

這十年裏，幻之介對宦途的披判斬棘、勾心鬬角都感到厭倦異常。雖是年方四十，却再無意在官場上角逐，於是請辭藩主，就與妻子返回故里，準備從此過些恬靜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

由於這次還鄉不像上回趕着上任那麼匆忙，幻之介偕同綾子及幾個最親信下人到處瀏覽，所以在路上幾乎費了個多月時光，才從登城進入倉州地界。

「呀！夫人，快要回到家鄉了，妳可感到高興？」在馬上的幻之介，停在山坳路上，向轎子裏的夫人道。

掀開了轎簾，綾子一張漂亮、溫婉的臉孔露了出來。原來綾子比幻之介年輕十多歲，她年方十六

就嫁給幻之介，如今才二十六歲，正是最成熟也最風韻的時刻。

由於年齡的懸殊，幻之介對這個夫人是萬分的愛護，幾乎是千依百順，遷就得不得了。不過平田綾子出身名門，自小受着良好的閨訓，雖然丈夫對她是十分寵愛，但她決不會恃寵生嬌，橫行霸道。相反的，她倒是克盡婦道，非常的安份，也因而博得丈夫倍加寵愛。

「我們不要休息，多趕一程路，好嗎？」此時在轎裏的綾子對幻之介道。

「好呀！不休息到了黃昏前就可以回到家裏，」幻之介道：「離家十載，這時眞的恨不得生了雙翼，可以儘快的飛回家去。」

祖居裏的僕人，早知道了主人要回來，從早到晚在附近等待。果然到了黃昏，幻之介夫婦和親信們，眞的已經回來了。僕人們列隊歡迎主人伉儷，又忙亂的招呼，已寂靜了很久的房子，眞的再熱鬧起來。

總管彌十郎，替幻之介夫婦收拾好屋子，就招呼主人進去休息。進入屋子時，綾子的目光，落在一個尺來高，用象牙雕成的人像上面。

「呀！這個像眞美，怎麼會放在這兒的？」綾子端起雕像，又驚訝的叫起來：「這個像上的人，怎會……怎會跟我一模一樣？」

幻之介聽到妻子的驚呼，就將那雕像接過來一看。果然，雕像的樣子，跟自己的妻子模樣完全一樣，就彷彿是特地照着綾子而雕出來的。

「彌十郎，這個像是從那裡來的？」幻之介把總管叫進來問。

「主人，這是小的收拾屋子時發現的，以爲是從前夫人留下來的呢？」彌十郎回完話便退了下去。

彌十郎當了一輩子下人，忠心耿耿絕不會說假。可是雕像是從那兒來的，二人想了半天仍沒有結果。

「也許是上天覺得妳美若仙子，所以才特別雕了這個像；而且乘妳回來就出現，好讓妳高興一下！」幻之介對綾子說。

「貧嘴！我已經老了，怎能稱做美若天仙，你別再尋我開心了！」綾子雖然在大發嬌嗔，但仍可以聽出，她對丈夫的讚賞，是非常喜悅的，只不過表面不好意思對幻之介的話直認不諱。

這時，外邊傳來一陣叩門聲。「誰？」幻之介問道。

「主人，我是彌十郎！」

「隔壁的澤村大爺求見主人！」彌十郎恭敬的聲音，又在外邊響起。

「澤村大爺？」幻之介對彌十郎嘴裏的名子，似乎非常陌生。他不自覺的將那名字重覆說一遍，又向綾子這邊望來。可是綾子的反應除了聳聳肩外，看來她也是什麼也不知道。

紙門拉開，彌十郎臉孔出現門外。

「澤村是什麼人？我該認識的嗎？」幻之介惘然的向他的總管問。

「他是澤村彥九郎大爺，主人，難道你忘了嗎？澤村家跟咱們是鄰居，澤村過世的父親，跟我們老爺是很要好的朋友！」彌十郎向幻之介提醒。

以手撫額，幻之介恍然大悟的說：「我想起來了，是彥九郎，他比我小兩歲。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塊騎過馬！唉！畢竟離開這兒十年，許多事情都無法想起來！」

對於幻之介的話，彌十郎只是恭敬的聽着。等幻之介把話說完，他才不徐不疾的道：「主人，澤村大爺此刻正在外邊等着，您……」

「唉！眞該死，怎麼現在才告訴我，快出去好好招呼，我跟夫人立卽就出來！」幻之介急於一見童年的玩伴，立卽就向彌十郎吩咐。

× × × ×

澤村彥九郎是這兒的富豪，雖然家道是不及幻之介的顯赫，但是他的財富可能會比豬子家要多。故此，他跟幻之介來往，可稱是非常匹配，不是高攀。

澤村彥九郎的才藝是相當不錯，而且對琴棋書畫、武術、劍道，無所不懂；所以跟他談天，你是絕對不會感到煩悶的。況且澤村健談，一點也不粗俗，相反的是非常的有教養。他的外型又長得不錯，更使人覺得他容易親近。

幻之介跟彥九郎談了一個時辰左右，綾子亦已重新整理出來見客了。

儘管綾子已是二十六歲，由於一直保養得很好，她的臉貌非常的美麗。她盈盈的出現在兩個男人

的臉前，頓時使彥九郎跟幻之介眼前爲之一亮！

「澤村大爺，您好！」

當綾子給彥九郎行禮的時候，彥九郎看着這個風華絕代的女子，有點神魂飄蕩的感覺。因此他在回禮時，也像是心不在焉！

「來！澤村老弟，我來給你介紹！」才談了一會，幻之介已是熟絡得跟彥九郎稱兄道弟了：「這是拙荆綾子！」

「呀！夫人雍容華貴、端莊嫻淑，幻之介兄，你眞是好福氣！」彥九郎十分禮貌的向幻之介夫婦恭維。

幻之介一直都極爲欣賞自己的妻子，聽到彥九郎對自己妻子的讚賞，非常高興，甚至連一句謙遜的話也不說。

倒是一旁的綾子，被陌生的彥九郎如此的誇讚，有點臉紅耳赤，渾身不安。

「夫人，我跟澤村老弟已經十多年沒有見面了。今天才回來，難得他立刻就來看我們，實在是太客氣了。妳去吩咐下人們，多備幾個好菜，今晚我要跟澤村老弟喝個痛快！」幻之介興高彩烈的向夫人吩咐。

「幻之介兄，那太不好意思了。你們剛到，應該我替賢伉儷洗塵才對，怎能這樣騷擾你們呢？」彥九郎慌忙的客套。

「這是那兒的話。酒逢知己千杯少，難得聚首一堂，澤村老弟千萬別見外才是！」幻之介豪邁的說。

於是，彥九郎當天晚上，就眞的留在豬子家作客，而且跟幻之介夫婦，因這次的暢飲而更熟絡了。

同時，自那一晚起，澤村彥九郎跟豬子幻之介，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兩家人來往得十分頻密，綾子與彥九郎妻小夜，亦成了閨中密友。

× × × ×

雕像實在是太美了，誰見了都會愛不釋手。雖然它是來歷不明，但幻之介夫婦也沒窮追究竟，就把它放在屋子裏，當作一種裝飾和陳設。漸漸的，他們甚至完全不追究雕像的來源，把它當做自己早已擁有的。

回到倉州家鄉後，幻之介既找到一個像彥九郎這樣要好的朋友，而夫婦倆恩愛逾恆，本來是相當美滿和快樂的。但一件他們從未想過的事，在彥九郎的提醒下，令幻之介平靜的生活，添增了許多煩惱。

那是小孩的問題！原來幻之介跟綾子成親十載，閨房之樂，一直都是如魚得水，他們也從未想過子女的問題。但是，當彥九郎夫婦闖進他們的生活圈裏，看着友人兒女成羣的熱鬧情形，這才令幻之介覺得他的美中不足之處。夫婦倆人對子嗣問題，變得又煩惱、又焦躁，兩個人常爲了納妾的事爭

執。

「你先別睡覺，我剛才跟你商量的事，你還沒答覆我呢！」綾子道。

剛剛要尋個好夢的幻之介，聽見綾子在跟自己說話，迷糊的應着，「妳跟我商量什麼？」

「你這麼快就忘了，我是跟你商量，關於你納妾的問題！」綾子幽幽地說。

「納妾？好端端的幹什麼要納妾？」幻之介像全忘了剛才的事，說道：「難道你不吃醋？」

幻之介的話，簡直是說到綾子的心坎裏。她感到痛苦的，也正是這件事呢。然而，彥九郎妻子的話，還在腦際，所以她用哀愁的口氣：「只要你有了新人不會忘我，我就感到滿足了。而且是我自己的命不好，我們成親十載，我竟未能養下一男半女，敎我如何對得起豬子家列代祖先啊！」

綾子賢德，令幻之介十分感動，只聽得他固執道：「綾子，你忘了嗎？在我們洞房的那個晚上，我曾經說過，除妳之外，今生今世，我是再不會碰別的女人。妳怎能要我再討另外的人呢？」

綾子却道：「我沒要求你守諾言。想想看，這是我要你這麼做的。你瞧瞧澤村他們，兒女成羣，多有福氣。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遺憾？」

「遺憾自然有，不過，這是命中註定，何必强求呢？綾子，我這一生能娶到妳，我是非常的滿足，除了妳之外，我是誰也不要！」幻之介堅決的說。

「可是……」伸過手，把綾子摟在懷裏，並道：「好啦！別多說了，早些休息吧！」

幻之介說完轉過身就睡了，綾子嘆口氣，睜着眼，仍思索着納妾的事。

× × × ×

綾子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妻子。雖然幻之介不斷拒絕她的提議，但是，綾子却堅持她的意見，到處去認識有福氣的女子，爲幻之介納妾。

終於，在彥九郎之妻協助下，找到一個叫阿榮的窮家女，她年約十八，長得還算有點福氣。最重要的，她有副宜男相，顯然是最理想的人選。

當綾子將一切籌備妥當後，就把事情告訴了幻之介。豈料，幻之介曉得妻子的安排後，不但不答應，而且大發雷霆，說什麼也不許那個阿榮入門。

幻之介的固執，是綾子做夢也想不到的。連日子也選定了，幻之介的態度，使綾子不得不向彥九郞求助。

說來也是彥九郞厲害，也不曉得他究竟用什麼辦法說服幻之介的。總而言之，他約幻之介吃了一頓晚飯，回家之後，幻之介就不再反對納妾了。

阿榮進入猪子家沒有什麼儀式，而她自己也很清楚，猪子家將自己娶回來，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自己替他們養兒子。若非家貧，若非貪圖過幾天安樂的日子，阿榮也不會嫁一個年紀比自己大廿歲的男人。

× × × ×

阿榮入門那一天，綾子故意避開幻之介，跑到澤村家，與彥九郎的妻子處一室，讓丈夫跟阿榮能諧好事。綾子用心良苦，眞可說是個好妻子！

却說幻之介對綾子的安排，不再反對；甚至綾子到澤村家留宿，廻避自己，幻之介亦不加阻撓。入夜時，他已喝了幾杯酒，也就走進阿榮的屋子。

但是半夜裏醒來，看到身旁的阿榮，幻之介有說不出的難過，抓起衣服穿上就跑回自己和綾子的屋裏。

十年以來，幻之介跟綾子是非常恩愛，他們從未分開過。十年裏三千多個晚上，他們都是同在一間屋裏睡覺；今夜，屋子裏只剩下幻之介獨個兒。

環視了空洞洞的屋子一眼，幻之介有種十分寂寞的感覺。想到剛才自己跟另外一個女人歡好的情形，就像做夢似的不大眞實。他幾乎不能相信，這一切是綾子替自己安排的。她就像眞的沒有一點醋意？

想着想着，幻之介的目光，不自覺就落在几上的彫像身上了。隨手將彫像拿了過來，凝視着那跟綾子臉貌一樣的象牙彫像，幻之介不由苦笑起來。

「綾子，妳又何必要避開我？難道我會迷戀別的女人而忘了妳！」幻之介對着彫像自言自語：「也罷，今夜我只有把你當作綾子，讓妳陪我到天亮了。」

彫像雖然像綾子的化身，樣貌也跟綾子同樣，但彫像畢竟就是彫像，它不可能聽到幻之介的話，

更不可能懂得回答幻之介！

幻之介像個傻瓜一樣，把那彫像橫放在被褥上，眞的把它當作綾子似的。

正當幻之介也要躺下時，忽然一件恐怖又不能敎人置信的情景，出現在他的眼前，直敎他呆呆的，也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

原來幻之介要睡下去時，忽然見到那象牙彫像的左手，竟會有鮮血慢慢淌出來，並把雪白的被褥也染得紅了一塊。

彫像——一個象牙的彫像竟會流血，幻之介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使勁的把眼睛搓了幾下，重新睜開來再看，並非自己眼花。象牙彫像的手，眞的有鮮血不斷冒出！

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嗎？看着那個染血彫像，幻之介驚得呆住了，他實在是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但一種不祥之兆却在他的心裏浮了起來……

× × × ×

綾子的左手，正在冒血。但是，驚慌、憤怒比手上的痛苦還要厲害得多，雖然，她的左手所受的傷是那麼嚴重，她看來却像麻木一般，感覺不出一點痛楚。

因爲眼前事、眼前人實在太可怕。

綾子的背已緊緊的貼着牆，她已是完全沒有退路了，然而面前的人，却一步一步向自己緊迫過來。

那是澤村彥九郎！

平時他彬彬有禮、風度翩翩，儼然是個知書識禮的君子。沒想到他的眞面目，會是那樣的猙獰，簡直就是披着人皮的禽獸。

此時，他竟然赤裸着身體，毫無保留的呈現在綾子眼前。他的雙目，發出一種淫邪的光芒，一步一步向綾子進迫！

「妳還能逃到天邊？嘿嘿，今晚妳的丈夫，正跟別人歡好呢！綾子，妳可曉得我盼望有今天，已盼了多久。」彥九郎向前迫進一步，嘴裏盡說些不乾不淨的話。

「你……你別再過來，我寧願馬上死掉！澤村彥九郎，你是個人面獸心的魔鬼，我……我上當了！」綾子退無可退，只有顫聲的罵起來。

「你……你……」

綾子簡直再也說不出話來，因爲她只見到澤村彥九郎那張淫邪又猙獰的臉孔，不斷在自己眼前擴大，擴大……

終於，綾子覺得自己的纖腰，被澤村彥九郎抱着。

「你快放開我。要不然，我寧願自殺！」綾子情急下，尖聲的叫起來。

「好啊！妳自殺好了，剛才妳不是也試過了嗎？天下最笨的女人就是妳，用髮釵來刺自己的手腕！哈哈，除了讓妳留點血，日後多了個疤，難道還眞的可以讓妳這樣死去？」彥九郎得意的說着。

只覺得整個心也涼了，綾子當然明白，彥九郎最後所說的那句話的意思。同時她也相信，像彥九郎這種不像人的人，眞的做得出那種可怕的事情來。

「我求你，澤村先生，我求你饒了我……」綾子的神智，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有點昏沉了。她除了不斷的哀求，再無掙扎的力氣。

「天呀！救救我——」閉上眼睛，綾子只覺她就像一頭雪白的羔羊，任由別人宰割似的。除了會發生奇蹟外，她相信自己的清白，是很難再保有的了。閉着眼，就讓淚水不停的流在臉上。

正當綾子絕望的閉上眼睛，忽然一陣像狼嗥、像夜梟嘶鳴的慘叫聲，劃破了沉寂的長夜。她連忙的把眼睛睜開來，首先映入眼簾，是一張因痛苦而變得完全扭曲的臉。但是任這張臉被挫骨揚灰，綾子都不會忘記片刻前，他還是極度猙獰、淫邪的。

但在這刹那，彥九郎的樣子雖然是極爲猙獰、可怕；然而，他却是一動也不能動的了。在他的背上，有一條又深又長的創口，創口裏還不住的冒血！

然後，綾子就見到站在眼前，手握着長劍，眞有如來自天外的救星。是這個救星把澤村彥九郎殺死的。就是他及時的出現，讓綾子得以保持清白。而這個威風凜凜的人，竟是幻之介！

「是你，眞的是你！」

說不出有多激動，綾子就向幻之介懷裏撲倒！

「好啦！一切都好了，我們回家去！」爲綾子披上衣服，幻之介柔聲安慰！

要不是那個彫像，要不是那個彫像的左手，竟然有鮮血冒出來，幻之介就不會想到自己的妻子會有危險。他若不及時趕到，後果會不堪設想。

原來，彥九郎有沾辱綾子的野心，但一直却苦無下手的機會。於是他才想到一條計策，讓自己的妹妹唆使綾子，就說他們沒有子嗣，叫幻之介納妾。

可惜，幻之介夫婦一直都被蒙在鼓裏。他們並不曉得，彥九郎根本就沒妻子。他只是爲了要得着綾子，串通他的堂妹，僞稱夫婦，欺騙幻之介夫婦。

綾子和幻之介毫無知覺，落入了彥九郎的圈套，彥九郎每一樣都算得很準，只有一樣他沒想到。幻之介雖也不是柳下惠，却不像其他人那樣，有了新婦，就把舊人忘記。幻之介雖然對阿榮作了番例行公事，便回到自己的屋裏獨宿，而不理會阿榮。

也是湊巧，要不是綾子用髮釵企圖自殺，要不是幻之介想起那彫像自言自語，就不會看到彫像的手上有鮮血冒出，才想及綾子可能有困難，跑到澤村家裏查看，始在最危急關頭裏救出綾子。

可是彫像爲甚麼因綾子流血而流血？難道它已成精靈，跟綾子是相通的。

正如彫像的來源一樣，幻之介夫婦始終都不曉得彫像是那兒來的，也不曉得這個彫像的模樣爲何跟綾子一樣。這是一個謎，永遠也解不開的謎。

不回鎮

已經離家一整個月了，而且，這一次販布的成績很理想，全都賣光了。

松本岡夫興高采烈，步入村子。想到家中那個年輕的妻子，以及還未足週歲的兒子，松本岡夫就更加快了脚步。

才步入村口，松本岡夫興奮的心情，打了點兒折扣。村子非常寧靜，寧靜得有點不尋常。

松本岡夫走進村裏時，心裏的詫異和突兀，比剛才更甚了。

心裏惦掛着老婆跟兒子，松本岡夫幾乎是狂奔，一口氣就往自己的屋子裏衝去。

「節子，節子，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松本岡夫衝進屋內，立刻就高聲的嚷着。

在意料中，嬌妻應抱着兒子笑臉相迎。但屋子竟是空洞洞的，根本就沒有人回答。

一顆懸在半空的心，不由自主的沉下去，松本岡夫一邊叫着妻子的名字，一邊在家中的裏裏外外，每一個屋子都搜了一遍。

沒有人，根本就沒有人。

「莫非節子抱了孩子，到鄰家串門子去了？」松本岡夫心念一動，就向鄰家奔去。

「永山嫂嫂，永山嫂嫂，我的女人在不在妳那兒呀？」松本岡夫站在鄰家的大門前，一邊叩門，一邊迫不及待的往裏面叫。

根本沒有人回答。

松本岡夫再也顧不得禮貌，逕自拉開人家的大門，往裏面走。

情形竟是和自己家裏一樣，鄰家也是半個人也沒有，只餘下一間空屋子。

情形越發不尋常，松本岡夫的心有點兒冷，有點兒失了主意。當時，他像一隻喪家之犬，衝出鄰家，就每家每戶都去尋搜！

村子是空的。

村子裏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隻狗，也沒有一樣生靈，整個村子都是空的。

松本岡夫頹喪的坐在自己家門前。他只覺得自己的腦袋，也同樣是空的，一點頭緒也沒有。

松本岡夫忽然跳起來，因爲他忽然浮起了一個念頭：莫非是村裏忽然來了土匪將整條村子的人都殺光了？

然而，沒有多久，松本岡夫心裏又有點釋然。因爲他想過，村子裏整整齊齊，一點經過殺戮的跡象也沒有。村裏各家各戶，都清潔整齊，完全沒有騷亂過的痕跡。

松本岡夫這才算安心一點。最低限度，他可以肯定，妻兒大概不是遇到什麼不幸事。但隨即擔憂老婆兒子的下落，使他再度陷入頹喪。

「怎麼辦？怎麼辦？他們上那兒去了？他們上那兒去了？」松本岡夫不住的在詢問自己。

當然，沒有答案。

所以，松本岡夫自午間坐到黃昏，自黃昏坐到日落，痴痴的等，就是想等妻兒忽然像從天而降般出現。

× × × ×

奇蹟並沒有出現，空洞的村子還是空洞的依然，還是渺無人跡。

妻兒到底是生？是死？松本岡夫如今要求答案。

所以，等了三天三夜之後，松本岡夫就決定不再等了。他要採取行動，在毫無頭緒、毫無線索的環境下，去找尋自己的妻兒。

當松本岡夫帶着悲痛和惘然的心情，再度走出村口的時候，他的心裏是一片空白。他忽然有個感覺——天下雖大，他却不知道，何處是他容身之所？

× × × ×

松本岡夫就這樣的在荒野裏走着，任荆棘劃破了他的衣衫，任風霜使他變蒼老，他還是日以繼夜的毫無目的往前走。

這天，松本岡夫走得心身都疲倦了，只見遠遠的山坡下，有一個小村莊。

以前，松本岡夫一直都是到處遊蕩，沒有什麼地方他是不認得的，但眼前這地方……

不知松本岡夫是否受的打擊太大，還是怎地，前面那個地方，松本岡夫只覺得自己腦海中毫無印象，絕對叫不出那個地方之名堂！

如今，雙脚疲倦得不能再動了。所以，管它前面是否龍潭虎穴，松本岡夫也決定要闖下去！

當松本岡夫步入了山下那個小鎮時，心頭不由自主又是一凛。雖說在如今這樣的情形底下，他對什麼也不會動心；但鎮上之不尋常，還是讓他大吃一驚。

松本岡夫步入小鎮時，就發現那鎮上的大街，半條人影也沒有。可是，到處却燈火通明，亮如白晝，而且到處都有鬧哄哄的人聲，自屋子裏傳出來。

要知道松本岡夫本來就去過不少地方，見識不少。然而，在他一向的印象和經歷中，到了月上之後，每一個鎮上，都會由熱鬧而轉趨平靜。有嘈吵的地方，只是那些風月場所。

可是，這個鎮上極爲不尋常，無論是什麼地方，都一樣熱鬧哄哄，就彷彿家家戶戶都有喜事！

松本岡夫走進一家食肆，準備歇歇脚，祭祭餓肚。才步進食肆時，就發覺裏面擠滿了陌生人，他們都在大吃大喝，情趣和興趣都頗高呢！

「喂！松本岡夫！你怎麼來得這麼遲？」

正當松本岡夫要找個地方坐下時，就聽到一個人在熱烈的呼喚自己，他往發聲的地方望去，却發

現呼喚他的，竟是一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人。

松本岡夫整個人都錯愕起來。他眞的不明白，眼前這個陌生人，怎麼能够和自己那麼親熱，而且一語能叫出自己的名字！

「你……你是那一位？」

松本岡夫雖然很客氣的問，但是他的心裏已經可以肯定，自己是絕不認識這個人。

「嘻嘻，相逢何必曾相識。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來，咱們等了你很久。來，先喝一杯！」

那個漢子一邊熱誠的招呼着松本岡夫，一邊又轉過頭對其他人說：「喂！朋友們，松本岡夫已經來到了，我們快跟他喝一杯！」

立刻，食肆大堂裏所有的人，都將臉轉過來，向松本岡夫露出友善又親切的微笑。

松本岡夫放盡目力，想在人叢中找個熟悉的朋友。可是，他又失敗了，環繞在他四周的，仍舊是陌生人。

「朋友，您……何以會知道我的名字？我……我……又何以會知道我來？閣下怎麼稱呼？」松本岡夫問

「我叫山田太郎，你隨便叫我什麼都可以。」那人笑呵呵的回答。

松本岡夫甚至不能分析那人的話是眞？是假？山田太郎是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何況，那人在有意無意之間，避開了松本岡夫許多問題。

「山田太郎，你還沒告訴我，你到底是怎麼認識我的？」松本岡夫決定窮追不捨。

「這個嘛！是村長告訴我們，說你要來，我們不就全知道了嗎？」

「誰是你們的村長？」

「這我可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

「不爲什麼！」山田太郎回答得很乾脆。

松本岡夫心裏有氣，但自忖不擅長與人爭吵。何況，他覺得眼前的事，極爲邪門。所以，他就有了主意。

山田太郎忽然在一邊開口說。

「松本岡夫，你就別打歪主意了，你想走嗎？沒有那麼容易，我們這兒是進得來，出不去的！」

整個人又是一呆，松本岡夫正在盤算着離開這個地方。此念頭才剛浮起來，他可沒想到山田太郎立刻就會看出自己心意。而聽了山田太郎那種口氣，却又使松本岡夫覺得憤怒極了。

「什麼叫進得來，出不去？哼！難道你們會妖法，難道這兒是虎穴龍潭！」

本來，山田太郎還嘻嘻的在笑。可是，聽完了松本岡夫強硬的話，整個人臉色登時變了，而身邊的每個人那張笑臉亦同時消失！

「這兒有什麼不好？」

「來了還想走，豈不是在做春秋大夢？」

「讓他走好了。咱們繼續喝酒，不能因爲他一個人，就掃了大家的興。」也有人這樣在說。

「對，別管他，我們先喝他三百杯！」食肆裏各人有不同的反應。

松本岡夫見衆人不理自己，反而覺得自己的心裏少了威脅。所以，他就立刻跑出食肆的門口，告訴自己趕快離開這邪門的地方。

然而，在松本岡夫衝出食肆門外之時，整個人却呆住了。眼前的景象，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

食肆的外邊，對他來說是那麼的熟悉！

那空洞洞的大街，那靜寂的大街。一陣陣狂飈，翻起了地上的塵土，更使人覺得蕭瑟！

那是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鄉！

松本岡夫明明記得，自己走了幾天幾夜，才來到這個燈火通明，到處鬧哄哄的小鎮，何以如今又會見到自己那個空村？

這份吃驚，對松本岡夫來說，眞的是非筆墨所能形容。他使勁的搓搓眼睛，再望一望，這一回，松本岡夫可以肯定，自己絕對不是眼花，面前正就是自己故園座落的那個空村！

爲了進一步要證實，自己到底身處何方？松本岡夫硬着頭皮，又再奔回食肆！

食肆還是食肆，裏面鬧哄哄的，剛才那些人仍在喝酒，談笑甚歡。

當松本岡夫再衝進去之時，那些人就忽然停止了談笑，停止喝酒，目光都紛紛落在他的身上。

「怎麼了，我們沒說錯吧？來了這兒，又怎能再回去？」那個自稱山田太郎的人，帶點憐憫的神色，就對松本岡夫開口。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如今的松本岡夫，有種說不出的心寒和驚慌，再也顧不得什麼面子，就顫聲的問。

「這兒是不回鎭！」山田太郎回答，他的聲音帶點飄渺，聽起來十分可怖：「不回鎭，你只要走進來，就不能回去！」

松本岡夫又是心裏一凜，他搜盡枯腸，仍然不能記憶，在自己這一生中，幾曾聽過「不回鎭」這個地方？

很本能的，松本岡夫就要抗拒這個事實。所以，他聽完山田太郎的話，又再向食肆外衝去。

仍舊是處身在空村裏！

食肆裏的鬧哄哄，和空村的死寂，是兩個完全相反的世界。食肆和空村，就只隔了一道門，門裏門外，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難道我眞的沒有別的選擇，難道我眞的走不出去？不，我不相信！」

松本岡夫心裏這樣想着的時候，就向空村的大街上走去。街裏的一切，是松本岡夫所熟悉的。只是，他完全不明白空村會出現在食肆的門口。

松本岡夫加快了脚步，朝着村口走去。風很大，路很黑，松本岡夫覺得自己，似乎走在幽冥地府

，也似乎是走在鬼域裏一樣！

所以，松本岡夫在踏入空村的第一步，他的心情眞的是萬分的緊張。他甚至害怕，自己會陷入另外一個無邊黑暗的陷阱。

出乎意料之外，松本岡夫一脚邁出，却是安然無事。當他將第二脚步出，自己的身體完全落入空村外時，奇怪的事就出現了。

明明剛才天色還是黑的，但現在松本岡夫却發現，陽光忽然洒滿他的臉上，他竟似自黑暗走到光明來。

心中的狂喜，可想而知，因爲他終於用事實來否定了那些狂人的話，他走出了那個空村。

然而，展現在他臉前的路，却令他感到迷惘。前面的路是佈滿了荆棘，而且是完全看不通的，又有一丁點兒熟悉的感覺。

「管它呢！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粉碎了他們狂妄的話，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松本岡夫對自己說完之後，又重新邁開了他的脚步，向前走去！

× × × ×

松本岡夫走了三天三夜。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又回到了這麼個地方來。他當然不會忘記這鎭，這鎭叫「不回鎭」，那個山田太郎告訴他的。

他有一種被愚弄了的感覺，他以爲自己已逃出了「不回鎭」。誰料他走來走去，兜來兜去，還是

兜回這個地方。

這一回，他不敢再向食肆裏走，而是隨便的就往一個燈火通明的地方走去。

那是一間很亮、很大而又很熱鬧的屋子，屋子裏擠滿了人。當松本岡夫走進去後，他立刻就發覺屋裏每個人都以嘲諷的態度望住自己。

松本岡夫又發覺，這個屋裏的全是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人。

「我要支持下去，我一定得支持下去！」松本岡夫在自己的心裏說！

事實上，松本岡夫所受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先是妻兒不見，村子變空，然後自己又陷落在一個莫名奇妙的陷阱裏，處境堪虞！

松本岡夫想着，就勉强的把胸膛挺起，冷冷的回看那羣人一眼，走出屋外。

當他步出的時候，他聽到背後的人在議論了。

「這小子神氣什麼？他還有什麼值得神氣？」

「算了吧！別挖苦他。想想我們自己當初來到這兒的時候，還不是像他一樣！」

松本岡夫倒沒有仔細去留意這些人的說話。他覺得自己當走回那食肆，找着那個自稱山田太郎的人論理。因爲在他印象中，山田太郎似乎是那些人的領袖。

山田太郎當然也見到松本岡夫走進來。他却完全不理會松本岡夫。

松本岡夫走上前去，將山田太郎找到一邊，以十分有禮的口氣道：「山田先生，請你指點一條明

路給我走，我想去找自己的妻兒！」

山田太郎用好奇而又有點憐惜的目光看着松本岡夫說道：「你怎麼回事？不是跟你說過了，這兒叫不回鎮，進了來，就出不去的！」

松本岡夫並不氣餒，繼續哀求：「你一定有辦法走出去的。請你行個好心，給我指點吧！」

「要是有辦法，我自己也出去了，傻瓜！」

松本岡夫可萬萬料不到，山田太郎的回答居然是這樣的一句話！

他呆呆的望着對面的人，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絲虛僞，或者是嘲諷。然而，松本岡夫却失望了。山田太郎的表情，完全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眞誠。

「你……你這是開玩笑？怎可能沒有出去的辦法？」松本岡夫氣急敗壞的說。

「老弟，這有什麼可開玩笑的？難道你以爲，這是很值得開玩笑的嗎？」山田太郎瞪了松本岡夫一眼，就用極冷峻的口氣問：

「不，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說，難道你們就……甘心這樣下去？」

「不甘心又能怎樣？莫非你有飛天的本領？可以飛出去嗎？」

「但……但總該想想辦法啊？難道你就忍心離開自己的親人？讓他們擔心？」

想到自己的妻兒時，松本岡夫更是心急如焚。

「不忍心又如何？」山田太郎居然還是一份樂天安命的樣子，冷冷的說：「何況，我們總會重逢

的，你急躁什麼呀！」

被山田太郎一連串的話駁斥得松本岡夫心亂如麻。他越來越發覺，自己的處境，實在是很可怕呢！

「山田兄，你說我們跟家人可以重逢，究竟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們會來這兒找我嗎？」

聽得山田太郎如此回答，松本岡夫有點安心，又有點兒不安。在意識裏，這什麼不回鎮，根本就不是什麼好地方，他不希望妻兒能來這兒。但想到自己跟妻兒無端端的分別，若有重逢的日子，實在亦是一件好事。

正待開口再問，山田太郎拍着他的肩膀說：「來吧，喝杯酒。既來之，則安之，你何必一副哭喪臉！」

× × × ×

松本嫂抱着才幾個月的兒子，站在村口上，盼着遠方的歸人。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等了整整半個月，還未見到丈夫的影子時，松本嫂子的心情，就不再鎮定了。

那天，憔悴的松本嫂子抓着鄰居的小林嫂就說：「小林嫂，我眞的好擔心，我們的當家，不知是否發生了意外呢？」

小林嫂當然了解松本嫂子擔心的是什麼，所以就道：「不會的，也許你的當家，碰到了朋友，所以才遲一點歸來吧！」

松本嫂子卻道：「才不是呢？妳……妳不會知道，在這兩天，總覺得家裏有點異樣！」

「什麼異樣？」

「我說不上來。反正，似乎除了我跟孩子外，還有個人在家裏走動。但是我卻見不到那個人！」

「哎呀！別說得那麼難聽，妳可別嚇我，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吧！」小林嫂驚慌的叫起來。

「這是眞的。所以，我才擔心我的當家，不曉得會不會……」松本嫂子沒把話說下去，就哭了起來。

「小林嫂，妳可有辦法證實這件事？我眞的急於知道，這件事的眞實性！」松本嫂子求救於小林嫂。她此刻的情形，就似一個遇溺的人，不能不抓住一塊浮木。

「請個陰陽師看看家宅吧！」小林嫂道出了自己的意見。

× × × ×

陰陽師才走進松本宅子，臉色就顯得十分難看。

「這間屋子陰氣好重！」這是陰陽師開口所說的第一句話。

「法師，我想知道……我們當家的……」松本嫂子聽了陰陽師的話，心裏更焦急，所以就問。

「是了，妳這宅子裏有個游魂。」陰陽師打量了屋子周圍一下，才道：「夫人，我不能確定這個游魂的身份，卻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和妳們好親好親的人！」

松本嫂子聽到陰陽師的話，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

「不同鎮只是我們這兒的人，給這無天日的地方改的名字。因爲我們已與陽世隔絕之故！」

松本岡夫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抗拒接受這個事實而已！他逃不出不同鎭。因爲死了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復活！

這一切一切的事實，敎松本岡夫不能不相信，自已是死在同鄉的途中！

末了緣

吾渡和尚是玄閣寺的僧人，沒有人曉得他的來歷，而且誰都不知道他俗家的姓氏。在玄閣寺裏，他的職位並不高，既非掌門主持，也非寺裏的執事。然而，吾渡和尚名氣之盛，連掌門的無嗔禪師，也不及呢！

到底吾渡和尚是怎樣一個出家人，怎麼會那麼受人注意？

原來吾渡和尚有他非凡本領，能通陰陽！換句話說，假如誰想知道陰間的事，誰想曉得死去的親人在陰冥下如何？都可以找吾渡和尚。

但是，因這等事找吾渡和尚的，畢竟很少。大部份人找吾渡和尚，是爲了家中有人染病，自吾渡和尚口中，可知道病人能否轉危爲安。若吾渡和尚告訴病者家屬，要準備後事的話，病者百分之百是不可能會轉好的。也有人找吾渡和尚，爲了家中有人要娶妻或出嫁，吾渡和尚可以算出，一對未來的新人命中是否可以配合，命中是否互尅互沖？由於吾渡和尚的預卜，通常都是極靈驗的，因此他甚得鎭上善男信女的尊敬；因而他說出來的話，往往就象徵着權力，象徵着最崇高的威信！

平田敦夫住在鎮上，他歷年來都是玄閣寺的香客，非常虔誠的一個信徒。每逢遇上什麼祭節，平田敦夫總不會忘記到玄閣寺進香許願。這麼多年來，平田敦夫雖然跟玄閣寺的關係是那麼深遠密切。但他從來沒找過吾渡和尚，也沒麻煩過寺內的其他僧人。

這日，平田敦夫帶着些香燭，又到玄閣寺來，這倒是奇怪的事。當天可不是什麼祭節，平田敦夫居然出現，的確是非常罕見的。

平日找吾渡和尚的人本就不少，必須等到午飯後，吾渡和尚方有空閒。

好不容易，午後一個多時辰，小沙彌才出來，把平田敦夫領進吾渡和尚靜修的屋子。

「你有疑難的事要找我？」

「是的，是的，禪師，是這樣的。我有個兒子叫敏郎，是三代單傳，今年他已二十一歲了，我想替他早日娶親。可是，敏郎這孩子自己認識了一個叫川島美津的女子，兩個人十分要好。所以我想請禪師替我卜算一下，這門親事可會美滿？那川島美津要進了我家門，能替咱們把人丁帶旺嗎？」平田敦夫道。

原來是爲了娶婦的事，所以才緊張的找吾渡和尚卜算！

「可有兩人的出生年月日和時辰？」吾渡和尚問。

「有，有，我全都帶來了。」平田敦夫一邊說，一邊自懷中小心翼翼的，把兩張抄下了生辰八字的紙條，遞到吾渡和尚的臉前。

。屋裏剎時變得很靜。只見吾渡和尚專注的凝視着兩張字條，而平田敦夫跪在蒲團上，緊張的看着吾渡和尚，連氣也不敢喘一口，就彷彿怕會吵着吾渡和尚一樣。

沉默了良久，吾渡和尚似乎已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處身，像進入另一個世界。只見他將兩字條端放在自己的臉前，就打坐入定，雙目閉垂。

過了盞茶時候，吾渡和尚像經歷了什麼嚴重爭鬪，長噓口氣，睜開眼睛。

「怎樣了，禪師，這門親事有問題嗎？」早已等得不耐煩的平田敦夫，擔憂萬分的問。

「唔！豈止有問題，事情不妙。」吾渡和尚以憂悒的語調說。

平田敦夫馬上整顆心沉了下去，臉變得沒了血色，顫聲的問：「禪師，是川島美津命硬尅我家門？」吾渡和尚却不斷的搖着頭，並道：「非也，非也。川島美津的命一點也沒問題，問題是出在平田敏郎的身上！」

「怎麼會？敏郎難道還會有問題？」平田敦夫這次的反應快得出奇，而口氣是極不以爲然！

「這是前生註定的，平田先生！剛才我的卜算，你們家族到了你這一代，就要絕後了。因爲平田敏郎將會跟一個你們不喜歡的女子成親；而你們家的媳婦，也不會是什麼正派閨秀，而將會是個娼婦。爲了這個娼婦，你們家才會絕後的！」

「你胡扯，你撒謊！我們一家清清白白，怎可能討個娼婦爲媳？你在詛咒我們，你在胡說八道！」平田敦夫憤慨激昂的叫着，向禪房外衝去。

× × × ×

平田敏郎是個很好的年輕人。雖然他是家裏的獨生子，父母對他少不免要驕縱點兒，而且家境也算不錯；但是平田敏郎很能潔身自愛，非但沒染上一般紈袴子弟的習氣，反而爲人勤奮、孝順。

他與川島美津，可說是認識得很偶然。那是前年的雛祭，平田敏郎跟幾個鄰居小伙子看出會，經過條小巷，碰巧兩個流氓正在調笑着美津。

平田敏郎幾個有正義感的小伙子，合力把流氓驅走，並送川島美津返家，兩人因此而認識。而川島美津的父親，因感激平田敏郎等人幫忙過他的女兒，而特別請衆人吃飯。也在這幾次的交往裏，美津跟敏郎互相吸引，很快地兩情相悅起來。

平田敦夫兩夫婦，對川島美津的印象也是相當不錯，就因爲急於讓兒子成親，才會鬧出平田敦夫去玄閣寺請吾渡和尙卜算的事，沒想到結果會令平田敦夫增加如此多的煩惱。

吾渡和尙預卜的事，平田敦夫兩口子，半點也不敢讓兒子曉得。

娶媳婦是一直都盼望的事。於是，夫妻倆立刻就遣媒到川島家提親去了。

一切是那麼的順利，說媒的人一到川島家，美津的父親川島新之助，立刻就應允了這頭親事。

大婚的日子選定了下月十五。本來平田敦夫是把日子提得更早，但川島新之助却認爲他爲女兒籌備嫁妝，不能沒有一段寬裕的日子讓自己辦事。

平田敦夫見兒子和美津的感情那麼好，而且聘禮亦已下了，想來事情不會有什麼變化，因此心裏

雖然對吾渡和尙的預測，還是有點不安，但終於還是答應了下月迎親的日子。

× × × ×

平田敏郎見自己快要娶到如花美眷，心裏自是興奮萬分。況且，他對父親在吾渡和尙那兒得到的卜算，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眼看成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敏郎用緊張又歡愉的心情，等待那神秘又甜蜜的喜日來臨！

已經是十三了，還有兩天便是好日子，平田敏郎的心情更是緊張，而平田敦夫却有說不出的滋味！

只要後天一到，吾渡和尙的卜算，就會完全的被事實粉碎。然而，到了此刻，平田敦夫的心，早已篤定下來。因爲川島美津下嫁兒子的事實，已無法改變；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縱使敏郎眞箇變心，他也是改變不了事實，非要娶美津過門不可。

就在平田家的父子，各懷不同心事之時，忽然川島新之助竟親自到訪，跟平田父子說出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平田先生，眞的有說不出的抱歉，我家的美津，不能嫁予敏郎世侄！」川島新之助在開口的時候，彷彿有什麼難言之忍，神色也異常尷尬。

「這怎麼成？」平田敦夫簡直是急得要跳起來，他比兒子更重視這頭親事。只聽得他連禮貌也不顧，就嘰嘰喳喳的叫：「你這算什麼意思，你收了咱們的聘禮，又是你親口答應此事的，如今你怎能反

悔！」

川島新之助自知理虧，平田敦夫的責備，令他的臉一直不停的變色，直到平田敦夫氣吁吁的停下嘴來，他才充滿內疚的開口：「不錯，當初是我做主，答應這頭親事。如今，我特來向大家道歉。聘金我們當然會退還，而且，你們要我再另外賠償損失，也是應該的。總言之，千錯萬錯，錯在我川島新之助，請敏郎世侄另娶賢婦吧！」

「不，除了美津小姐，我是誰也不娶的！」平田敏郎固執的開口了。

「對！川島新之助，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還會在乎你賠償？我們要的是人，我再警告你，姓川島的，你不能退婚！」平田敦夫氣憤的道。

「美津實在不能嫁過來，你們就算不諒解也沒辦法！」川島新之助也道。

「可是，美津小姐為什麼不肯下嫁我，總得有個解釋！」平田敏郎道。

「唉！此事一言難盡。世侄，總言之，是我們姓川島的對不起你。也是我們美津福薄，此事恕我不能再說了。敏郎，你原諒我們吧！」

當川島新之助要告別離去時，平田敦夫可變得像瘋子一樣，狠狠的抓着對方，血氣上沖的說：「川島新之助，我不理會你說過什麼話，後天我還是要兒子來迎親。你敢悔婚嗎，我是決不會放過你的！」

「平田先生！你不能强人所難。我的美津不能嫁過來，你又何必固執呢？」川島新之助仍舊很有

耐性的說。

兒子娶妻，做父親的比兒子更緊張和激憤。只見平田敦夫撲了起來，就要動手揍川島新之助。想不到，把平田敦夫拉去的，是敏郎自己。

「爹！別這樣，川島伯伯一定有他的苦衷。也許是美津小姐不喜歡我，你老人家這樣動粗也沒用啊！」在敏郎勸告父親時，川島新之助便狼狽的逃出平田家。

平田敦夫被兒子這樣勸導，簡直是氣得變眼翻白，就要暈死過去。

× × × ×

到了十五那一天，本來平田敦夫的意思，是要差人到川島家，就算是美津的不肯下嫁，也要把她强搶回來，好讓敏郎順利成親！

然而，平田敏郎對父親的提議却堅決反對。父子兩人為此事，還吵了整晚，但平田敏郎却堅持，若父親固執行事，他寧願出家當和尚，永遠不回來。

平田敦夫雖然有自己的恐懼——吾渡和尚的話，可是他着實對兒子是不够了解。他也不曉得，川島新之助那天到來退婚，已强烈的傷害了敏郎的自尊，就彷彿自己被別人所棄。因此，他對川島美津的眷戀之情，亦已變成怨恨。縱使美津肯下嫁自己，他也會棄之如屣。

當然，敏郎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父親激憤如斯竟是為了吾渡和尚的話。

平田家父子為了川島美津的親事，幾乎鬧至反目，全就因為彼此間的誤解。結果，平田敦夫還是

向兒子屈服了。那箇做父母的，不是先向兒女屈服？

爲了川島新之助說不出原由，就莫明奇妙的悔婚，平田家陷進了一片慘霧愁雲裏。就拿敏郎來說，他因而變得鬱鬱寡歡，一反常態，整日不說一句話。

平田敦夫更唉聲嘆氣，似乎吾渡和尙的話已完全靈驗，評定要絕後一般。

平田妻本來就頗相信吾渡和尙的話，如今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平田妻比丈夫更擔憂了。

「老頭兒！你不能老是唉聲嘆氣的坐着，可得想個辦法，難道你眞的要我們得個娼妓當媳婦？」

「妳叫我怎辦？事到如今，我又有什麼辦法？」平田敦夫冷冷對妻子道。

「請吾渡禪師想想辦法，也許他會有條良策！」平田妻子充滿希望的說。

「找他？哼，都是這和尙不好。要不然，我們家豈會被鬧到今日此地步？」平田敦夫竟然將一切的責任，都推在吾渡和尙身上。

平田妻可不是這麼想法，她見到兒子這副憂鬱的樣子，心中擔憂到極，因此，對平田敦夫的態度，非常不滿，遂悻然的道：「無論如何，你得跟吾渡禪師商量一下，只要有一分希望，也不能放棄。畢竟人人都相信吾渡禪師，獨是你自己不相信，那吃虧的只是你自己。老頭兒呀，你得想想，你就算要獨斷獨行，也得爲我們的香火繼後設想！」

× × × ×

當平田敦夫自玄閣寺歸來之後，整個黃昏，連話也不肯說一句。由他的臉色看來，他在吾渡和尙

那兒碰了釘子。

直到月色像水銀瀉地之時，平田妻再也忍不住，就向丈夫打聽。

「老頭兒，到底怎麼了？瞧你的臉色，難道吾渡禪師也沒有挽救辦法？」

「唉！算了，老太婆，這是上半生所註定的，沒法子挽救得了。」平田敦夫的聲調，一下子像蒼老了十年。

「我一定要弄朗白，爲什麼川島美津跟敏郎明明相愛，到頭來還要悔婚？」平田敦夫道。

入夜之時，平田敦夫伏在川島家的附近，伺機查探他心目中渴望知道的事。可是，想來想去，平田敦夫還是沒有半點混進川島家的辦法。

心裏不甘空手回去，雖然是沒有辦法，平田敦夫還是在川島家附近流連，希望能抓到一些蛛絲馬跡。

難得平田敦夫有這樣的信心。果然，在深夜之後，平田敦夫竟見到一條纖弱的影子，自川島家的後院鬼鬼祟祟的閃了出來。

「是川島美津！」平田敦夫見了那條黑影，心頭狂喜，他雖然看不清楚那人影的樣子，但從外型看來，平田敦夫可以肯定她的身份！

「這麼深夜，她要往哪兒去？」平田敦夫雖然心底在嘀咕，但是脚下却絲毫不敢緩慢，就惟恐稍爲遲緩，會失去對方的蹤影。

可是，當平田敦夫就這樣的盯了一陣哨，他的心也越來越驚異了。因爲他現在跟川島美津所走的方向，竟是到玄閣寺所走的路！

當玄閣寺遙遙在望之時，平田敦夫的心起了陣陣疑雲。也因爲有了心事，脚步稍爲遲緩一點，前面的川島美津，竟刹那間沒了影子。

「她一定是進了寺內，我得要想辦法，摸進寺裏看看！」平田敦夫暗忖。

由於此次進寺是懷有目的，平田敦夫特別小心謹愼，他循着那發出光亮的地方走去，發現那兒竟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因爲在最近，他才來過兩次，那是吾渡和尚靜修的禪房！

悄悄的伏在禪房的旁邊，仔細地往裏面靜聽，頓時平田敦夫汗毛直立，不知是驚是怒！

「怪不得了，眞的是造孽，造孽！」心中不斷在咒罵。

「好一對狗男女！我不能讓他們如此，我要揭發他們。我要讓鎭上每個人都知道，吾渡和尚居然勾引良家婦女，怪不得他說美津不會嫁給敏郎。哼！這個娼婦，這個比婊子更下賤的娼婦，我們平田家才不會要她！」

正當平田敦夫正要拉開紙門衝進禪房去揭發這宗醜事的時候。忽地，腦海裏嗡嗡作響，一時天旋地轉，平田敦夫竟不支的倒在地上。

× × × ×

「爹，你怎樣了？你沒事吧？」

當平田敦夫徐徐地睜開眼睛的時候，便看到老伴和兒子關心的臉孔。

「我怎會在家裏？我是怎樣回來的？」平田敦夫淸醒後，立刻就關心自己暈倒後的遭遇。

「爹，是美津通知我，你在玄閣寺裏暈倒，所以我去把你救回來的，你現在沒事了吧？」敏郎說道。

「美津，是川島美津這個婊子通知你來救我？」平田敦夫想起自己目睹的一切，掙扎的爬起來，得意地對兒子說：「敏郎啊！你可知道我發現了什麼？幸好我們沒有娶川島家的賤人過門。這個賤人居然勾引玄閣寺的和尚，嘿！就是那個精通陰陽間事情的吾渡和尚！」

滿以爲自己把査探出來關於美津的醜事，兒子當會大吃一驚。豈料情形是那麼的反常，敏郎不但沒半點驚異、憤怒，或者是不置信。他的那種態度，却是一派心安理得，不以爲然！

「爹！我正有件事跟你商量，我跟美津決定成親！」敏郎冷冷靜靜開口。

平田敦夫要不是剛喝了碗薑湯，此刻大抵又會再暈死過去。但是，他仍舊是激動得坐了起來，兩隻眼睛瞪得像銅鈴般大，氣憤的說：「你怎麼了？你不相信我的話，你以爲我跟你開玩笑？」

敏郎依然是無嗔無怒的，冷冷靜靜回答父親：「爹！我怎會以爲你跟我開玩笑呢？你說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不錯，美津跟吾渡禪師是有很深的淵源，你並沒看錯啊，可是這並不影響我跟美津的婚事！」

這一回，不但平田敦夫氣得雙眼翻白，就算是平田妻子亦驚得跳了起來。

「混帳！你這是什麼意思？如果你不曉得那婊子跟吾渡禿驢關係，還是情有可原。既是淸楚，你還敢做這種荒唐事，你不是活活要氣死我？你不怕祖宗也不原諒你嗎？」平田敦夫怒叱兒子。

「爹，我跟美津眞誠相愛。在川島伯伯忽然來拒婚之後，我曾經對美津產生了誤會。後來我像你一樣，也暗暗跟踪美津。終於在玄閣寺裏，我們的誤會也冰釋了。」敏郎心平氣和解釋。

「有一件事，本來是非常秘密，我不願意說出來的。但爲了讓你們明白，我不得不說，姻緣是前生註定，爹！娘！美津跟我是前生註定結爲夫婦的！」

「你們可知道吾渡禪師的身份？你們又可知道，美津在前生，正是吾渡禪師的髮妻？」

「荒唐，我看你是鬼迷心竅，在這兒胡說八道。就算吾渡跟美津前生是夫婦，但他們怎能今生還這樣不安份？」

「問題是美津已經輪廻了，而吾渡禪師還未轉輪。你們現在該明白，吾渡禪師，何能卜算陰間的事，又能預測別人的姻緣。這是因爲吾渡禪師根本就是個鬼魂，幽靈是無所不知的！」

見到父母沒做聲，敏郎又道：「爹，娘，美津與吾渡禪師前生緣份未了，我又那能吃這種醋？難道我還能阻止她去安慰鬼丈夫嗎？」

「但……但是，你可考慮過，美津這種陰陽兩邊的丈夫也侍候，對我們家的香煙繼後會有影響？」平田敦夫想起吾渡和尚預卜過的話，憂悒萬分的問。

「美津就是因爲這個原故，當初要他的父親來退婚。可是越這樣我越愛美津，除了她我任何女人

也不要。」

平田敏郎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牛脾氣一發起來，任何人也不可能勸得他轉頭。此際，他決定要娶川島美津爲妻，任雙親哭得死去活來還是不改主意。終於，吾渡和尚的預卜靈驗了。

斷頭美人

河原裕次郎是琉球人氏，在寬永年間，乘舟遠赴江戶，欲謀一官半職。

裕次郎來到江戶之後，先投靠一個鄉里藤井金六；藤井金六是在朝裏當侍官的，裕次郎想憑着這個關係，日後亦可撈到一官半職。

初時，藤井金六對這個鄉里，也熱誠招待。但後來裕次郎的野心，漸漸被藤井金六發現了。

誰還能沒有私心，藤井金六覺得，裕次郎本來就胸懷大略，加以爲人又攻於心計，裕次郎早非池中俗物。若然還讓他留在身邊，極可能連自己的官位，也會受到裕次郎所影響。

無毒不丈夫，想到自己本身的利益時，藤井金六再也顧不得河原裕次郎的同鄉情份了，遂給他來個無情逐客。豈料，裕次郎在藤井官邸居住的時候，早就料到有今日的事情發生。其實，他早在藤井金六家居住的時候，已經利用自己的笑臉迎人，收買人心。特別在藤井無情逐客的時候，裕次郎更裝成一副可憐的模樣，引人同情。

要知道，一個侍官在朝中的官位非同凡響，而家中豢養的食客和幕僚，亦有不少。

裕次郎由於人緣極好，當他離開藤井官邸時，竟得到藤井的食客和幕僚支持。到後來，藤井金六一個叫三蒲吉澤的食客，竟義憤塡胸，帶着裕次郎轉投另一個將軍戶塚聖一門下作食客。

戶塚聖一身爲朝中重將，府中食客，隨隨便便亦有一百數十，多了個裕次郎和三蒲吉澤，他本身也沒有注意到。然而，偶爾一次，戶塚聖一剛打了場敗戰回來沒有心情，逕自喝着悶酒的時候，却闖進了一個陌生人。

這個陌生人自稱是叫河原裕次郎，是琉球人氏，又自稱是自己府的食客。碰巧戶塚聖一心情煩悶，多個人陪着下酒，或可解解愁悶，當下就叫這個陌生的食客留在自己的屋裏。

裕次郎小心翼翼，爲大將軍斟滿酒杯後，就恭敬的追問大將軍這回攻打外藩的戰果。大將軍三杯到肚，也沒有什麼保留，將這回的沙場失利，逐一告訴裕次郎了。

裕次郎聽罷戶塚聖一的話，就將他這回的出征在心裏仔細的盤算一次，接着向大將軍獻計。

「將軍，兵法有云：兵不厭詐。晚有一計，將軍可帶兵三萬，將五千兵集中於藩的東面，搖旗吶喊，裝腔作勢，讓敵方以爲將軍的兵力在東面進攻，他們自會集中軍力與這五千兵衆交併。而將軍這刻大可引着那二萬五千雄兵，由西邊直攻進藩的後心。將軍若來這個聲東擊西之法，保證能夠旗開得勝，將敵人殺個片甲不留！」

戶塚聖一本來還爲這次的出師失利非常難受，這時聽到裕次郎的獻計，整個人變得眉飛色舞，人也興奮起來。

「對，你的計謀必甚佳，若按你剛才的策略再度出兵，相信必能取得此藩。」戶塚聖一興奮的說着，再三端詳了裕次郎兩眼說：「你果是個聰明人，若俺這回出師得利，回來必保你當官！」

× × × ×

過幾天，戶塚聖一奏明天皇，領兵出發。

將軍邸府裏的人，都知道戶塚聖一這回出師，是得到裕次郎的錦囊妙計；因而衆人都對裕次郎另眼相看。大家都知道，裕次郎將會成會戶塚聖一手下的紅人。

果然，捷報頻頻傳進城裏。戶塚聖一利用了裕次郎的聲東擊西計略，節節得利，順利的爲朝廷呑併了一個藩屬。

戶塚聖一凱旋歸來後，立即就召見裕次郎，並且帶他入朝，保奏他爲軍中的參謀，其職位次於戶塚聖一。事情至此，裕次郎離開家鄉的願望，終於達成了，他果然平步青雲，博得高官厚祿了。

由於裕次郎年輕有爲，受戶塚聖一垂青。戶塚聖一也要裕次郎甘心情願長此爲自己當參將，不起異心，特別將自己的掌珠許配了裕次郎。

將軍的掌珠姿色平平，却自幼嬌生慣養。裕次郎亦是個攻於心計的人，當然亦明白，戶塚聖一要女兒嫁給自己的道理，他竟還樂於接受，這其中亦有苦衷。

其時，裕次郎尚還年輕。他知道宦海風雲有多險惡，若娶得將軍之女，加以自己的雄才大略，不難平步青天上。要是將來戶塚聖一戰死沙場，或者是壽終正寢，自己既成了他的嬌婿，順理成章，就

可以坐了他的位置。

裕次郎的深謀遠慮，果然有了兌現的一天。

戶塚聖一在裕次郎成親十年後，就病死了；而在這十年裏，裕次郎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和功勳。因此，戶塚聖一死後，裕次郎眞箇順理成章的，就坐了他的位置，成了當朝的大將軍。

十多年來，裕次郎處心積慮的，是要將他的同鄉藤井金六殺去。十多年前，藤井金六因爲看出裕次郎野心勃勃，所以就將他逐了出去。他當然沒有想到，裕次郎日後平步上青雲，已經成爲大將軍，却將當年的事懷恨在心，而自己因而招致大禍。

其實，裕次郎將藤井金六置之死地的計劃，早就盤算好了。他派遣了一個最親信的部下混入藤井家，將一些僞造的敵人書信放在藤井府！

於是裕次郎又暗將這事向朝中報告，說出藤井金六和敵人有聯絡，密謀叛變。裕次郎領旨搜略藤井家，僞造書信當然順理成章找出來。

藤井金六被賜剖腹而死。在垂死之際，介錯人（負責監斬的人）聽到藤井金六痛苦噓氣時，還說到陰曹地府也不會放過裕次郎的。

裕次郎的官運一直不差，朝廷派他出征，可從未失利。按道理，裕次郎是應該感到十分滿足的。

然而，裕次郎有一件事，極其遺憾。那就是他自己已經步入中年了，但戶塚聖一的千金，沒有爲他養下一男半女，裕次郎爲此事深覺不安。

有一回，裕次郎出征三月，始凱旋歸來。

像平日一樣，戶塚惠美特意在屋內添妝，欣然迎接風塵僕僕歸來的丈夫。

正當戶塚惠美興高采烈的打扮時，她的近身下女，却神色匆匆的跑進來道：「小姐呀！將軍已來到門前！」

「是嗎？我這就出去！」戶塚惠美欣悅的放上手上的梳子。

「小姐，妳還是別出去爲妙！」下女道。

「爲什麼？」

「將軍這次回來跟平日大不相同，他……他的身邊跟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下女吶吶道！

「什麼？」本來戶塚惠美臉上還有笑意，刹那間她的笑容消失在嘴角，臉色變得鐵靑。

自成親以來，戶塚惠美都沒有見過裕次郎此刻那種春風滿臉的神色，一下子裕次郎像年輕了十年一樣。戶塚惠美向裕次郎身邊望過去，胸口裏立刻就翻湧起一片酸味來。裕次郎身畔，依着一個年約十八左右的少女。這個少女膚色白嫩，像吹得破的臉蛋一樣，兩頰酡紅，自有一份傾倒衆生的美。

戶塚惠美只看了這個一眼，就自然覺得她對自己有莫大的威脅。

「她是誰？」

戶塚惠美將目光轉回丈夫的身上，就以夜梟般沙啞難聽的聲音喝問。

「她叫芳子，是我在關東路上遇到的。芳子父母雙亡，身世可憐，所以我帶她回來！」裕次郎解

釋着。

「她身世可憐？」戶塚惠美瞧了芳子一眼，又苛毒的說：「天下無父母的孤女這麼多，你這麼有同情心，怎麼不將她們都帶回來！」

裕次郎似乎早有對付之策。因此，他聽到妻子的質問，仍舊鎭定異常，輕輕拍着肩膊說：「我和她特別有緣，我已經決定立她爲妾！」

「河原裕次郎，你好啊！心中還有我在？」

「夫人，妳何必大呼小叫，我娶芳子爲妾，也是希望她爲河原家養個男兒。妳曉得妳這些年來都沒生養，我這是出於無奈，妳該明白我的苦衷！」裕次郎遂將大道理抬了出來。

「怎麼辦？」忽地，擔憂的芳子，在裕次郎身邊輕輕的說。

「別擔心，有我呢！」裕次郎安慰着芳子。

此刻，戶塚惠美在一旁看他們親密態度，極爲氣憤。當下，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衝上前去，就給芳子一個巴掌。

「妳這個狐媚子，妳居然迷惑我的丈夫，我打死妳！」戶塚惠美罵道。

裕次郎料不到妻子會動手打人，所以一下子沒有提防。但當戶塚惠美再撲上來的時候，裕次郎就有了防備，一把抓住妻子的手使勁一摔。

戶塚惠美收勢不住，身子失去了平衡，整個倒在地上了。

戶塚惠美自出娘胎，幾時受過這樣的委屈？如今丈夫變了心，戶塚惠美居然連反擊機會也沒有，還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推在地上。這樣的委屈，戶塚惠美又怎能不伏在地上放聲大哭。

河原裕次郎自那天發生的事之後，乾脆不進惠美的屋子，日夜與芳子廝守在一起。

要是裕次郎有事進朝，他早就想得到戶塚惠美可能會乘此機會，拿芳子發洩。所以，他派了最親信幾個部下，嚴密的保護着芳子。若是有人敢闖進芳子的屋裏，就算是夫人也好，裕次郎早已下令，格殺勿論。

戶塚惠美恨得咬牙切齒，連話也說不出來。無論她如何計畫，要將芳子置於死地也好，但是她根本連半點機會也沒有！

更氣人的是，沒有多少日子，芳子瓜熟蒂落，而且一舉得男。

裕次郎的興奮，可想而知了。他爲了兒子的羌酌，幾乎是廣邀親朋戚友，大大的慶祝一番。

× × × ×

這天，裕次郎從朝裏回來，正準備去看看芳子時，却發現戶塚惠美在大門迎着自己。

「裕次郎，你快被那狐媚子弄得家破人亡，難道你還在夢裏！」戶塚惠美冷冷的說。

「少在這裏挑撥，妳這母夜叉休想在我們之間挑撥！」裕次郎還以冷淡的話，並且一掌推開戶塚惠美，免得她擋着自己的去路。

「別以爲我挑撥，裕次郎。我並不稀罕你，只是這件事關係河原家，我不能不說。而且我不用騙

你，你大可以親眼去瞧！」戶塚惠美道。

「好，妳這個妒婦，妳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別阻我的時間！」裕次郎不耐煩的說。

戶塚惠美遂將嘴巴湊近裕次郎的耳邊，嘟嚕嘟嚕的說了一番話。

但見裕次郎的臉色，漸漸變成青白。當戶塚惠美把話說完之後，裕次郎再也忍不住了，像一頭瘋了的豺狼似的，一把揪住戶塚惠美的頭髮。

「妳胡說，妳這個臭婆娘，妳在造謠生事！」裕次郎像瘋狗一般，嘶聲的在叱喝！

戶塚惠美頭髮被扯住，又給裕次郎瘋狂的搖幌，可憐她痛得淚水直冒，幾乎話也說不出來。

「我沒有騙你，你可以馬上去看。我若騙你，你殺我千刀我也無怨言！」戶塚惠美忍住痛，瘋狂的叫着。

「來，妳跟我一起去看。若妳說謊，我一定將妳凌遲處死！」

裕次郎怒從心起，而且有着無限的恐懼。但見他仍舊揪着妻子的頭髮，向屋內走去。

將軍府的澡堂很大。但是此刻，澡堂裏深掩住門，只能聽到裏面有淙淙的水聲。

戶塚惠美被裕次扯到澡堂門前，早已痛得差點暈死過去。

而裕次郎在此時，心跳本能的加速了許多，他屏住了呼吸，放了戶塚惠美的頭髮。

頭上的痛楚消失了，戶塚惠美指着澡堂的門，就示意裕次郎窺望。

裕次郎狠狠的瞪了戶塚惠美一眼，就眞的以小指將門上糊紙挖了個小孔，向澡堂裏窺望，

當裕次郎把眼睛湊上前去的時候，見到芳子果然在裏面沐浴。

可是，正當裕次郎想轉過頭來，要咒罵戶塚惠美之時，忽然恐怖的事情出現了。

只見芳子坐了下來，雙手捧起了自己的頭顱放在自己的膝上，以梳子好整以暇的梳理自己的秀髮！

換句話說，裕次郎這時見到的，是一個沒有頭顱的人，卻將一個頭顱捧在膝上在梳頭！

饒是裕次郎一生殺人無數，恐怖的事情已經見過不少，但見到眼前情形，驚得差點破了膽。

「這……這……」裕次郎不敢再看，與戶塚惠美退了出去。

戶塚惠美倒不像裕次郎這樣驚慌，她現在冷冰冰的看着頹喪的裕次郎。

「怎樣了，我沒有騙你吧！」

「怪不得，她從來不肯與我同浴！」裕次郎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人就暈死過去了。

× × × ×

戶塚惠美也是無意中窺到這個秘密的。當時，她本待沐浴，卻發現澡堂裏垂門深鎖。她動了窺望之心，才發現了芳子原來竟不是人。

這晚裕次郎的家遭到大火。非但是裕次郎父子，戶塚惠美和其家人，亦都難逃這一刼。

而在日後衆人掘理災場時，所有屍體都掘到，就獨獨不見芳子的屍體。

鬼魂本來是無質的東西，怎會被掘出呢！

× × × ×

聽說裕次郎這次遭大刼，是因爲他毒害了藤井全家，藤井家的寃魂才會找到裕次郎的！

到底，芳子是否藤井家的寃魂？已經無從查考了？不過，有一件事不可不知——多行惡事，終究是沒有好結果的。

作繭自縛

環視一下環境，這是一所牢房，是在地底下的牢房；且容人躺身之地，是冰冷、潮濕的，還有一股發霉的味道。在黯淡的燈光下，依稀可以看到牆角裏，還長着厚厚的青苔。顯然，這兒已久久沒有人居住和走動過。

當一個人忽然醒過來發現自己渾然忘了過去的事，却被關在一個可怕的、壓根兒沒法逃生的牢裏，那種恐怖的感覺會使人遍體生寒。

「有人嗎？有人在這兒嗎？」

大聲的在呼喚，但四周只來回的飄盪着空洞的回音，沒有任何聲息。

「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爲什麼要把我關在這兒？」牢裏的人又大聲的嘶喊。

一連串的問題，却連半個答案也沒有。當牢裏的人，在想着自己的身世和來歷時，豆般大的汗自額前冒出。一種頭痛欲裂的感覺，使他沒辦法冷靜仔細考慮，自己的問題。

越是費神去想！腦子就越痛，一陣陣的有種被萬蟻叮噬的感覺。終於，牢裏的人再也熬不住，又

暈了過去。

× × × ×

緩緩地再度甦醒，心還在跳、腦袋仍嗡嗡作響、呼吸還是急促的。一切證明，自己尚沒有死去。況且，腦海裏終於有了一些記憶。

在剛才的記憶裏，石牢中明明是什麼也沒有的。但在此刻，不遠的地方，正放着一瓢清水、一盆冷冷的飯菜。

沒看到這食物之前，還沒有肚餓的感覺。如今看到，頓時只覺腹如雷鳴。壓根兒不去考慮食物如何會從天而降，便狼吞虎嚥，就把飯菜吃個乾淨。

飯菜不會從天而降的。儘管，他連自己的名字、過去完全忘了；但畢竟他非愚笨的人。在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不由歡喜若狂。最低限度，石牢的附近必然有人。極可能的，就是那些人把自己關起來的。

「喂！你們出來啊！我知道你們一定是躲在暗中。放我出來啊！請你們放我出來啊！」

還是連半點回答也沒有，牢裏的人心情比剛才却好了許多。最低限度，一瓢清水，一盤飯菜，使他明白石牢除了自己，還有別的生命。這是一份絕處逢生的感受。

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牢裏的人只覺非常的疲倦。正待睡覺時，忽地一條白影翩翩自牢門外出現。

什麽睡意也沒有了。白影是一個美如仙子的少女，瞧她的年齡頂多二十五左右，一身雪白的衣服，令她顯得更出塵、更高貴。

「妳……妳是誰？」牢裏的人跳起來，結結巴巴的向那仙子般的少女問道：「難道是妳……妳把我關起來了？」

噗哧的一笑，那少女顯得更嫵媚，更迷人。只見她睜着機伶伶的秋水，開口時露出那潔白的貝齒，又有另一股說不出的天眞。

「你看我像把你關起來的人嗎？」

那突然出現的少女嫣然一笑，在腰帶中取了一把鑰匙出來，「咯嚓」一聲便把牢門打開了。

「好啦！你可以出去了！」

「小……小姐，妳到底是誰？妳爲什麽會放我自由？」牢裏的人呆呆問。

「你這人也眞奇怪，你連自己是誰也忘了，反而要追問旁人？」那少女帶着神秘的、似笑非笑的目光，望了牢中人一眼，轉過身翩然而去。

牢果然是在地窖裏，步上了一條蜿蜒曲折的石級，先是一股淸新的空氣，撲面而來，令人精神爲之一振。隨着耀眼陽光，使人看淸地窖上偌大的庭院。

看庭院的佈置，這兒是一家很大的府邸。遠遠的，才在樹梢叢中，看到房子的屋簷一角。

「這……這是什麽地方？小姐，妳是什麽人？妳又……又怎會知道，我忘掉自已的名字、來歷和

身份？」牢裏人步出庭院後，又急忙的向那少女追問。

少女在前面立定，轉過頭來說道：「這兒是什麽地方，你慢慢就會知道，至於你閣下……嘻嘻，我只曉得你是木村功先生，閣下的來歷，你還是慢慢的自已想想好了。我失陪啦！」

「我叫木村功？原來我的名字叫木村功！這眞的是我的名字嗎？」牢裏的人喃喃自語。

忽地，一條高大的身影，飛也似的往木村功所站的地方奔來。

「少爺，是您回來了，老爺跟夫人在裏面，正等候少爺呢！請少爺馬上去一趟！」那漢子謙恭有禮的說。

「你是誰？誰要見我？」木村功詫異的問。

「少爺，才半個月，您這麼快就忘了小的嗎？小的志田，向少爺請安。」

「少爺，老爺跟夫人自您不辭而別之後，一直很惦念着你。既然您回來了，請馬上去見見他們。」

穿過了庭院，偌大的、很有氣派的邸府，便出現在眼前。在那個志田總管的引領下，來到一間佈置十分奢華像是書齋般的屋子。

拉開紙門的時候，木村功馬上見到，那裏正坐着一對面貌慈和，年約七旬的老夫老婦。可是，木村功感到這兩個人非常陌生，自已以前似乎從來沒有見過。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那個老婦人先上來一把將木村功抱住，慈和的眼睛裏閃着喜悅的淚光。

「我兒啊！你不留隻字就離開我們，眞把我想死了。這些日子來，你到底上哪兒去啊？」

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使木村功眉心緊皺。他微微的將身邊的老婦推開，有禮貌的說：「老夫人，妳大概是認錯人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的，我又怎會是妳的兒子呢？」

木村功的話，使屋內的一對老年人身子不期然地震顫起來，

「功兒，你開什麼玩笑？你不留片語，在外邊流浪了整整半月，使你娘親爲你牽腸掛肚，我還沒責怪你，你居然還在這兒語無倫次？」那老頭兒說。

當木村功聽到這老頭兒呼喊自己的名字時，心頭也是一顫。正欲仔細的、努力的回憶一下過去的事，腦子裏又傳來陣陣劇痛，豆般的汗水自額角淌了下來。

「你……你叫我什麼名字！」壓制着自己不回憶，木村功希望自這對夫婦的口中，追查出一點兒自己的身世。

「唉！我看這孩子在外邊眞是野得失心瘋了，我兒啊！你爹是這兒的木村將軍，爲朝廷效忠了四十多年。你是唯一的兒子，千萬不能有損爹的名譽和身份。」那老婦人雖然有點不滿，却還是苦口婆心的解釋。

「哦！那聽你們說，我的名字眞的叫木村功了！」

木村老將軍聽到兒子的話，震驚得簡直說不出話來。

「我……我眞的是你們的兒子嗎？」木村功望着這對失神的老婦問。

畢竟在沙場上征戰了幾十個寒暑，那個木村將軍比夫人鎭靜許多。

「功兒，你眞的對以前的事，半點兒也記不起來？」木村將軍問。

「是的，我每次去想的時候，腦袋就痛得四分五裂似的。我甚至覺得，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面。」木村功老老實實的回答。

「好，你還在懷疑我們是不是冒認你的父母，這個可簡單。你除下身上的衣服，瞧瞧自己左邊的肋骨下，是否有一顆紅痣。我們親生的兒子木村功，一出娘胎，就有這麼顆標誌。」

木村功聽了那個將軍之言，馬上便扯下上身的衣服。果然，他瞧見自己左邊的肋骨，正如那將軍所言，有顆拇指般大的紅痣。

再不容懷疑自己的身份，而面前這對老夫婦，亦必是自己的雙親。當下，木村功才跪了下來，向父母行禮。

「爹，娘，請恕孩兒不孝，要不是您們提得出孩兒身上的標誌，孩兒還不知道您們是我的親生父母。」

總算把自己的身世弄得明白，木村功感到十分高興。可是，想到自己對前事仍是空空洞洞，不復記憶時，一份憂悒又自心頭泛起。

「爹，那位美若仙子般的姑娘，到底是誰呀？」木村功猛然憶起把自己從石牢裏放出來的少女，忙向雙親打聽。因爲他覺得那個少女身份似乎很神秘，知道的事情也似乎很多。因爲她竟然能開口，

就說出自己是什麼人。要是找到那少女，可能許多教人摸不着頭腦的事情，都可以迎刄而解。

可是，木村將軍夫婦，聽到兒子的詢問，竟是一派目瞪口呆。

當下，木村功再也忍不住，便將自己第一次甦醒，發現自己處身石牢之中，而又完全沒有記憶的事，直到那美若天仙的少女翩翩而至，把自己釋放出來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呀！有這樣的事！」木村夫人聽完了兒子的話，首先叫了起來。

「有這樣邪門的事？我不能相信，走，我們去看看。」

當木村功父子，步入庭院之後，事情的發展實在教木村功難以置信。剛才，他明明還可以認得出，自己是在什麼方向走出來的。可是，當他領着父親步入庭院之後，簡直如夢幻似的，任他翻遍庭院裏的草木、石山，竟然無法找出那通入石牢之門。

這一來，木村功急得滿頭大汗，臉青唇白，連話也說不出來。

瞧見兒子這副樣子，木村將軍倒真的憂慮。當兒子莫明其妙失踪時已使他寢食不安，如今兒子回來，一派失魂落魄、瘋言瘋語樣子，更令他放不下心。

當他看到兒子呆呆的站在庭院當中，臉上一派痛苦神色，心底隱隱作痛。

× × × ×

換了好多個大夫來看木村功的病，但每一個大夫均是同樣的結論。木村將軍的少爺身體十分健康，一點兒病也沒有，至於他爲何會失憶，沒有大夫診斷得出來。

將軍夫婦眼看自己的兒子終日愁眉不展，心裏面萬分難過。但想到兒子總算回到身邊，也就只有盼望，他能漸漸的把那些荒唐的事情忘記。

可是，木村功自己却並非這樣的想得開。儘管，他也在努力的希望把如噩夢般的事情忘記。但每夜夢廻間，那美若仙子般的神秘少女，總出現在腦海中。況且，他竟完全無法憶起童年時代，以及父母口中離家失踪前的全部往事。似乎在他的生命中，有一大頁完全是空白的，木村功怎能不感覺痛苦！

其實，木村功所以會日益憔悴，全是因爲想念那個神秘的少女。他似乎被那少女漂亮的樣子，完全的迷倒了。

這日，忽然志田總管悄悄地走過來。

「少爺！」志田對木村功行禮。

「什麼事？」木村功冷冷的說。

「少爺，自從您回來之後，老是愁眉不展，以前您完全不是這樣的。容奴才放肆，少爺可是想着姑娘？」志田總管壓低嗓子，用萬分曖昧的神色道。

忽地，木村功回過頭來，他似乎沒有留意到志田的討好和曖昧的樣子。但見他興奮的抓着志田的手，說道：「你怎知道我想着姑娘，志田總管，你可知道她在哪兒？」

呆了一呆，老奸巨滑的志田，隨即已堆着滿臉的微笑：「少爺，您性急的脾氣，還是跟以前沒兩樣。您想姑娘還不容易，但您總得把那姑娘的像貌、名字告訴我，我一定想辦法替您找到。」

聽到志田說有辦法，木村功完全忽略了志田話裏所提的以前，只見他焦急的說：「那姑娘的名字我可不知道。但她的樣子，我却記得淸淸楚楚。她個子不太高、嬌小玲瓏，穿一身白色的衣服，眼睛又圓又大，那櫻桃嘴旁邊有顆美人痣，笑起來左臉上有個很深酒渦！」

聽了木村功的形容，志田臉上笑意，剎那間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臉的蒼白失血。太陽在頭頂明明是熱毒的，志田却是全身冒着冷汗。

「咦！志田總管，你怎麼了？你不是說有辦法替我找到她嗎？你可知道她到底是誰？住在什麼地方？」木村功也瞧見志田的臉色不大對勁，但既已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不由還是焦急的追問。

舉起濶大的衣袖，爲自己抹了額上的冷汗，臉色蒼白的志田不安的道：「少……少爺，您……您難道將以前的事完全忘記了嗎？」

「是呀！每一次我要想以前的事，腦袋就發痛。志田總管，你一定認識那個姑娘的，你帶我去看看她，好嗎？」

「不！不！」像忽然被蛇咬了一口，志田驚慌的叫起來：「少爺，您……您還是快點把那個姑娘忘記，以後千萬別再去想她！哦……我還有點事要辦，失陪了。」

像逃避什麼似的，志田總管把話說完，也不理會木村功大聲的呼喊，匆匆的奔回府內。

望着志田背影，木村功迷惘起來。

却道志田總管自庭院裏奔回屋裏後，將自己關在屋子裏，連晚飯也不吃。

「老天！這怎辦？這怎麼辦？眞有這麼靈驗的事情，怎麼辦呢？」志田在自己的屋子裏來回的踱着方步，喃喃自語，重覆又重覆的，均是那幾句話。

一到深夜的時候，志田總管還是不停的踱着步。忽地，一個下人在屋外叩着門。

「少……少爺又發瘋了，老爺和夫人，請你馬上去一下！」下人焦灼道。

心頭猛地一跳，也來不及換過衣服，志田連忙就往廊下走去。

將軍夫人見到志田，像遇溺的人見到浮木似的，只聽得她哭着叫道：「志田總管，你說怎辦，少爺發瘋了，你好歹要想想辦法救救他！」

將軍夫人的話，使志田感到一頭霧水。不過，他還是恭敬的安慰着夫人道：「夫人，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少爺到底怎麼了？」

「唉！這孩子不曉得幹什麼，在庭院裏建了個牢，竟把自己關在牢裏。無論我們怎樣相勸，他總是不瞅不睬，也不肯出來。」將軍比較冷靜點，把兒子的不尋常舉動，向志田解釋。

當志田聽完了將軍的話，也是一片惘然。饒是他再精明，一時之間也敎他難以明白，木村功爲何會如此？

「這孩子自從失過踪回來之後，一直就瘋瘋顚顚似的，一會兒又說被別人關在石牢，一會兒又說什麼一個美若天仙的姑娘把他救出來。現在越來越荒唐了，居然自己做個石牢，把自己關起來，唉！老爺啊，這到底是誰作的孽？把我們的兒子弄成這般模樣？」將軍夫人又在哭泣着說。

倒是志田總管，在旁一聽了夫人的話暗自心驚，只見他忙問：「老爺，請恕奴才放肆。剛才夫人說，少爺曾說被別人關在牢裏，說有個美若天仙的姑娘把他救出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當日木村功失踪歸來，向父母所說關於自己的遭遇，木村將軍一直都認為沒有那種可能，所以壓根兒就沒有放在心上，更沒向志田透露。此際，見志田焦灼的詢問，將軍也不再隱瞞，便將當日木村功所敍述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訴志田。

志田一邊聽，臉色一邊在變。最後，聽完將軍的複述後，屋內是一片沉默，只有志田急速的呼吸聲。

「怎麼了？志田總管，」將軍先發現志田的神色不對便問。

忽然，志田噗通一聲跪在地上。

「這是幹什麼？志田總管，你……你……」志田的突然舉動，使將軍夫婦完全楞住了。

「老爺，夫人，您們讓少爺就住在庭院的石牢裏。不是奴言惑衆，也許這是唯一的辦法，可以挽救少爺的生命，您們就由他吧！」志田說道。

「什麼？跟功兒生命有甚關係？」

「志田總管，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委，你一定知道這孩子為什麼發瘋！」

將軍夫婦不約而同，揪住地上的志田，萬分焦急的追問。

志田知道，這件事瞞不住的了。所以，他便只有硬着頭皮道出一件往事。

× × × ×

却道有一天，木村功忽然對志田透露，對一般風月場中的女子已失去了興趣。志田總管見到少爺竟在外邊玩得膩了，不由愁鎖雙眉。

正不知如何去討這位少爺的歡心之時，忽地木村功竟把志田遺在家中，獨個兒在外邊亂闖。每回見到木村功回家，臉上總是得意洋洋，志田不由好奇。

但是，任由志田如何的追問，木村功都不肯把自己在外邊的行蹤，向志田透露。縱是志田追問得急了，木村功索性作個神秘的微笑，一派諱莫如深。

志田總管平日的為人雖是不好，倒對木村一家極為忠心，他瞧見這位少爺獨自在外邊，實在有點兒不放心。有一天，在木村功午飯出門時，志田就悄悄的跟上去追蹤。

當志田在追踪的時候，實在感到奇怪萬分。因為木村功非往鬧市裏走，反而是走往城外去。

為擔心木村功會發現自己的跟踪，志田只能遠遠的盯梢。當志田追到城外，見到木村功步入一間農戶用來存放糧食的穀倉時，志田更是大感奇怪。

壓不住好奇，亦太渴望知道這位風流少爺到底弄什麼玄虛，志田終於悄悄走向穀倉，躲在其中一個紙窗下偷窺。

當志田自紙窗的小洞裏望的時候，他立即看到一對男女，正熱烈的摟在一塊。那個男的，正是自己一直盯梢跟來的少爺；而那個女的，却是他從來沒有見過——一身雪白的衣物、那風吹得破的臉蛋

美得驚人，特別是唇角的那顆美人痣，更顯得她的嫵媚。

志田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穀倉裏的那對男女。

這夜，木村功很晚才回來，在回來之時臉上還是那副洋洋得意的神色。不過，這次志田明白了木村功得意原因。

本想向木村功提醒一下，但想到自己的偷窺，志田就遲疑了；因爲跟木村功談論時，就等於不打自招，自己竟偷窺了少爺的好事。

隱隱的總是感到事情不大對勁，只是苦於不能開口。果然，三個月左右過去，木村功忽然又足不出戶了。

志田曾向木村功探過口氣，但每一次木村功只是心煩意亂的把他揮走。直到有一天，木村功把志田喚過來，低聲的吩咐。

「聽着，要是有一個叫千代子的女人找上門，你告訴他，我出了遠門，要幾年後才回來。你可得記着，千萬別放她進來，知道嗎？」

「少爺，你跟……那千代子，是，……」志田欲乘機打聽一下這件事情，並且規勸一下這位胡作胡爲的少爺。

豈料，還未等志田把話說完，木村功已不耐的叱喝，叫他不要嚕囌。

不久志田在邸府門外，便見到啼啼哭哭的千代子了。

畢竟志田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幾乎立刻知道，千代子是爲什麼而來，但木村功既已吩咐在前，志田雖是極同情這個少女，却不敢讓他見木村功。

「唉！姑娘，妳回去吧，少爺出了遠門，妳是見不到他的。」志田很含蓄的向那個少女規勸。「不！先生，我求你，我知道他在裏面，請你讓我見見他。他騙了我的身子不打緊，可是肚裏的骨肉，他……他不能不認！」千代子聲淚俱下的哀求。

志田也爲這如花似玉的少女感到心酸；但木村功的命令，他始終不敢違背。

「姑娘，妳聽明白點，這兒是將軍府邸。莫說我們的少爺眞的不在，就算在家，妳這樣鬧進去也沒有用的，妳回去吧！」

可是，當晚一整夜，志田想起千代子可憐的遭遇，想到木村功的始亂終棄，竟是輾轉反側，無法成眠。終於，熬到天亮，志田逕自拿了幾兩銀子，跑到城外準備贈與千代子。

誰料，當他來到穀倉時，竟發現千代子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懸樑自盡。

關於千代子的死，木村功後來是知道的。但當他聽到的時候，並沒有怎樣的放在心裏，只是堅囑志田不能把這件事說出來。

一直都相安無事。沒想到，前陣子木村功就莫明奇妙的失踪了，更沒想到他失踪回來後，人就變得瘋瘋顚顚，又像完全失去記憶一樣。要不是當日在庭院中，木村功曾楞楞的要志田替自己去找千代子，志田也不敢肯定是千代子的鬼魂在作怪。

這是千代子鬼魂的報復。唯一的方法，只有讓木村功在石牢裏自我虐待，也許這是唯一保存他性命的方法。一個活生生的人，自願在牢中過日子，雖生猶死，却比死還要痛苦呢！

賭鬼

佐橋五郎世世代居於江戶，他的身份卑微，只是個磨坊裏的長工；但是他的名氣倒是附近街坊都知道的，而且能成爲人家茶餘飯後談話的對象。這不是佐橋五郎有什麼特長，或者是他特別勤勞，或特別英俊，他的名氣這麼大，主要是因爲佐橋五郎是個渾人，說話夾纏不清，又愛嚕囌。由於他的腦筋不大靈活，時時被人利用，被人佔便宜。但幸好佐橋五郎是這麼個渾人，被別人佔盡便宜，也不會傷心和難過。你要說佐橋五郎是個白痴嗎？他比白痴，倒是要聰明很多呢！但跟普通人比却是不大對勁。

在磨坊裏，佐橋五郎的工作還不錯，因爲他總比別人要勤勞，也比旁人要多幾倍的工作。全家都欺負他渾渾噩噩，總是派他最繁重、最多的活兒幹。

由於佐橋五郎是出了名的渾人，三十出頭了，仍是無家無室。儘管他曾託過幾次媒求親，但最窮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給這麼個渾人。

漸漸地，佐橋五郎雖然不服氣，却也死了娶妻的心。他在磨坊裏賺到的工錢，沒地方消遣，倒喜

歡玩幾手骰子，這畢竟是生活樂趣之一。

這天，自清早一直工作至黃昏，大伙兒都休息，佐橋五郎也都總算做完他每日比人繁重的工作。在坊裏吃過晚飯，洗了個澡。要睡嘛，這麼早又睡不着。很自然的，他便到鄰街的賭館去。

晚上，賭館總是熱鬧的，吆喝聲此起彼落，而且夾着賭客的歡呼和嘆息。佐橋五郎就是喜歡熱鬧，也希望幸運的可以贏一筆錢。

好不容易，擠到骰寶攤上去，許多賭客，正賭得汗流浹背。大家見到佐橋五郎，都很熱烈的招呼。

「嘿，佐橋五郎，又來這兒進貢呀！」一個流氓瞧着佐橋五郎道。

換着別的賭客，還沒有下注，被別的人如此的觸着霉頭，一定會破口大罵。偏是遇上佐橋五郎這個渾人，他殊不知道人家是故意損他。只不過，那夾纏不清的毛病，立刻的就出來了。

「爲什麼我要進貢？你說出來聽聽，你幹嘛這樣肯定，我一定來進貢？他又爲什麼肯定我不能贏錢？你總不會是要騙我吧！」

「瞧你這副樣子，是贏錢的模樣嗎？」那流氓繼續的損折佐橋五郎。

「什麼模樣會贏錢？你既然知道，一定知道這兒誰會贏錢，誰又會輸，這可好哇！你這麼大的本事，應該告訴那些模樣會輸錢的人，叫他們不要去賭，這不是做了件好事？我也想學學，從什麼地方，可以知道別人是贏錢還是輸錢，你不妨告訴我哇！」

那流氓哪會懂得這一套。要是他眞的懂得從氣色裏，知道誰會輸贏，他也不會混進賭館來碰運氣。是他自討苦吃，想跟佐橋五郎開幾句玩笑，豈料換來佐橋五郎一番似是而非夾纏不清的話。

當下，那流氓當作聽不到佐橋五郎的話，便轉過頭去下注。但佐橋五郎並沒有放過他，還拍拍那流氓的肩膊，又嚕嚕囌囌的一大堆話。

「喂！你怎麼不說話？我活到這麼大，還沒有聽過從外表可以看到人家贏錢輸錢的。你這個本事可得教教我，也好讓我抖起來呀！」

那流氓是活該倒霉，他是口舌招尤，換來一個渾人在身邊嚕囌個沒完。

「唉！好啦！佐橋五郎，我剛才只是騙騙你。我哪懂什麼從模樣來看人輸贏，我只是逗你玩玩的！」終於，那流氓被佐橋弄得心煩氣悶，低聲下氣起來。

說佐橋五郎是個渾人，一點也沒錯。他並未因爲那流氓的話而住嘴，他索性走到那流氓的身旁，又不停地發問。

「你騙我？你爲什麼要騙我呢？我是從來也不騙別人的，難道騙人會是件很快樂的事嗎？中井兄！你可得告訴我，讓我多學一件事也好，到底該怎麼樣去騙人呢？對了，你說你逗我玩玩，爲什麼我一點不覺得？」

那流氓被佐橋五郎一連串的話，弄得哭笑不得。天下間那有這麼夾纏不清的人，除了自嘆倒霉，覺得自己在自作自受以外，他卻不曉得如何回答才好。

「中井兄呀！你爲什麼不說話？我是特別向你討教的，你千萬別以爲我是在逗你玩。我根本就不曉得怎樣子的逗別人，你告訴我吧！」

有一個人，在你身邊這樣嚕嗦沒完的，還能有什麼贏興？那流氓知道自己是倒了八輩子的霉，什麼人不去惹，偏惹着個渾人。在佐橋五郎嚕嗦不停下，他終於悄悄的溜出了贏館，不敢再跟佐橋五郎說話。

目送那流氓離去後，佐橋五郎還在自言自語的嚕嗦：「中井兄是怎麼回事？明明跟我談得很高興的，不聲不響就走，難道神經出了毛病，又難道……」

搖骰子的堂倌，見到佐橋五郎在攤子旁邊嚕嗦個不停，也感到極不耐煩，當下打斷了佐橋五郎的話，就道：「喂！佐橋，你他媽的說個不停幹什麼，這一場你押不押？」

「爲什麼不押，進賭館不下注，難道進來開玩笑，我押雙，我看準了，這一場一定開雙，開個六，一定沒錯。」

佐橋五郎把銀子押在「雙」門上，嘴裏還喉喉咕咕的沒停。不過，左骰子要開的時候，大家的神經都是十二萬分的緊張，佐橋五郎自言自語的嚕囉，大家也沒有去理會。

「好啦！全買了，開！」

「一定是雙六！」佐橋說個不休。

「三，四成七，單！」堂倌響着。

立刻，歡呼和咒駡此起彼落，押中單門的人自然是歡呼，押了雙門的自是咒駡不已。這本來就是賭場卽景，一點也不以爲怪。

只有佐橋五郎這個渾人，他不是在咒駡，也不是在嘆息，他只是夾纏不清的自言自語：「怎會是開三四？我明明算準是雙六，不會錯的，這一定不會錯的，怎可能開個三四奇怪？太奇怪了！下一場開什麼呢？一定是二五，單門，這一回我該不會算錯，我押二五！」

下一場很快就會開，大家都算着骰子，搶着下注。他們一點兒也沒注意到，正當衆人在下注的時候，在佐橋五郎身邊，忽然也有一隻手伸出來，把幾塊碎銀押在三六那一門上。

只有佐橋五郎獨個兒看到那隻押三六門的手。那隻手很蒼白，灰色的，只要你看上一眼，保險會嚇得目瞪口呆。因爲那隻手是沒有主人的，它彷彿是自地下伸上來，也彷彿是在空氣間飄忽。

佐橋五郎却是看得淸楚，但是他一點兒也不以爲然，一點兒也不害怕，反而又在嘮叨着：「朋友，這一回開的是二五，你押三六準輸的。」

由於大家都熟知，佐橋五郎是個夾纏不清的渾人，他的嘴巴可以一天到晚自言自語的。因此，他的話壓根兒沒有人去留意，也沒有人去理會。

「開！」

在數十對眼睛，直瞪着那骰筒時，堂倌的一聲大喝，倒使許多緊張的賭客，忽然屏住呼吸，一顆顆的心就像要跳出胸口一樣。

「三六成九，單門中！」

骰筒掀開了，幾乎是所有的賭客都在咒罵；因爲在三六那一門上，除了那隻怪手外，壓根兒就沒有人去押。

攤子上的堂倌，收銀子的速度飛快當他們把三六那一門的銀子照數賠出來的時候，就發覺沒有人去拿。

「喂！是誰買了三六這一門的，收銀子啦！」搖骰的人大聲地嚷道。

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人知道是誰押上這一門那麼幸運。偏是佐橋五郎這個渾人，正低着頭，專心一意的計算自己輸了多少銀子，也不理會那些人叫喊。

「大概那個押這門的人上茅坑去了，別阻時間，繼續開吧！」輸了錢的人，迫不及待的喊着，按照賭館的規矩，要是那一門押中了的賭客走開，他們便把銀子照數賠上，繼續讓那些銀子押在下一場。誰敎那賭客自己走開，要是下一場那一門輸了，也是那賭客自己倒霉，怨不得人的。

幾十隻手又紛紛把銀子遞到攤上。

佐橋五郎連輸了兩場，心裏一直在躊躇着，不曉得該押那一門的時候。忽地，那隻灰白、完全沒有血色的手，又遞了出來，把三六那一門賠足的銀子取回去；然後再將全部的銀子，本錢跟贏來的，全押在雙么那一門上。

佐橋五郎雖然是個渾人，不知爲什麼，此刻他却是福至心靈，把全身的銀子，都隨着那隻沒有主人的手押在雙么那一門上。

却說這次那隻怪手押注，有幾個賭客都看得很清楚，而看到的人，都臉色大變。因爲他們跟佐橋五郎一樣瞧得很清楚，那隻手是沒有主人的，不曉得是飃忽在空氣中還是自地下伸出來。

瞧見這隻怪手的人，立刻便明白，是有鬼在鬧賭場。誰也不敢動聲息，也不敢言破這件事。不過，他們的膽量，可沒有佐橋五郎那麼大，他們連忙把押在攤上的注銀都取回來，不聲不響的悄悄地溜出賭館。

「開！」

其他沒有發覺這件事的人，還在興緻勃勃的賭。當搖骰手大喝一聲，掀起骰筒的時候，許多人的心，還是隨着加速跳動。

「雙么、三點、雙門中！」

咒罵聲不絕於耳，雙么那一門上，只有那隻怪手和跟風的佐橋五郎押中。

能把剛才輸的贏錢都回來，佐橋五郎眞的神氣了，腰子也比剛才挺直許多。

當佐橋五郎收了人家照數賠出的銀子之後，整個攤枱上的人，都可以看得淸淸楚楚，一隻沒有主人的怪手，自佐橋五郎身邊遞出，等着堂倌把它押中的銀子賠上。

一時間，整個賭館變成死寂一遍。每個人面如死灰，賭客們沒一個再敢逗留，都悄悄地一個個溜了出去。

偌大的賭館，剎那間，所有賭客全走個乾淨。那些目瞪口呆、嚇得面如土色的堂倌，也一個一個的溜了開去。主持骼子攤的主管，把那隻怪手所贏的銀子賠出之後，竟也三步併兩步奔出去。

「喂！大家怎麼忽然不賭了嘛？我還是贏了那麼一點點的銀子，你們怎可以就這樣不賭的。你們囘來啊！快點囘來啊！」佐橋五郎這渾人，一點也不知眼前的現象有多可怕，見到一個一個人開溜，竟在大呼小叫。

正當佐橋五郎在嚕囌時。忽地，一羣人又走了進來。

「原來換人，我還以為大伙兒妒忌我贏了錢不賭。」佐橋五郎寬心道。

也難得佐橋五郎這個渾人，這麼的放心。要是有別人還留在這個賭館裏，見到有這麼一羣人走進來，不嚇得屁滾尿流才怪。

這些人高矮肥瘦都不同，但是，他們却有一個特色。就是臉上完全沒有半點喜怒哀樂的表情。要勉强說，這些人都是陰惻惻的那灰色的臉、僵直身子，保證你走遍全個江戶也不會再碰上。

這些人走進的賭場後，有些自動的跑去搖骰子，有些就去作賭客。唯一與剛才不同的，這些人完全不講話。偌大的、本來熱鬧的賭場就半點聲息也沒有。

「好！你們比剛才那批人可愛，他們太愛講話了，嘰嘰呱呱的，教人腦筋不能清靜。現在可好了，我可以安安靜靜想想如何下注。」

最愛講話的佐橋五郎，竟然還說別人嚕囌；殊不知他的自言自語，才是一天到晚沒完的。

於是，佐橋五郎便留在賭館裏，繼續的賭了幾囘。也只有佐橋五郎這個人，才有這麼的奇遇，跟一羣啞巴、默不做聲的東西在賭個半天。

奇怪的是，佐橋的手風似乎眞很順，每一次押注總沒有落空。轉眼間，居然被他贏了十多兩銀子。

只有渾人才不會去乘勝追擊，或者佐橋五郎本來就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他贏得了十來兩銀子，就罷手不再賭。

當佐橋五郎要離去的時候，也沒有人阻止他。臨走時，倒是佐橋五郎自己纏不清的，嚕囌了一大堆話。

「碰了你們，我從來就沒有贏過這麼多的銀子。你們眞是大方，眞是客氣，我不能再陪大家玩下去了。希望大家都多贏一點，我可得走了。」

本來壓根兒就沒有人囘答佐橋的話。幸好，佐橋早就習慣別人對自己不理不睬，一點兒不介意，還是大搖大擺的步出了賭館。

早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贏了銀子的佐橋五郎居然也不想這麼早就囘磨坊去休息。大概是身上有了銀子，膽子壯了，佐橋居然走到一間掛綠燈籠的窰子去。

× × × ×

從窰子出來正待返囘磨坊時，忽地，兩個魁梧大漢一手就把佐橋五郎扯囘了窰子。

「你們怎麼回事？我已經給了銀子，你們幹什麼還要抓人？」佐橋大叫。

「好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存心跟咱們開玩笑，你看看你給我們的是什麼？」

只見其中一個魁梧漢子，手掌一伸，大叠冥鏹展露在佐橋眼前。

「我怎知道這是什麼？我明明給你們白花花的銀子，你們掉了包，想誣害我嗎？」佐橋氣急的申辯。

「他奶奶的，這種混蛋，是存心的在消遣我們。還跟他多說什麼，把他揍一頓好了。」

任佐橋五郎平日如何糾纏不清，此刻連分辯的機會也沒有，但見對方拳如雨下，自己渾身痛得不能再爬起來。

終於，佐橋五郎被揍得只剩一口氣，那些漢子才告停手。天旋地轉之際，只聽得那些漢子還在咒駡。

「哼！這個笨瓜，簡直是異想天開，也不睜眼瞧瞧這是什麼地方，居然敢在這兒白嫖。今天算你是走了運，下次再敢這樣消遣我們，不把你揍死才怪！」

可憐佐橋五郎，因爲身體受的傷實在太重了，本來饒舌的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耳畔聽到，那兩個漢子已返回窰子裏去了。伏在地上的佐橋五郎，也不曉得躭了多久，才勉强掙扎的爬起來，走一步，歇一歇，差不多天亮的時候，才挨到磨坊。

磨坊裏的人，見到佐橋遍體鱗傷的回來，十分驚訝。要知道附近的人，全曉得佐橋是個渾人，但

是人緣還算不錯，忽地被揍得重傷，不由大爲詫異。

大家馬上請了個郎中，來爲佐橋診治。

這一次，佐橋五郎可以說是受了無妄之災。幸好他的身體不錯，所以休息了半個月左右，就能勉强行動了。

那天整天躺在床上，大伙兒都開工去了，佐橋五郎便站起來，走到院子外去晒太陽。

當他在舒舒服服的陽光中打瞌睡時，忽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進耳裏。

「你們這羣毛小子可別吵，我說件眞實故事給你們聽聽！」

睜開眼睡看看，原來是一羣小孩，賴在一個老公公的身畔，正纏着他講故事。佐橋五郎閒着無事，也想聽聽那個老頭子說故事。

「那是大半個月前了，這兒街角不是有間賭館嗎？那一夜，大家正在賭得興高彩烈之際，忽然有人發覺一隻飄忽在半空的手，竟抓着一把銀子在骰子攤上押注。初時大家還沒發覺，到後來大家發現這件事之後，個個嚇得臉青唇白，一個一個悄悄地溜走了。豈料，有一個傻瓜竟然還賴在賭館裏繼續押注，後來一些大膽的人悄悄的向裏面窺望，原來那個傻瓜，竟然跟一大羣鬼魂在繼續的賭。而那傻瓜因爲沾上了這些鬼魔，臉色變成紫黑的，好不怕人。據說，這傻瓜跟鬼魂們在一塊，從此就交上噩運。他一輩子，也休想有好的日子過呢！」

那老頭子顯然並不認識佐橋五郎是誰，所以他才會繪聲繪形的跟那些小孩說着。

那老頭子講完這個故事，又繼續的跟幾個小孩再多講幾個故事，到日落西山時，大家才分別回家。當磨坊的人收了工，回到屋子裏的時候，發現佐橋五郎直挺挺的躺在椅上，一動也不動。

「佐橋！佐橋！你怎麼啦？」

有個長工把佐橋五郎推一推，豈料佐橋的身體應手而倒，就跌落地下。衆人大驚失色，有經驗老到的，探探佐橋的鼻息，原來他已經斷了氣。

沒有人曉得，佐橋五郎到底是爲什麼死去。大家對他離奇的死，都感覺十分驚訝。

原來，佐橋五郎這個渾人，平生最怕的就是鬼魂了。當日，他在賭館裏賭得興高彩烈，雖然是見着鬼魂，也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一點兒也不驚慌。

偏巧他今日碰到那個老頭子，聽他講述當日事，任他是多笨多呆，聽了那個老頭的話，也知道他在講述自已當日的遭遇。

儘管是大白天，但膽小的佐橋，從那老頭者口頭中，而追憶當夜的事，竟然嚇破了膽子，就這麼寃枉的死去了。

鼠王

福岡附近有一個小鎮，那兒有廣大的平原，所以農作物可以繁盛的生長。以務農爲業的鎮上居民，既擁有這樣富庶土地和田野，當然生活非常之好。

那日，鎮上的居民，一早就在田裏操作了。忽然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陌生人。鎮上雖然人也很多，但從沒有人像此刻走來的人那麼可怕——一副皮黃骨瘦，走路也顚顚震震，像餓了十多天的可憐樣子。

只見那人走得好艱難，就像骨頭要散開來一樣。當他走在窄窄的田壟上，忽然雙脚一軟，人竟掉進水田裏。

「哎呀！不得了，這人昏倒了！」田裏有人驚叫起來。

幾個農夫立刻便圍上來，七手八脚的，把那衣衫襤褸的人，從田裏救了起來。

那人本來已够難看了，從田裏出來，全身全臉都沾上泥濘，就如一個泥人似的，而且，他的眼睛緊閉着，牙關又再發顫。

「這人怎麼回事?是生病了?」一個農夫問。

「怎知道，別多講了。救人要緊，把他抬進屋子裏吧!好嗎?」終於有人出了個主意。

「對!快點，大家來幫幫忙吧!」

那些農人就七手八脚的，把那個陌生人抬進了一間很大的房子裏。

人們正在七嘴八舌之時，一個長着鬍子、大概五十多歲的老頭走出來。顯然，此人就是這間大房子的主人。

「發生了什麼事?」當那老者叫了一聲時，所有的人頓時靜了下來。看來這老者是本地的權威人士。

「助藤大爺，這個陌生人，大概是從外地來的。只見他來到田邊就昏倒了，落在田裏，我們便把他救了起來!」人羣中有個像代表般的恭敬地回答。

「哦?」那被稱做助藤大爺的人，走到那泥人身邊。這時正有些人爲他把臉上和身上的泥土洗淨。

只見那異鄉人，大概二十六、七歲年紀。雖然他已被人弄掉了臉上的泥巴，可是他的臉色，蒼白得就像個紙人;而他瘦得雙頰凹陷，一副皮包骨的樣子。

「你是那地方的人?」助藤大爺臉色和藹的問。

「關……關西!求你們，有沒有吃的?我餓!餓了差不多五天!」那人用很微弱的聲音說。

「噢!對了，瞧他的模樣，也是餓得發軟。你們快到厨房去，拿點麵出來!」助藤向身邊的人吩咐。

立刻便有人從厨房把食物端出來。

可憐那個異鄉客，實在是餓得太慘了。他想站起來拿那盆食物，但他餓得虛弱的身子竟令他無能爲力，要不是有人把盆子接着，他幾乎連盆裏的麵也倒了出來。

「來!找個人把麵餵給他吃!」助藤大爺向旁邊的人吩咐。

有人自告奮勇，把麵餵給異鄉客吃。

「這裏沒什麼事了，大家回田裏工作!」助藤見身邊還是圍滿了許多人，就有點兒不滿。

也許是助藤在這兒很有威望，只見他的話說完，所有的人馬上退去。剎那間，熱鬧的大房子，又回復往日平靜。

「喂!朋友，還沒請教你的大號?」助藤看到那自稱來自關西的異鄉人，在吃完麵之後，臉色也比剛才好了點，也就再向他打聽來歷。

「我是關西人，姓市川，賤名弘。」異鄉人答。

「哦!原來是市川兄弟，關西離這很遠，你怎會從老遠的走來敝鎮?」

「我也不是故意來這兒的，」市川弘說:「唉!近日戰火連天，家鄉鬧饑荒，許多人也活活的餓死。我沒有辦法，就只好走出來，希望找個機會發展。實際上留在家鄉，也只有活活餓死。」

助藤被市川弘的話，惹起了感觸，只聽他嘆口氣道：「唉！國禍連綿，加上天旱，眞可說是天災人禍，幸好本鎭大家還算勤奮，還不至於捱饑抵餓。」

「我就是聽人說，貴鎭地方最富庶，我餓得沒有辦法，也就只好往這兒跑。沒想到迷了路，整整餓了五天，剛入貴境，人竟不支暈了。幸好多得您們相救，要不然……」市川弘一邊說，一邊向助藤行禮致謝。

「市川弘兄，千萬別客氣，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助藤慌忙回禮道。

「對了！市川弘兄，本鎭地大人少，土地肥沃，也缺少耕作的人。如果你肯屈就的話，不如就在此住下來，替我們耕田！兩餐一宿是絕對不成問題！」

市川弘聽到助藤竟肯收留自己，回想家鄉天旱的情形，他早就怕得要死。能在這種富庶的地方居留，市川弘大喜過望，跪在地上又拜起來。

正在叩首時，忽見牆角有一黑茸茸的東西，看清楚一點，竟是一隻老鼠。

「助藤大爺，你看，老鼠！讓我把牠殺死！」市川弘討好助藤說。

助藤漫不經意的，瞥了牆角的老鼠一眼。說也奇怪，那醜物竟不怕人，還是蹲在牆角不動。

市川弘看得冒火，作勢便要撲過去把老鼠打死，豈料助藤竟阻止了他。

「別打牠，由牠好了。」助藤說。

「什麼？助藤大爺，牠們會吃掉你們的穀倉。這種死東西，最討厭了。」市川弘答。

「讓牠吃好了，本鎭年年豐收，穀多得要倒去，讓這些小東西，幫我們吃點掉，不是更好嗎？」助藤得意的說，他是向市川弘炫耀自己鎭上的富庶。

看到助藤躊躇滿志的樣子，市川弘想起家鄉裏活活餓死的鄉民，心裏很不滿意。可是，他却不便反駁助藤——一來，助藤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二來，他又肯大方的留自己，市川弘怎好意思頂撞他。

但因爲心裏的不高興，他也就默默的不開口。

助藤完全不能了解市川弘心中的感受。他洋洋自得的，以爲自己的話，很能打動對方。畢竟他是從來沒有捱過肚餓的人，他怎知道別人捱餓滋味。

市川弘就不同了，他最恨的就是這種貪婪的老鼠。他怎會忘記，家鄉年久失收，存在倉裏的糧食，已給這羣醜惡的東西吃掉了的苦況。

只是，他並沒有將這些告訴助藤。因爲他知道，就算自己說了，助藤也不能明白。

自此之後，市川弘眞的留在助藤家裏，他差不多等於一個長工，每天太陽未出來就到田裏去幹活。他工作勤奮，既報答助藤救命之恩，更重要的，是因爲他嚐過辛勤去種地，却沒有收成的苦。而在這些肥沃的地上，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血汗並無白流，禾稻在他勤勞的打理後，一天一天的茁壯成長。

助藤雖然說過一些意氣風發的話，但除却了這些，他一直都是個十分和藹可親的人，對市川弘亦像自己的子侄一樣。

收割的日子到了，看到金黃色的禾稻，市川弘的心裏十分快樂，因爲這是自己一季用血汗換來的

成績。

穀倉裏的糧食，堆得如山般高，在亂世和饑荒中，這兒眞是人間天堂。

鎭上的老鼠很多，市川弘與人談起來時，大家的意見却都是一樣。在市川弘未到本鎭前，這兒是從來沒有老鼠的踪跡。但是，自市川弘來了後，才有老鼠的出現。

市川弘聽到鎭上的人這麼說，心裏滿不是味道。因爲衆人言下之意，大有市川弘將老鼠帶進本鎭的意思。

而市川弘更發覺，其實除了助藤大爺後，鎭上每個人的想法，都如助藤一樣。他們明知道老鼠會吃了他們的糧食；但他們的糧食太多，落得大方被老鼠吃了一點。

漸漸，連市川弘也變得痲木。就算見到老鼠，他也像壓根兒見不到一樣，再不理會。

在鎭上生活，助藤一家對市川弘很好。他們從不當他是異鄉人，所以市川弘也十分賣命，很努力的工作。

就這樣，市川弘在助藤家裏，整整待了三年。

今年入春以來，就有些不對勁，太陽高高的掛在天空，天空像永遠也沒有烏雲出現。

結果春季所收割的禾稻，比往日減了一半，這是本鎭從未發生過的事。

助藤一下子像衰老了十年，眼見鎭上的人哀號連綿。助藤竟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這天，市川弘竟被助藤喚了進去。

「助藤大爺，您有什麼吩咐？」

「弘兄弟，你看到了，現在連咱們這鎭，也鬧起饑荒來。你是外地人，不應該在鎭上陪我們餓死的。這兒還有一兩銀子，你帶着離開這兒，找個可居留的地方吧！」

市川弘再也料不到，助藤把自己叫進來，原來是要自己離去。一時間，他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助藤見市川弘不做聲，又道：「唉！這些年來，你在我家那麼賣力，太難爲你了。你一定是嫌銀子太少。只是，現在咱們家裏，就只剩下這塊銀子，你拿去吧！」

市川弘一聽助藤如此說，就知道他誤會了。因此，他立刻就道：「不！不！大爺。你誤會了。這三年來，要不是得你招呼，我早就餓死了。這些銀子，我不能收下。而且，我也不走！」

看到市川弘說得如此堅決，助藤呆了一呆，問：「這怎麼可以，弘兄，你也清楚，這樣下去，只有死路一條，你應該趁早離去！」

「不！我這條命是大家救的。要走，大家一起走。要不然，我寧願與大家共存亡。」市川弘堅決的說。

助藤十分感動，但他却堅持要市川弘離去。

「不用說了，假如要大家一塊餓死，那你爲什麼不離去找個生路。對不起！我以鎭長的名義，要你馬上離開本鎭，這銀子你就收好！」助藤見勸他不成，就咬着牙關的硬來。

市川弘混身顫抖了一下，他知道無論自己如何要求，無論自己的心裏是多希望留下來，但助藤是

不會答應的。所以，他變得聲淚俱下的哀求了。

「助藤大爺，眼下大家都在饑餓邊緣掙扎。要走，不如我們一塊走吧！」

「不！這兒是我們生長的地方，這兒是我們的土地、有我們的房子。我們是這兒的人，我們要與自己的家鄉共存亡。你不要多勸告我了，我們不會離開這兒一步，要走你趕快走吧！」

助藤的心情，市川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每個人對自己的鄉土，有一份濃烈再也不能消除的愛戀。他知道，自己就算再說千言萬語，也說動不了助藤。

「來！我送你到鎮口！」助藤站了起來，一副要送客的模樣。

沒有辦法，市川弘只有黯然神傷，默默的走在助藤身後，來到鎮口。

「好了，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市川弘兄弟，我們畢竟相處了三年，我祝你前途無限！」助藤沙啞着聲音說。

「助……助藤大爺，我……我眞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我太感激您這三年來的照顧！」市川弘在說話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眼淚要流下來了。

「罷了，我們後會有期！」助藤沙啞的說完這句話，便回頭了。

可是，當助藤一回頭的時候，他整個人也呆住了！

只見在市川弘身後，有成千上萬黑茸茸的東西，好不可怕，整條路面全被可怕的老鼠佈滿。

這時，市川弘也發覺不妥。他回過頭去，看到滿地黑茸茸的老鼠，他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怎麼一回事？」助藤吃力的說。

「我不知道，怎辦？」市川弘說。忽然，助藤像恍然大悟的說：「對了！他們說得沒錯，老鼠是你帶進本鎮來的。現在，你要走了，牠們仍舊全跟着你離去！」

「牠們怎會跟着我？」市川弘臉色青白的說。

「這誰也不知道，也許你命中是與鼠有緣，」助藤回答。忽然他臉露喜容的說：「老兄，我現在想到個辦法了，你是我們全鎮的救星。」

市川弘忽聽助藤說句沒頭沒腦的話，感到莫明奇妙，連忙回答：「助藤大爺，您……您開玩笑了，我何德何能，怎會是大家的救星？」

助藤不理市川弘的說法，只是問：「剛才我希望你離去，現在我求你留下來救我們，你肯答應嗎？」

市川弘更是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唉！助藤大爺，你別開玩笑了，我就算肯留下來，又何能救得大家？」

「你……你的意思，你是不肯留下來了！」助藤聽了，失望到極點的問。

「這怎麼會？我不是說過嗎，其實要不是大家救了我，我這條命早就完了。我是絕對願意和大家一起的。只要你不再逼我離去，我一定留下。」市川弘連忙解釋。

「本鎮有救了！」助藤大喜道。

看到助藤一副高興的樣子，市川弘心裏有太多疑問。可是，助藤却不由分說，把他拉回鎮去。

只見市川弘的身體一移動，那羣黑茸茸的老鼠又跟在他身後，往鎮上去。

本來，這情形是十分可怕的。老鼠多得數不清，像受市川弘的指揮，市川弘往那邊跑，牠們就往那兒跑，那黑茸茸的一大堆，可怕極了。

但市川弘心裏太多懷疑，助藤却是一臉欣喜，兩人對這情形都不大理會。

市川弘一回到鎮上，再也蹩不住了，就問：「助藤大爺，到底你有什麼值得高興啊？我身無長物，又無本事，那能救得了大家？」

助藤微笑說：「市川兄，你看看你的背後？」

市川弘一回頭，就覺得噁心，因為那些老鼠，還在自己背後。

「我們的草根和樹皮都快吃光了，市川兄，我們總不能白白餓死對嗎？」

「這當然……」市川弘忽然像醒悟什麼了起來：「助……助藤大爺，你……你的意思是吃這些醜物充饑？」「對了，依我估計，老兄是鼠王，你的命是註定統治老鼠的。只要你在，老鼠就會出現；那我們全鎮的人，都吃老鼠，也可以挺得很多時候！」

市川弘呆得說不出話來，而助藤的說法却又那麼眞實。是的，吃老鼠總比餓死要好。

這個鎮上，從那年起整整一年也沒有下過半滴雨，田裏寸草不生。可是，鎮上的人，都挺了過去，不像別的地方鬧天旱，把所有的人都活活餓死。

雖然，吃老鼠是很可怕，但能維持生命。等雨季再來到，又令大家都捱過去。這說出來誰也不能相信，要沒有市川弘奇怪的引領老鼠的潛力，沒有助藤的靈機一觸，大家的命運都更可怕。所以後來鎮裏再次豐收，大家還是很感激這兩個人！

長生不老

伊勢平原！好富饒的地方，在那兒生活的人，都是安安穩穩，平平淡淡！

忘記了是那一年，在這個地方，出了個挺不平凡的人。於是，一連串不簡單的事情發生了。直到今日，留傳這麼久，大家還是忘不了那件不平凡的事。

那一年，有個孩子出世。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富農，中年才得一子，高興與鍾愛，不問可知了。於是，給他起了個又吉祥、又好聽的名字——千羽！

千羽出世時，據傳說，天地忽然變得漆黑一片。所以大家就說，千羽是天上的太陽化身的，他會帶給這地方的人，更好的生活、更快樂的日子。

本來，千羽出世前，地方上還有些流寇。不知怎地，自他出世後，連流寇也像一下子沒有了影踪。所以，大家都喜歡千羽，說他是個吉星。

在每一個人的寵愛中，千羽一天一天的成長，他到了廿八歲那年，父母就相繼去世了。千羽承受了父母親的一大塊田地，家中又有長工為他耕種，所以生活既舒適又無憂。因為千羽的樣子長得英俊

，而為人謙和，跟他同年生長的人，都是他很談得來的朋友。

這次，千羽和一個叫鄉之助，一個叫本太郎的朋友坐在酒肆喝酒和聊天。

酒喝多了兩杯，話自然多起來。最愛說話的本太郎，首先開口了。

「千羽，想不到咱們兄弟三人，差不多時候長大的，滿以為是你最先成親；豈料鄉之助這小子，一聲不響的，比我們都要先一步！」

「什麼？鄉之助要成親了？為什麼我不知道？」千羽說。

鄉之助被兩個伙伴左一句，右一句的，說得不好意思，他開始反擊本太郎，順便將兩人取笑自己的話題帶了出去。

「算了，像千羽長得那麼英俊，當然自視甚高。普通的女人，他還不會放在眼內。那像我，只要有妞兒肯嫁我，我就迫不及待了！」鄉之助有點自嘲。

「別挖苦我，你們也不是不曉得，我重孝在身，一時之間那能成親。其實，咱們都是從小一塊長大，也不用瞞你們，獨個兒孤衾冷枕的，滋味也不好受！」千羽坦白的說。

年輕的小伙子，個個都是血氣方剛，一談到女人的事，彼此都臉紅心跳，倒變成鄉之助是最令人羨慕的。

過了半個月，鄉之助真的成親了。千羽和本太郎，均是他的好朋友，自然就一塊去喝他的喜酒。新娘也是村裏的人，雖不是天姿國色，但與鄉之助却還挺相配。何況對兩個快要到中年的年輕人

來說，看到鄉之助今夜洞房花燭，心中不免又妒又羨。

多喝了幾杯，在喜筵散了之後，本太郎與千羽結伴回家。

兩人在路上走着，比平日沉默了許多。走了一大半的路，除了本太郎間中唉聲嘆氣之外，千羽却是一句話也不說。

終於，又是本太郎把話匣子打開。

「唉！鄉之助這小子，俺眞羨慕死他了。他現在大概摟着那女人風流，我們就這麼沒出息，還要在路上挨寒風！」

「算了，妒嫉什麼。趕明兒托媒，討個老婆回來好了。」千羽沒好氣答着。

本太郎沉默半響，忽然悄聲的向千羽說：「千羽，你有沒有膽子跟我一塊走？」

千羽被本太郎沒頭沒腦的一句話，問得莫明奇妙。

「到什麼地方去？」

本太郎將聲音壓得更低，也許是他的心情很興奮，聲音仍然有點顫抖。

「我們去窰子，你敢不敢？」

千羽一呆，他想不到本太郎竟是說到那種地方，他便說：「你去過？」本太郎道：「怎麼你沒去過？」

「沒有，所以我怕不知該如何去才是！」千羽躍躍欲試，但又有點擔心。

「怕！怕什麼？凡事總有第一次，你不敢，我自己去。你想想，自己回去，想想鄉之助那小子正在風流，你能睡得着嗎？」本太郎狠狠的說。

千羽回心一想，也覺得本太郎的話不錯，他自己何嘗不羨慕鄉之助，但他與本太郎，都是從來未去過窰子的，他總有點害怕。

「你去還是不去？」本太郎問。

「不是不去，但你知道該怎樣應付嗎？」千羽問。

「船到橋頭自然直，一塊走！」

其實，本太郎何嘗不緊張，他也是爲了要拉一個伴，才會拖千羽一塊去。

兩人又擔心、又興奮，終於就在窰屋前面停下來。

「你……你先進去？」

「大……大家一塊進！」

千羽和本太郎你推我讓的，但鴇母已經走過來招呼。

「兩位少爺不用謙讓，我們這兒的姑娘，可是個個出色，快請進來吧！」

由於千羽跟本太郎從未到過這種地方，被鴇母大膽的話一說，兩個青年漢子，倒變得像大姑娘一樣，臉先紅了。

那鴇母可是厲害的人物，一見到千羽兩人拘泥的樣子，立刻便明白，這兩人是雛兒，心裏有數，

決定用快刀斬亂麻方法，做成這兩筆買賣。

「哎呀！兩位少爺難得來，我一定選兩個最聰明的妞兒，好好的伺候少爺，來！帶兩位少爺進屋裏休息！」

來到這兒，千羽兩人彷彿變成了被動，兩人被龜奴分別請進了屋。

天亮的時候，千羽和本太郎離開了窰屋。跟來的時候一樣，兩人還是沉默，也許他們在回味着昨夜的事。

「千羽，要不是去了那兒一次，俺還不知道，女人原來這樣迷人的！趕快的，俺也要討個女人同去！」

「嗯！」千羽悶哼了一聲，接着也開腔了：「怎麼說娶就娶，你以為所有女人都等着你，非你不可？」

兩個月後本太郎也成親了，本來三個好朋友如今只剩下千羽還未成家立室。

眼見兩個童年一起長大的伙伴，都有了終身伴侶，千羽似乎更寂寞了。而且，鄉之助的妻子已經報出喜訊，看來過不了多少時候，他便要當爸爸了。

轉眼間，又過了五年，鄉之助與本太郎先後都作了父親，甚至是兒女成羣了，只有千羽還是吊兒郎當的一個人。

照計算，千羽今年也三十四、五了，和他同年的本太郎和鄉之助，眉頭和額角，已隱隱見到皺紋

。只有千羽，幾年來一直沒有老去，看上去像二十二、三歲，這倒是教人又羨又妒。

終於，在千羽三十七歲那年，他成親了，妻子是村中望族的千金，長得很漂亮。而且只有十七歲。

到此時，鄉之助和本太郎，才知道千羽一直自視甚高。他是要挑選一個比他們妻子更漂亮和年輕的姑娘，做自己的妻子。

成親後，千羽跟妻子也眞是恩愛。聽說，在新婚的頭半個月，千羽像失去了踪影一樣，大家都在笑。千羽是日夜躲在閨房中，不肯出來。

當千羽第一個兒子出世時，千羽已四十了。不知怎地，他像吃了長生不老的藥似的，外表還是像二十二、三，跟他的老婆，像同一年紀似的。而鄉之助等，白頭髮都開始冒出來了。

當千羽的兒子十歲那一年，一日，鄉之助匆匆跑來千羽的家，原來本太郎竟得急病死了。

鄉之助和千羽，跟本太郎都是從小一塊長大的，眼見本太郎死去，心中也是極難過。但人總有生離死別，何況男子總比較拿得起放得下，傷痛的心情，不久也就平復了。

好景不常，因千羽年已半百，仍像駐顏有術，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歲年紀。而他的妻子雖然比他年輕十多年，但已屆中年時也就皺紋滿臉，不復當日的漂亮。

偏是千羽外表那麼年輕，女人心胸狹窄，怕自己的老去會失了丈夫的心。所以，只要千羽在外邊流連稍久，妻子就會大吵大鬧。

初時，千羽覺得夫妻吵鬧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日久生厭，老妻的嚕囌令他煩惱極了。後來，千羽索性不理會妻子，到外邊風流，甚至徹夜不歸。

千羽老婆鬧得沒有辦法，逕自黯然神傷，過不了兩年，憂悒成病，在降雪之前，就一命嗚呼了。晚年喪妻，千羽倒眞的很傷心，也後悔過去的荒唐，可是如今再也彌補不了。幸好他的兒子，已長大成人，在自己身畔，倒也是個安慰。

鄉之助與千羽同年。那時，鄉之助衰老得跟千羽去喝酒時都要扶着拐杖，而千羽還像年輕人一樣，健步如飛。鄉之助對他是十分羡慕。其實，又何止鄉之助一人，和千羽差不多年紀的，誰不羡慕他。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鄉之助，還有跟千羽差不多年紀的人都相繼去世。忽然之間，千羽覺得自己很孤單，甚至覺得自己莫名其妙的駐顏有術很討厭。

有一天，千羽閒來無事，就到窰子中逛逛。一個相好的姑娘，與他喝酒時，問了一句令千羽警覺的話。

「千羽大爺，大家都說你駐顏有術，到底你實在的年歲是多少?」

屈指一數，千羽也心驚起來。

「我……我看，也快七十了!」

「七十?」那妓女看着千羽那張年輕的臉，不相信的說：「沒這麼老吧!千羽大爺，你那像七十

?你爲什麼看起來像二十二三歲?」

許久以來，千羽從未認眞想過自己的年齡，如今算起來，他自己也在驚心。七十歲，實在是老得可怕、老得掉了牙齒的時候。

同是那一夜，千羽本想在窰子裏住宿一晚。但到半夜時，千羽忽然自窰屋中狼狽的走出來。

自窰子回到家中，千羽的心剎那間眞的想到了七十歲，過去的事一頁一頁的，在腦海中出現。

他此時方明白，爲什麼自己會那麼寂寞。雖然因爲自己的外貌十分年輕，雖然很多靑年人都愛和他談天，但他總覺得沒有人知道他的心仍是那樣孤獨!

現在，他明白了；原來他的外貌雖然不老，但他的心已老，他的心，他的思想，是七十歲的正常想法，年輕一輩當然和自己格格不入。

過去，他一直爲自己的駐顏有術，而沾沾自喜。但今夜的事情發生後，千羽醒過來了，他不但恨自己的年輕常駐，他簡直覺得自己變成了妖怪。

在這種異常寂寞和痛苦的生活中，千羽又過了不知多少年。反正，以前千羽所認識的人，大多相繼死去，沒有一個人再可以和千羽談得來。在這些年間，千羽看着孫子娶妻，看着孫兒死去。而今，他的曾孫都已是中年人了，千羽還是老樣子。

他對女人再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雖然他還是像廿一二歲，但他的心却是蒼老得不能再蒼老。

假如說每個人都爲了求生，想來這是不可能的。就如千羽，他是了無生趣，可是命運安排，他就

是長生不老。

千羽雖然是有生機，却無生趣。試想想，他跟人無法談得來，無論是廿一、二歲的小伙子，或者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比起他們，千羽仍是老了一大截。沒有人能摸到千羽心裡在想什麼，也沒有人能了解千羽心境的蒼老。在千羽的世界中，他是孤單的。

終於，千羽千方百計去求死。他試過絕食，可是，當餓了三兩天，饑腸轆轆的時候，他就禁不住抓起食物就往嘴裏送。至於上吊，千羽却缺乏勇氣，更別談剖腹或其他了。

直到有一天，這位不知齡的老人，而外表看來還年輕的千羽，却忽然失踪了，而且自此之後也沒有影踪。

沒有人知道千羽往那兒去了，也沒有人知道千羽到底是否死了。

後世人留傳了這個故事，因爲人所羨慕如長生不老，原來根本是不值得去羨慕的。就算像千羽這樣，有張年輕的臉，但是他們都忽略了千羽的心。

當一個長生不老的人，目睹親人一個比一個先自己死去，他所忍受的生離死別痛苦比別人更要多。至於心境的蒼老和孤單，那種痛苦更是別人無法領悟。

因此，何必羨慕長生不老的人？

九命怪貓

山內耕助從夢鄉裏醒來的時候，還是覺得迷迷糊糊，他的神智還有一半遺留在剛才的美夢中，隨便的翻過了身，也沒有把眼睛睜開來，意念中，身畔的妻子睡得很熟，而且還依稀的響起均勻的鼾息。

耕助很自然的就伸手去摟着身畔的人。

觸手處果然是一個溫暖的身體。還帶有五分睡意的耕助，却覺得觸手處似乎與往日的感覺不一樣，但覺一種毛茸茸似的皮膚。

正準備睜開眼睛來察看之時，忽地，一陣慘厲的叫聲，險些震破耕助的耳膜。

同一時刻，耕助感到自己手裏的妻子，像突然受了什麼驚嚇似的，竄飛出被窩。

「什麼事？什麼事？」耕助連忙接着問了兩句，但却立刻就看得淸楚，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因爲他看見，在被窩外處，一頭花貓正瞪着靑幽幽的眼睛向着自己，口中還發出「嗚嗚」的聲音。

「他媽的，我還以爲是什麼事？原來是你這隻貓，豈有此理，嚇我一大跳！」耕助氣憤的咒着。

此時，耕助的妻子利江，亦被耕助吵醒過來。

「瞧你，這麼大的一個人，見到隻貓，也駭成這副樣子，眞是太不中用了。」利江向耕助罵道。

耕助被利江沒頭沒腦的罵，就道：「怎麼一回事，你也太荒謬了，怎麼好端端的，將頭貓放在被窩裏？」

無端端被貓兒嚇了一跳，耕助的睡意全消，憋了一肚子的悶氣。偏是妻子不理會自己，耕助更覺沒趣；於是，發洩的對象，就轉移到貓兒的身上。

「都是你這隻畜牲！」耕助從被窩裏跳起來，踢了那頭貓兒一脚，口裏罵道：「這是你睡的地方嗎？也不打量自己是什麼東西，滾！出去捉老鼠吧！」

語畢，耕助拉開了門，把貓兒一脚踢出廊下，一腔的怒氣亦似乎在這一脚踢出之後，全發洩出去了。

回到被窩，就聽到利江說道：「睡吧！三更半夜的吵，你不要睡，人家可也得睡覺呢！」

第二天，耕助與利江仍在冷戰，互不理睬。就是晚飯，也是各自做給自己吃，一間屋簷下親切的兩個人，竟然靜默得半點聲音也沒有。

掌燈之後，利江鋪好了床，立刻就鑽進被窩裏，也不與耕助打招呼，就迅速的入睡。

耕助想起白天的事，禍源根本出在那隻貓上，心裏恨不得一脚把那隻貓踢死。

獨自在走廊外的庭院坐了半天，由於天氣太冷，耕助終於忍不住寒意，返回屋內，在火盆裏加了

一些炭，孤寂寂的脫了衣服，也鑽進被窩。

好不安易，熬到半夜，人實在疲倦，加上被窩略有些暖意，耕助才在迷迷糊糊之中進入夢鄉。

正在昏睡中，忽地，身體上有一陣微微壓力。初時，耕助，還不覺如何，但隔了一陣，那壓在身上的東西居然動起來。

這還不怎麼樣，只是仰面而睡的耕助忽然又感到一些東西，鑽進自己的鼻子，癢癢的，不由自主就打了個噴嚏。

自然，耕助再想賴在夢鄉不成了。當他睜開眼睛時，首先就看到一團黑色、毛茸茸的東西，距離自己的面龐還不及五寸。再看清楚一點，那團黑色的東西，竟有兩點青色的光。

本能地「嘩」的一聲叫起來，但叫完之後，耕助已經完全清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他媽的，又是你這隻畜牲，你去死吧！」耕助的火氣比昨晚更大了。

利江在此刻自然也不能安睡，在被窩裏坐起，「你是神經有毛病，每晚在這兒大呼小叫！」

「你這婆娘，我警告你。明天一早，替我把這隻畜牲綁起來，我再不要被牠嚇醒！」耕助氣呼呼的叫道。

「唉！這種天氣，貓兒也怕冷，讓牠取取暖，也不是太過份。」利江淡淡的說。

「哎喲！」耕助以不置信的神色，望着妻子怪叫一聲：「你什麼時候變得仁慈？居然憐愛起畜牲？」

「這不是嗎?這種天氣，人對着火盆還覺得冷。貓兒雖然全身有毛，但也會怕冷。不躲起來取暖，難道要牠躲在冰冰的厨房?」利江一大正經說道。「我要睡了，懶得和你這瘋婆娘說話!」耕助一負氣又將頭埋進被窩去。

臨睡之前，耕助聽到被綁在一角的貓兒發出陣陣悲鳴，他的臉上立時綻出笑容。

「哈哈!你這頭畜牲，現在失去了自由，我瞧你半夜還能不能再作弄我?」耕助得意洋洋的說着，就在火盆裏添了火，才鑽入被窩。

由於貓兒被綁，耕助再沒有任何心理負擔，於是頭一觸到了枕，就呼呼大睡。

滿以爲可以安安穩穩睡到天明，做夢也想不到半夜裏歷史又再重演，貓兒又是像那兩晚一樣，耕助自溫暖的被窩裏跳了出來。

這一次耕助醒來，就不似前兩晚那樣充滿怒氣，因爲他根本不相信自已的遭遇會是事實。

好不容易捱到了黎明，利江在朦朦朧朧中，聽到一陣陣貓兒的悲鳴聲。

睜開眼睛，就見到耕助十分忙亂的，正在捉捕逃走的貓兒。而貓兒此際似是走投無路，瑟縮在牆角裏，瞪着那隻青幽幽的眼睛，向耕助發出求饒似的哀叫。

「你幹什麼?」利江不解的問。

「你想怎麼樣?把貓兒弄死?」

耕助冷哼一聲，拂開了利江的手，也不回答，提了盒子，就逕自出家門。

利江十分焦灼。可是，自已才剛在床上爬起，衣衫不整，鬢髮凌亂，就是要追出去也不行。可是，這一躭擱，耕助已走得遠遠了。

當耕助走到鎮外一片山坡的地方，終於停下了脚步。瞧瞧四下無人，他就將手上的盒放在地上，並且把盒子的蓋打開來。

盒子裏的貓兒，正捲曲着身體，似乎睡得十分香甜，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事，會臨到牠的身上。

耕助望着貓兒，咧開嘴唇笑道：「哈哈!你睡熟了最好，別怨我殘忍。誰叫你總是和我作對。雖然這兒是很冷，不過相信你可以自行覓食，反正你本領够强連我綁着你，你也可以自已解開。再見了，你好自爲之吧!」

將盒子選了個樹脚放下，耕助就朝鎮上走。看來，他大清早巴巴的趕到這兒，主要就是將貓兒丟了，讓牠在外頭自生自滅。

同時，他巴巴的跑得那麼遠，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貓兒無法再尋回自已的家。

在回程上，耕助感到十分輕鬆，他計量貓兒縱使更神通廣大，也無法找得回自已的家。

返到家門，利江見到空手的丈夫，立刻就問：「你把貓兒怎麼呢?」

耕助沒有回答，如今他唯一需要的只是睡眠。

× × × ×

耕助的眼睛睜得很大，他望着面前那隻曾被他放生的貓兒，一臉不置信的神色。

「你居然懂得尋路來，你好本領！」

貓兒那對青幽幽的眼睛，也是瞪視着耕助。這頭畜牲的神色中，似乎得意洋洋像在嘲笑耕助，認爲耕助極其無能，始終對付不了自己！

一種自尊心强烈受損害的感覺油然而生，但聽耕助切齒的道：「好！畜牲，你別以爲我對付不了你。哼！這一次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了。」

耕助把話說完之後，忽然面露無限柔情，輕輕地把那隻貓兒抱在懷裏，而且還萬分溫柔的撫着牠棕黑色的毛，慢慢地走出屋外。

被窩裏的利江，還在發出均勻的鼾息。直至她聽到一陣慘叫，一陣硬物擲落地上似的聲音，她才自美夢驚醒過來。

發現身畔空蕩蕩的時候，利江幾乎立刻意味到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耕助，你在幹什麼？」利江問道。

此時利江已走到耕助的身邊。沒等耕助回答，她已經看到了地上的一包物體是用布裹着的。此時，布包染滿了血漬，而布包旁邊亦有着一塊沾着血的石頭。

「耕助，你…你打死了貓兒？」利江的聲音是顫抖着的。

「哼！原來你早知貓兒已經回來。」耕助瞪了利江一眼，隨卽却輕鬆的道：「不過現在也沒關係了，這一回牠再也不會戲弄我了。」

利江的面色變得更是蒼白，「你…，不錯，我臨睡前，的確是見到貓兒縮在廊下，我心想你把牠放逐到郊野，牠居然還會摸回家，可見這隻貓是有些靈性。所以也任由牠在廊下，現在你…如此作法，你難道不知道，貓有九命嗎？這個孽你可做得太大了。」

「貓有九命？嘿嘿，笑話。」耕助冷笑一聲，蹲在地下，就去解開那個布包。

「哼！任牠有多少條命，我已把牠碎成肉醬。無論如何，牠也無法再復活。」耕助得意洋洋的說。

「你實在太殘忍了，小心會遭到報應。」利江顫抖着說。

× × × ×

大平作康望着怒冲冲揪着自己的陌生人之時，根本就不明白，自己有什麼地方開罪了對方？

「你還算是人嗎？」他面前的漢子，用激動得震顫的聲音向自己罵道。

重新再看面前的人，大平作康可以保證自己一生中，從來就沒有認識過這樣一個漢子；而且他不過是走自己的路，也沒踩着這漢子的脚。

「老兄，你究竟幹什麼？我又不認識你，也沒開罪你，請你放開你的手。」

胸口的衣服被人揪住，是很侮辱的一件事。何況，四周已圍上了許多好事之人。

只聽那個漢子更是憤怒，指着地上道：「你自己瞧瞧，你幹了什麼？」

大平作康不明所以，眞的隨着那漢子的手所指，往地上瞧了一眼，但見自己的脚邊什麼也沒有，

只是蹲着一隻又髒又瘦的貓兒。

「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你說什麼？」大平作康錯愕的看着面前的漢子。

「你還是人嗎？貓兒這麼的瘦弱，你居然忍心一脚踩下去？」那漢子更是憤懣。

「噢！原來如此。」終於大平作康弄清原由了，但是這也激起了他的憤怒：「你這瘋子，貓兒自己擋路，我沒一脚把牠踩死，已算牠走運了。你在這兒嚕囌什麼？眞是莫明其妙……」

大平作康的話還未說完，鼻樑上一陣劇痛，原來已經中了一拳。

「瘋子，你憑什麼打人？」大平作康一邊罵道，一邊還手。

頓時，兩個不認識的人，就在街上打作一團。而起禍的那隻貓兒，也因二人打架，而瑟縮到路邊去。

「哎喲！耕助，你怎麼跟人打起架來？」正當二人打得難分難解之時，英男排開了圍觀的人羣衝了過來，將二人硬生生的扯開。

原來與大平作康打架的，竟是耕助！

「噢！作康，原來是你。」英男分開二人之後，就叫了起來：「都是自己人，耕助是我的好朋友，你們怎麼會在這裏打起來？讓我作個和事人吧！」

大平作康抹了抹鼻端的鮮血，怒氣仍然未熄，瞪了耕助一眼，氣憤的道：「你問他吧！眞是瘋子！」

「耕助，究竟爲了什麼？」英男轉過身來，就向耕助問道。

只見耕助也被作康打得面上一塊青，一塊瘀。可是，耕助對英男的問話，却是不睬不瞅。他正在四周的張望，像是在搜尋什麼一樣？

終於他如獲至寶似的衝到街角將貓兒抱了起來。在抱着貓兒的時候，他就變得異常溫柔，而且十分輕柔的撫着貓兒又濕又髒的毛。

別人見到耕助這副樣子，還不覺得怎樣。但英男是最了解耕助的，當他見到耕助此刻的情形時險些沒有驚呼出來。

「耕助，你……」英男走到耕助的身邊，可是一時之間，又不知道說些什麼話才好。

「貓兒，你肚子餓嗎？他們眞不好，這麼殘忍的對你。別怕，現在我抱着你，再沒有人可以欺負你了！」耕助不理睬英男，逕自對懷中的貓自語。

「耕助，你什麼時候變了，這貓……。」英男確實不能了解，耕助對路邊一隻人見人嫌的野貓竟會這麼憐惜，這跟他的性格完全相反。

「來，我去買魚給你吃！」耕助仍然沒理會英男，他自顧自一邊說，一邊抱着貓兒走開了。

× × × ×

利江最感迷惘。以前她深信對丈夫十分的了解，幾乎是耕助動一動，她就明白丈夫的意圖。

但最近，利江却感到，丈夫似乎距離自己越來越遠，她一點也不明白丈夫究竟是怎麼的一個人？

打從那隻在家飼養多年的貓兒被耕助打死之後，滿以爲從此天下太平。豈料完全相反，耕助在貓死了後，每晚輾轉反側，非到天亮不能闔眼。

可是今夜，上了床不過到三更，利江就聽到身邊的丈夫，已發出均勻鼾息。

心裏萬分的奇怪，今夜的現象，似乎十分反常。可是，耕助能够安睡，不騷擾自己，利江心滿意足，做了一整家務，迷糊糊迷的，也就逕自入夢了。

才睡了不久，耕助似乎不斷在動，而且動得十分厲害，利江從夢中被弄醒過來了。醒過來的時候，被窩裏騷動的情形，令利江很詫異，似乎有千萬條蛇在鑽動似的。

「耕助！」叫了一句，却感到耕助的鼻息極之均勻。他明明睡得很熟，一動也沒動。

利江被騷擾得心裏發毛，終於鼓起了勇氣，把蓋在身上的被掀去。

眼前的情景是可怕的，耕助的身上竟毛茸茸的伏着無數黑貓兒，一隻，兩隻，三隻……

「九隻貓兒！」利江失聲的叫起來。

腦海裏一句話，靈光一閃似的出現：「貓有九命！」

「耕助，你快起來，你醒醒！」

利江不信的推着耕助，可是顯然已不能把他喚醒了！

流淚的屍體

夜靜。大崎村的村民，大部份已經在夢鄉裏。

在村上唯一的大街，忽然出現了一條黑影，黑影搖搖幌幌的走動着，嘴裏哼哼哈哈的，也不知是在唱歌，還是在呢呢喃喃着一些什麼？

驀地，醉漢脚上踩着一堆黑黝黝的東西，人本已昏昏沉沉，這時脚被攔路之物絆着，身子失去平衡，就摔到那堆物體上面。

原來七分酒意，給這麼一絆，倒已清醒了三分，醉漢「哎呀」一聲呼痛，隨着就罵起來。

「他媽的，什麼東西，擋着大爺的去路！」

醉漢邊罵着，邊睜開昏花醉眼。當他望了那身下的物體時，酒意又減了三分。

在微弱的星光下，醉漢可以看得很清楚，絆倒自己的竟然是一個人。

「哈哈！他奶奶的，我以爲老子是個醉貓，誰知你比我還醉得厲害！」醉漢掙扎着，從那漢子的身上爬起來，又用力的向他推搖，道：「喂！起來啊，這是大街，不是你家的臥榻。快點起來，我新

三郎今晚雖然喝了幾杯，給你這麼一絆，倒醒了幾分。來吧，我送你回家去。」

那個自稱新三郎的醉漢，嚕囌了一堆話之後，就抓着地上的漢子，使勁的搖着。但覺那漢子的身子很重，任他如何用力去推，對方連半點反應也沒有，而且眼睛緊閉着。

新三郎推了幾下，開始意味到事情有點不大對勁，本能地用手在那漢子臉上拍了兩下。觸手冰凉，冷透入骨，新三郎使勁的眨了幾下眼，然後向那漢子細認，還剩下來的三分酒意刹時間全都消除了。

「你是誰？我從來沒見過你！你不會是本村的人。」新三郎嘴裏說道。

這個陌生的漢子，仍然沒有半點反應。新三郎心裏已知蹊蹺，伸出手來，就向對方的鼻端探一探——

沒有呼吸，是個斷了氣的死人！

雙手赫然驚得放開，那人立即應聲倒回地上，新三郎隨即跳了起來。

「是個屍體！我的天！是個屍體……」面對着街中心的屍體，新三郎也不知楞了多久。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也就用最大的聲量，狂叫起來！

幾乎每一個村民，都很快從屋子裏走出來，並且將新三郎及地上的屍體，緊緊的包圍着。

「新三郎，你是怎樣發現他的？」有個從村後趕來看熱鬧的男人，聽不到剛才人們的對話，因此問道。

新三郎將發現屍體的經過情形，繪聲繪影的，從頭再說了一遍。

「奇怪！」阿澤在聽完新三郎的覆述後，就道：「我在二更時，還經過大街，當時佐藤的麵攤子還未打烊。我記得清清楚楚，街上乾乾淨淨的，並沒有什麼屍體呀！」

「究竟這人是怎麼死的？身上可有傷痕？」又有另外一個在問。

「已經檢查過了，這人全身完整無缺，連皮也沒有破過一塊，他不知是怎樣死的？」有人在說。

「聽阿澤和佐藤的話，二更時候，還未發現這個屍體，他應該是死了沒有多久。但爲什麼他的身體，冷得那麼厲害，好像是死了很久似的。」一個白髮蒼蒼，對人生經歷甚豐，叫作吉永的老頭兒道。

「你們看他的面貌，可不是本村的人。我敢擔保，從來就未見過這個人的面，你們之中，有誰見過，或者認得這人的？」

新三郎又道。圍攏着看熱鬧的人，雖然很多；但新三郎這句話，沒有人答得上來。換句話說，大崎村裏的人，全不認得這個伏屍大街的人是誰？

「現在該怎麼辦？」人叢裏，有人提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

衆人面面相覷，包括這件事的發現者，最多話的新三郎，亦答不出話來。

吉永老爹是全村年紀最大的一個，又是最德高望重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大家都不敢亂出主意，每個人看着他，其實就是等待吉永老爹將此事發落。

隔了好久好久，吉永老爹終於抬起頭來了。

「各位，這件事情太不簡單，而且還關乎一條人命。可惜，從這個異鄉人的身上，我們又找不到半點令人懷疑的傷痕。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但願這個人不是我們這裏其中一個殺的，希望這個異鄉客是死於自然，與本村無涉。」

衆人被這番話嚇了一跳。本來鴉雀無聲，立即就變成市場似的，大家紛紛的呼寃，有的更誓神矢願，表示自己無辜。

「是的，我們都是清白的，」未等老頭把話說完，衆人已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大家的話，我都希望能够相信。可是，事情未到水落石出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有點嫌疑。」吉永老爹頓了一頓，又繼續說，「雖然，這位死者是誰，我們都不知道。無論他是誰也好，我們總不能讓他的屍體，就這樣的在日光下暴露。死者入土爲安，待天亮之後，我們找幾個仵工，先把他葬了，一切事情，慢慢才談。」

對吉永老爹的話，衆人都表贊同。

新三郎是個酒徒，昨夜亦是他發現屍體，一夜間這件事使他成爲了村中的大人物。像阿澤，像八熊等幾個年輕人，圍着他談個不休。

新三郎從黃昏時候開始，口沫橫飛的，講來講去，都是發現屍體的事。初時，八熊等還聽得津津有味，到了後來酒意有了幾分，話題又來去如是，與趣漸漸失了。

捱近三更時，阿澤先提起要散的意見來，其餘的人也都附和。於是，付過了賬，幾個人就帶醉走出了酒肆大門了。

「喂！我跟你們說，昨晚我也是這樣走出來，獨個兒向街頭那邊走，囉！就在發現前面……」新三郎還在酒肆門外，還捲着開始發麻的舌頭，再敍述昨夜的事。

不過，當他說到屍體發現之處，隨手一指，順勢一望時，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阿澤等聽見新三郎的話，忽然中斷了，不由自主望着新三郎。

只見新三郎張大嘴巴，兩眼發直的望着前面，如觸電似的模樣。他們紛紛的也將視線循着新三郎所望的方向瞧去。

先驚叫出來的是阿澤：「咦！前面街中，好似有個人躺着！」

「是……是的，我好像也看到！」八熊的聲音是顫抖着的。

另一個叫弓之助的年輕人，吶吶的說：「我們要……不要過去看看?」

衆人面面相覷，也不知是誰開始移動的脚步，其餘的人挪動了步子，一齊向街中心那兒有個人躺着之處，邁了過去。

就是目力最差的人，在這麼近的距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躺着的人的面貌，赫然與昨夜暴屍街中的異鄉客完全一樣。

可是，那異鄉客的屍體，今早明明由仵工們抬去埋葬了，怎麼還會在這兒出現?

衆人的酒意，在這時已嚇得全消。新三郎與八熊，更是驚慌得牙關也在發抖。

新三郎是比誰都看得清楚。因爲在昨夜，他曾用手打過屍體的臉孔，又探過他的呼吸。

月色是銀白的，躺在地上的屍體照得清清楚楚，昨夜的屍體和今夜有個顯著不同之處。

如今屍體上的臉頰上，竟掛着兩行淚珠！

死人還會流淚，這不是很可怕、很詭秘、很不可思議的事嗎？

「快，把所有的人叫來！」

「豈有此理，今早我明明已經吩咐了阿重及松九兩個將這個異鄉客埋葬的，怎麼又會在這裏出現。」吉永老爹站在大街的中央，顯得十分忿怒，對衆人道：「你們快把他們兩人找來。」

「我在這兒！」未待圍觀的人說話，人叢之中已經排開了一條路，松九已走了出來。

隨著松九的背後，正是做仵工的阿重。

「你們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吉永老爹以村中父老的身份，厲聲向兩人問道

「我們並不知道。不過，我們的的確確是用個薄棺材，將這個人埋好的。」松九苦著臉說。

「是的……我們的確曾把他埋好！」阿重焦灼的說。

「胡說，若你們把他埋好，他又如何會在這兒出現？你們看到嗎，他早巳死了，居然眼中還會流淚。可想而知，他的靈魂不能得到安息，分明是你們沒有做好你們的份內事！」吉永老爹說。

「這才寃枉了。我們今早，的的確確是把這個陌生人葬好的。你們要是不相信，我……我們可以

立刻帶你去看那個墓地。」

當一大羣人去到墓地的時候，阿重及松九二人，首先叫了起來。因爲他們最清楚，那個陌生人是葬在什麼地方的。此刻他們見到在那陌生人埋葬的地方，墳被刨了起來，而一個棺材翻側在地上。

「奇怪，墳被挖了！」衆人在阿重的一聲驚叫下，立刻就走了過去。

「哎呀！棺材眞的空了！」是新三郎先叫起來。

「誰會做這樣的事，盜了這個屍體又重新放回到大街上！」

「是呀！這件事越來越可怕了。依我看，根本就沒有人盜屍，屍體是自己從墳地裏走出來。」

「別嚇唬人了，此事實在太可怕，難道這個異鄉人的鬼魂眞的這麼厲害？」

「越說越怕人了。這個鬼魂，究竟要幹什麼？他出現得十分離奇，而且又會從棺材裏爬出來，難道本村從此之後，會不安寧嗎？」

村人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大家猜疑紛紛，却又說不出結果來。

有幾個膽小的抓住丈夫，還不住的嗦嗦發抖。

在吉永老爹的屋裏圍滿了村人。

每個人的神色都十分凝重，他們望着吉永老爹，等着他給衆人說話。

吉永老爹已經沉默了許久，才重重的嘆口氣道：「這是個刼難！」

「大家想一想，一個死去的人，不可能會流眼淚的。可是，現在屍體却眞的流淚了，這叫我不能

不懷疑，此事一定有莫大的蹊蹺。想來這個異鄉人，很可能眞的是本村出了個敗類，殺死了這人。所以這個連姓名也不知是誰的異鄉人，死得十分寃屈。故此他雖然下葬了，還是很不瞑目，自己從墳地裏再回到死去的地方，還流出眼淚來，這絕對是不能忽略的事。」

吉永老爹的話極爲凝重，所以全屋的人更是神色凝重，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當然，最好是誰殺了人，自己跑出來承認。但是我相信說什麼都沒有用，若要出來認，早已經出來了，不用待到這個時候。」吉永老爹一直都是垂着頭的，但在這個時候却忽然抬起頭來，向衆人射了一眼再道：「目前，我也沒有任何辦法，只得見一步，行一步。」

吉永老爹的話說完之後，村人們就陸續散了。然而，每一個人心裏的沉重，是可以想像的。

到了次日，大崎村的人雖然還是清早就各出活動，辦自已要辦的事，而吉永老爹與那個仵工以及其他的十幾個壯漢，如新三郎、阿澤、八熊等，一起扛着那會流淚的屍體回到墓地，重新下葬。

待一切埋葬的工作完成後，大家才返回大街。

今日的大崎村，跟往常顯著有分別，再也聽不到人們的歡笑聲。甚至衆人的交談，都變成竊竊私語，人人的神色都是灰暗的。

到了黃昏時，大家都接到吉永老爹一個口諭，除了負責巡更的兩個更夫外，家家戶戶都應守在屋裏，關上大門，就算有急事也不可外出。

今夜，大概不會有事發生了吧！

當吉永老爹暗自鬆一口氣時，玄關外的大門，就給拍得震天作響！

心裏猛地一沉時，更夫良秀的聲音，已傳了進來：「吉永老爹，不好了，屍體又在街中心出現了！」

已經三天了。

每夜的三更後，明明白天埋好的異鄉人的屍體，竟會莫名其妙的又回到大街的中心。

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屍體，屍體臉上的淚痕也越來越多。

村人心裏凜然，那是太可怕的事了！

最不相信鬼魂存在的人，此刻也不能不相信，這個異鄉人是死得極不瞑目。

當吉永老爹再面對那個會流淚的屍體時，他一下子蒼老了十年，本來斑白的頭髮，此刻已變得全白。

「老兄，你究竟是什麼人？你又有什麼寃屈？你只是流淚，只是躺在街中心，我們還是無法爲你洗雪沉寃的。求求你，給我們更多的顯示，指我們一條明路吧！」

已經是親手埋葬了那個會流淚的屍體三次的松九，在此時忽然囁嚅道：「吉永老爹，我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不……不知道該不該說出來。」

「松九，你發現什麼？但說無妨！」

「我搬過這個屍體幾次，我留意到這個屍體的衣服，似乎不是我們現時的款式，它應該是很久很

久以前的人才會穿的。」松九鼓起勇氣說。

「啊！」吉永老爹非常重視松九這句話。往日，從發現屍體開始他一直只是注意屍體會流淚，從未細心留意他的衣着。如今聽了松九的話，他不由自主，俯下身去，重新端詳屍體的衣服。

「奇怪，果然不是今時的款式。這種款式，倒似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穿的那種衣服。」吉永老爹說着，站了起來，陷入了沉思的狀態。

良久，吉永老爹道：「松九，你翻翻屍體的衣物，看看裏面可有什麼？」

松九應了一聲，就俯下身去，將屍體裏裏外外搜索了一遍。沒多久，他就叫了起來：「吉永老爹，這兒有一封信！」

「快拿來看看！」

信是殘舊不堪，但紙上的墨跡，還依稀可辨。信是一個叫做山田太郎的人，寫給妻子的。從信的內容看來，山田太郎是在外行商，經年沒有回家。而這封信，却是他告訴妻子，他會在年底前回家與妻兒團聚。

當吉永老爹看到信上所寫的日期，不由自主就叫起來：「永慶元年，老天，永慶元年距今已是七十年前了。這個屍體身上，何以會有這麼舊的一封信？」

信箋是藏在封套裏面的，封套上寫了這麼一個地址：

大崎村，三目町二番。

「三目町二番，三目町二番……」吉永老爹不住的唸着這個地址。忽然，他叫起來：「我明白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

每個人見到吉永老爹的興奮神色，都十分詫異，但吉永老爹已經繼續說下去：「我記得六十年前，我才剛搬到這個村來，那時此處十室九空。我曾聽我娘說過，這兒曾遭了一場瘟疫，村裏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我們不是避難，也不會搬到這兒來。當時村裏的確有條三目町，而三目町二番，却彷彿就是屍體躺着的地方。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村裏經過幾次重建，舊日的房舍早已夷平。那三目町二番，確確實實是在此地！」

衆人都比吉永老爹年輕。所以對吉永老爹說出的這番話，都目瞪口呆，像聽到什麼離奇的事。

沉思半響，這個老人又繼續說下去了。

「假定這個流淚的屍體，就是那個山田太郎。可能當年他回到村裏，發現十室九空，一定是急得要命，又不知道妻兒逃到那裏，也許他的妻兒根本就已死去，後來在屋內他找到他回家前寫給妻子的家書。他極可能懷着這封家書，又到處找尋妻兒。更可能他回到這個荒村不久，也染上瘟疫死去。」

頓了頓，吉永老爹才繼續說下去：「他這些年來，都是寃魂不息，又無法找到妻兒，所以才會顯現。我們把他埋了，他甚至流出眼淚來。每次從棺材裏出來，都伏在大街上同一位置，這位置就是當日他的住處。」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新三郎在此開口。

「我們就把他埋在他伏屍的地方。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誤，他這一次應該瞑目的了。」

吉永老爹的話果然沒錯。

當那個屍體埋在大街後，大崎村又回復了往日平靜，屍體再沒有從泥土裏爬出來。不過，會流淚的屍體這件事，永遠不會被大崎村裏的人忘記！

嫉妒的盒子

藤村家張燈結綵，人來人往，極爲熱鬧。鎮上的人，就算沒有接到藤村家的喜柬，也都圍在藤村府邸的門口觀望，指指點點。

「眞够氣派！要是我將來娶媳婦，也有這份排場，我就於願足矣！」一個中年漢子，在藤村家門外說。

「唉！渡邊太郎，你死了這條心吧！憑我和你，不過都是販子，這一生都沒有資格，攀得上做富翁的了。」另一個漢子立刻搶白剛才說話的人。

「別說這些，聽說這個新娘，是鄰村大塚家的獨生女兒。我還聽說，她與藤村欽三少爺，三年前已經下了親事。那位大塚小姐，聽說訂親那年，已經廿一歲。眞是奇怪，他們何以拖到今天才成親？」有個女人，在旁邊打岔。

「妳知道什麼？都是欽三少爺不好，我還聽說，這宗親事險些告吹呢！」

「哦！眞的，你們知道什麼原因嗎？」

「都說是欽三少爺不好。你們沒聽說過，他的行爲十分不檢的嗎？」女人道人長短，當眞眉飛色舞。那叫渡邊太郎的馬上揷嘴道：「眞是大驚小怪。妳是指欽三少爺與柳田家的妞兒的事，人不風流枉少年。妳家漢子未娶過門時，還不是在外邊拈花惹草？」

那女人被渡邊搶白後，臉色漲紅，差點就要發作。最後她冷冷地說：「別的女人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但對方是大塚家的千金。她的父親，論財論勢，比藤村老爺更要高出多籌，人家要求的女婿，自然跟一般不同。況且，柳田家的妞兒，纏得那藤村欽三爺好厲害，我們都知了，難保大塚家沒聞風聲！」

「唉！」另一個漢子忍不住揷嘴了，「大塚家這麼囉嗦，要是我是欽三少爺，乾脆退了這場婚事，看看那個千金小姐奈何了他！」

「欽三少爺敢嗎？就算他敢，藤村老爺會放過他嗎？所謂門當戶對，柳田家的妞兒，父親是個賣豆腐的販子，她高攀得了嗎？」

「可是他們既不大滿意欽三爺的風流行爲，何以如今終於又嫁過來藤村家？」渡邊太郎道。

「唉！今年大塚小姐已經廿四歲，她不嫁給藤村欽三，還有人肯要她嗎？」

渡邊太郎又道：「可不是嗎？反正她總要嫁人，還囉嗦什麼？欽三少爺人品、相貌都是上上之選。大塚小姐聰明的，少管他的事，一樣可以活得快意，擧案齊眉。」

門外的你一言我一語，肆無忌憚的談論藤村家及新娘子的事，而在門裏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藤村老爺在廳堂間，一直是笑得闔不攏嘴來。他與新郎欽三，周旋在賓客之間，每個人應酬幾句，已够他們忙碌了。

藤村欽三看到這個新娘子的時候，確實有意外之喜。因爲，他在以前聽過不少關於未婚妻的閒言閒語。如今發現自己的妻子，竟然如花似玉，頓時欽三不再計較往日的一切謠言。

在招呼賓客的時候，欽三不住的用眼角偷偷去瞄他的新娘，每看一次都感到心花怒放。

就在忙碌酬酢之時，下僕佐助手捧一包東西，走到欽三的面前來。

「少爺，有人送禮物來！」

欽三正在與岳家的親友會面，那兒有暇理會佐助的話，只是隨口應着：「這種小事，也來煩我？你把禮物搬到房裏去，不就行了嗎？」

「是！」佐助應了一聲，就退下去。

喜宴差不多鬧到四更之後，賓客才漸漸散去；而藤村家的每一個人都已經倦得不會動。至於欽三，除了疲倦得要死之外，加上被賓客灌酒，已醉得一塌糊塗。

欽三被送入洞房之際，甚至已忽略了一個如花似玉的新娘，正在等候自己。

當欽三醒來之後，睜開眼睛，仍然感到頭痛欲裂，腦中更是一片空白。直到他轉過頭來，見到身畔菊子，他的腦筋才恢復了活動。

欽三躺在床上，望着菊子那種羞澀的樣子，似乎比昨夜偷看她的時候，更加漂亮。立時一股激動

，不由用臂一扯，菊子的身體失去了平衡，就跌在欽三的臂彎裏……。

欽三再次醒過來的時候，已差不多是中午了。他游目四望，見到菊子從外邊進來。

「呀，你醒來了？」菊子見到欽三睜開眼睛，含笑的向他說道。

「是的，咦！妳上那兒去了？」

菊子的臉上又泛起了紅霞，大約是想到了剛才的清形：「我給公公婆婆請安。」

「來，過來陪我！」欽三微笑着說。

菊子柔順的走到欽三的旁邊，欽三拉着她雪白的手低頭就吻，而他凝視菊子的目光有一團烈燄，隨時都會燃燒起來。

菊子不敢與欽三那團烈燄接觸，她的目光轉到屋子其餘的地方，最後目光就落在一角的禮物堆裏。

「咦！怎會有這麼多的東西？」菊子詫異的叫道。

欽三冷眼旁觀，見到菊子看到美麗的衣料，開心像個孩子的時候，心裏十分好笑。驀地，他聽見菊子叫的聲音：「咦！這是什麼東西？誰送來的？」

還未待欽三開口詢問，菊子已捧着一個盒子過來。

當欽三第一眼望見那個盒子的時候，他就喜歡這個盒子的精工雕刻，雕得栩栩如生，人物的動作亦非常精細，尤如當代的浮世繪，而且還是出名大師的手筆一樣。

「來，拿過來給我看看，」欽三對菊子道。

當欽三接過那個精緻的盒子時，將盒上的浮雕，看得更仔細的時候，心裏對它更是喜愛。他一邊撫弄着，一邊詫異的說：「是誰用這樣好的心思，造這麼一個漂亮的盒子給我們做賀禮？」

「誰知道，打開盒子看看便知道了。」菊子對盒子沒有什麼興趣。

可是，欽三攪了半天，沒有找到將盒子打開的辦法，以欽三的性格，越是困難的事物他越是不肯放手。轉眼間，他用在研究這個盒子的時間，已差不多一頓飯左右了。

「菊子，替我將佐助喊進來！」欽三突然開口對妻子說道。

「你找他幹什麼？」菊子詫異的問。

「問問他，究竟是誰送這賀禮來的？」欽三回答。

菊子沒再說什麼，逕自步出屋子。沒多久，佐助就隨着她，一起步入屋來。

「佐助，這個盒子，是那一個客人送來的？」欽三見到佐助，立刻就問：「他是什麼時候送來的？爲什麼我不知道？」

佐助立刻就對欽三道：「我不認識那個漢子。當時我正在外邊打點下人的工作，豈料那個漢子就衝進來，聲言要給欽三少爺送禮。」

「那你爲何不帶他進來？」欽三立刻就問。

「說起來就奇怪了。當我追問那個漢子的時候，他說只要將盒子交給你，你就會知道是誰送的了

。我本想多問幾句，那人就不顧而去，連酒也不肯喝一杯。」佐助一口氣說到這兒，頓了一頓，才道：「要不是這樣，我又怎會在昨晚你那麼忙碌的時候，進去騷擾你。」

欽三聽完佐助的報告，將盒子放在地上，就道：「眞是荒唐，天曉得這個盒子是誰送的！」

佐助看了欽三丟下的盒子一眼，禁不住好奇的說：「少爺，盒子很精緻啊，裏面到底放着些什麼？」

「我知道就好了。最麻煩的就是我根本無法將它打開」。欽三沒有好氣的回答。

佐助俯下頭去，將盒子拾起來，就向欽三問道：「三爺，讓我試試好嗎？」

「好！好極了！」欽三回答。

當下，佐助拿着盒子，左看右看，又動手拼命的拉。可是無論他用了多少勁，都是白費力氣，根本就無法將盒子打開。而欽三在他研究的時候，亦將頭湊過去，興緻勃勃的加入意見。

他們兩人興緻勃勃的研究，眞把一邊菊子完全忘記了。菊子本來還不大介意，可是這兩個人埋頭埋腦的研究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仍然意猶未盡。

菊子越來越不耐煩，到最後，忍不住說道：「你們別再花時間好嗎？我看送禮的人，可能是跟你們開玩笑。你們再費時間，他可能掩着半張嘴在笑。」

「眞的，少奶奶說得對，不知不覺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我實在太放肆了。外邊還有許多工作等着我，我得出去了。」佐助放開了盒了，站了起來。

當佐助退出之後，欽三依舊撫着盒子，自言自語的道：「奇怪，這東西必定有縫，一定可以打開，但關鍵在那兒呢？」

菊子沒有料到，佐助退出去後，欽三對這盒子的興趣仍然那麼濃厚，心裏就不由得有點委屈了。眼前，菊子發現自己的丈夫，醒來之後，除了剛才剎那間對自己的親熱外，就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那個盒子上，心中怎能不生氣。何況她還有個感覺，自己似乎還比不上一個莫名其妙的盒子，這份委屈，她幾曾受過？

然而，昨夜才開始配在一起的。雖然今天早上，她已完全屬於了欽三，但兩人之間，却竟然還是十分的陌生。她的刁蠻脾氣，不大好立刻發作。

於是，她只好端坐一旁，自己生氣。

由於尚是新婚時期，藤村老爺特別准許，欽三不用幫他打理田租店舖的賬務，所以欽三大部份的時間，都留在家裏。

而這幾天來，除了跟自己的妻子溫存之外，大部份時間欽三都是捧着那個盒子。

「哼！只不過是個普通盒子，不值得這樣浪費時間！」一個冷冷的聲音，自欽三背後響起來。

不用回頭，欽三也知道，說話的人究竟是誰。這幾天來，爲了這個盒子，欽三已經不止一次聽到菊子對自己的冷嘲熱諷。

菊子站在丈夫背後，得不到任何反應，更是生氣，忍不住就道：「早知你對這盒子這樣有興趣，

不如娶它爲妻，又何必娶我呢！」

欽三這時，正在研究如何可以將盒子打開，被菊子的話打斷了思潮，不由生氣的叫起來：「妳別在我的背後囉嗦好嗎？從來就沒見過有這麼討厭的女人。」

「好哇！才結婚幾天，就嫌我了，我……我回娘家去，」菊子本來已是十分委屈，如今欽三還惡意的責備她，往日的刁蠻性子再也忍不住發作了。

欽三恨菊子囉嗦自已，更恨她打斷了自已的思維。雖然菊子已在哭泣，他却仍然强硬的說：「我早就聽說了，妳是給爹娘慣壞了的千金小姐，妳嫌這兒不及妳娘家舒服。要回去？很好，我馬上派人陪妳回去。」

菊子道出要「回娘家」一語，以爲可以做制服丈夫的殺手鐧，沒料到欽三居然馬上派人送自已離去。面子掛不住之外，更是對欽三的無情義感到傷心，她說出來的話，就失去理智。

「藤村欽三，你終於說出你的心意，你嫌棄我，恨不得趕我回娘家去。好！我走了，讓你有機會和田家的賤女人勾搭，再續前緣吧！」

欽三說出送菊子回娘家的話時，本來就有點後悔；可是此刻菊子的話，却令他如被人用針孔扎了一下。他將盒子丟開一邊，跳了起來，一把揪住菊子的衣服，嘶聲的叫起來：「妳說什麼？妳剛才說什麼？」

菊子本來就是充滿了憤恨，如今欽三的緊張模樣，更令她的妒意擴張。雖然，欽三很用勁的抓住

她的手腕，她仍然毫不畏懼叫道：「我說柳田家的賤人，你聽不清楚嗎？欽三，別以爲我什麼也不知道。你成親之前，早就和柳田的賤人苟合。你是不得已聽從公公的話，才把我娶進門的。你從來就沒有對我好過，現在你趕我回娘家，還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心意。」

「妳……住嘴！」欽三被菊子抖開了他不願意被人知道的過去，惱羞成怒，大喝起來。

「我偏要說，我偏要說！」菊子毫不屈服的說。

由於欽三與妻的吵駡聲越來越厲害，已驚動了藤村夫婦。這時，他們爭相趕到，正是兩人互相爭執，吵得最激烈的時候。

「欽三，你這是幹什麼？好端端的，怎地惹得菊子生氣？」藤村老爺進門就見到菊子哭泣，想到媳婦是千金小姐，惟恐鬧出什麼大事，就先責備欽三。

「爹！我……們沒事。」欽三本來就很害怕父親的，明明菊子還是淌着眼淚，他只好笨拙的在掩飾。

「還說沒事，難道媳婦是好端端的會哭泣？」藤村夫人也護着菊子，幫忙責備自已的兒子。

「她……她……」欽三期期艾艾，不知如何回答。

「公公婆婆，我要回娘家了。他已經說明了討厭我，要派人送我回家，我這就去收拾行李。」菊子一邊向藤村夫婦道。

藤村夫人連忙阻止菊子，却對欽三喝道：「你還說沒惹媳婦生氣？」

「欽三，你究竟做了什麼事？爲何令媳婦這樣委屈，你眞的是太不長進了。」藤村在一旁怒喝。

「爹！」欽三被父親一喝，就整個人軟倒，口裏很想解釋，却是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

「不管說些什麼，你都得向菊子道歉，你瞧她，如花似玉，怎堪你這種虐待。」藤村夫人扶着哭得梨花帶雨的菊子，厲聲的指責兒子。

「公公、婆婆疼媳婦，我是知道的。可是，他的心却只在那個盒子裏，而不在媳婦身上。我就是留在這裏，是徒然惹他討厭，這又何苦呢？」

菊子見到公公婆婆都護着自己，想起欽三剛才對自己的暴躁，如今豈有不乘機報復之理？她乾脆就在藤村夫婦的面前，盡情數落欽三的不是。

欽三在旁邊見到菊子在完全佔了上風之後，還要落井下石，不由就氣往上湧。雖然懾於父母向他虎視眈眈，却仍然忍不住開口：「妳含血噴人，這個盒子怎會分薄我對你的感情，妳簡直是不可理喻的毒婦。」

「住口！」藤村老爺向欽三大喝一聲，繼而說道：「我早就說過，玩物喪志。一個盒子，居然能讓你這樣廢寢忘餐，連嬌妻也不顧！你太不長進了！」

藤村老爺箭步上前，一手就從欽三的懷裏，將那個盒子搶了過來。

「爹！」欽三絕望的叫了一句。他看着父親奪過了盒子，一顆心向下沉；因爲他很明白，盒子到了父親的手裏，下場一定是不堪想像。

「豈有此理，是什麼鬼東西，居然可以吸引着這不肖子，連老婆也不顧！」藤村老爺接過盒子的時候，高高擧起咒駡。

「爹！別摔了它！」欽三在旁叫着。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藤村老爺已經將那盒子用勁的摔到地上。

一時如被刀割的心疼，使欽三險些暈去，雖然不忍看着盒子的四分五裂，但欽三始終還是看了一眼。

當看了地上的盒子一眼時，欽三忍不住狂叫了一聲。盒子果然由藤村老爺一摔而打開了，盒子裏有許多灰撒落一地。

盒子裏盛着什麼的疑團，在這剎那間完全打開了。

「天！這是什麼東西？」藤村夫人在旁邊叫起來。

欽三忍不住心裏的痛惜，撲跪在地上，發現那堆灰中，有一張字條。

「咦！這是什麼？」

藤村老爺一邊說着，一邊從欽三手裏搶過了字條，唸道：「愛女柳田玉緒之骨灰！」

欽三不聽則可，一聽之下，人就慘叫一聲，隨即暈死過去。

才三天，欽三從看到柳田玉緒的骨灰之後就暈死過去，再也沒有醒來，就這樣不醒人事三天後便死了。

原來，柳田玉緒在欽三成親前一晚，懸樑自盡而死。柳田家按她生前囑咐，將她火化後，用一個盒子盛了她的骨灰，送到藤村家來。

藤村欽三看到盒子後，就如中了邪一樣，日日夜夜的被它吸引了。顯然，柳田玉緒也是個善妒的女子，她在死後仍然用計佔有欽三。

而當盒子被打開後，欽三的性命也完了。畢竟，他與柳田玉緒，是前生訂下的一對姻緣，絕不能分開的。

蟻人

山澗茶屋是開在淺間山的山谷裏，這兒距離最近的村鎮，至少也有五里路程。

茶屋開設在這兒眞的可以說是前不靠村，後不近鎮。

當然，山澗茶屋之主人招太郎，在路邊開了這間茶屋，也有他的用意。穿過淺間山，必經這條路。茶屋開在這兒，是方便那些旅人，趕路趕得倦了，就進來歇一歇脚，喝口熱茶，用些糕點。

茶屋的背後就有一條山澗，是從山頂上的一道山泉引流下來的。淸澈的山泉用來烹茶，入口特別甘美，山澗茶屋亦一直以此來招徠客人。

由於每天在這兒經過的旅人都很多，山澗茶屋的生意，一直都相當不錯。

招太郎亦是個精打細算的人，他夫婦兩人親自打理茶屋的生意。屋裏唯一的小二，是招太郎的侄兒——今年才剛十八的阿辰。

一家人打理茶屋，開銷自然少許多；所以茶屋才開了兩年，招太郎除了生活安定之外，還略有積蓄。

上山採薪的樵夫，坐在茶屋裏喝茶，藉此打盹。

像今天這個時候，太陽實在炙烈得厲害，往來的旅人甚少，茶屋的生意亦是清淡非常。只有兩個上山採薪的樵夫，坐在茶屋裏喝茶，藉此打盹。

招太郎眼見非到黃昏，生意不會忙碌，就向阿辰吩咐：「你別見清閒就偷懶，我現在進去歇一會兒，你到屋後打幾桶水。估量這種天氣，黃昏的時候，生意定會旺起來。現在打水準備，也免得到時張羅。」

阿辰恭順地應了幾聲，當他目送招太郎的背影，消失在店前，便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嘀咕起來：「屁！你就會進去歇會兒，難道我就不疲倦嗎？這種熱頭，要我去打水，哼！依你的也是瘋子。」

如今，招太郎自已進去午睡，阿辰不乘機也歇歇才怪，又怎肯去打水？

正當阿辰架起了二郎腿，才閉上了眼睛之時，一個陌生的聲音就響了起來：「喂！小二！小二！」

茶屋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個客人。但見他大約廿六、七歲，長得眉清目秀，氣宇不凡，風塵僕僕，一看就知道是趕路的旅人。

生意已經進門，阿辰就算有萬分的不情願，也得打起精神來招呼。

「客官，請隨便坐，我馬上去泡茶。」

水在爐子裏早就滾燙，阿辰不消片刻就給這年輕的旅人送上了一壺香茶。

重新打量這位客人，更覺他相貌英俊。加以他的衣着雖非特別名貴，却是整齊清潔，色調也配合

得十分合眼，阿辰對他產生了份莫名奇妙的好感。

「客官從那兒來的，日頭很毒啊！多歇會兒，我去拿點糕餅並給你送茶。我們這兒的海苔餅，遠近馳名，非得試試不可！」

話匣子一打開，就似是永遠不完。這個年輕人似乎十分有耐性，聽完阿辰的話還微笑的答道：「這就要麻煩你了！」

很少有人對阿辰這樣有禮貌的。阿辰特別的高興，飛快的就拿了幾式糕點出來，放到那年輕人的面前。

「客官，趁新鮮試試啊！」阿辰很熱烈地向那年輕人推銷茶屋的糕點。

那年輕人只含笑的點點頭，也沒有回答阿辰的話，舉起面前的茶杯，就喝了口茶。而他的目光已轉到茶屋外去，顯然對阿辰的話，再沒有什麼興趣。

半天，阿辰坐得很悶，被那個年輕客人冷落，極不服氣。當他悄悄打量那個年輕人時，禁不住叫起來。

只見那個年輕人目光已由窗外轉回桌上，呆呆的望着桌上的糕點，似乎那些糕點有什麼吸引力一樣。

阿辰好奇地走上前去，整個人都跳起來。眼前的奇景，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從未見過。

本來給客人準備的糕點，如今是充滿了一點點黑色的螞蟻。那些螞蟻，多得可以將那些糕點完全

遮蓋，而沿着枱脚，分成四面八方的爬上來。

「我的天！那來這麼多的螞蟻，」阿辰驚呼着。事實上，他的一生從未見過如此多的螞蟻。

令他更奇怪的是，那個年輕客人望着蟻羣，嘴裏居然還露着微笑，彷彿十分欣賞那些螞蟻一樣。

「客官，對不起，我不知道那兒來了這麼多該死的螞蟻。我……馬上替你送一些乾淨的糕點來！」阿辰一邊說，一邊就將手伸出去，準備將那盆佈滿蟻羣的糕點拿開。

豈料，當他的手剛剛沾到那些糕點的時候，那年輕客官已將他的手抓住，並道：「不，讓牠們吃吧！你不要碰這桌面上的東西。」

「客官，你……」阿辰結舌的，說不出話來。

年輕人用十分肯定的口氣說道：「我說過，不要動這兒的東西，知道嗎？」

掙開了被抓住的手，阿辰沮喪地退開，可是，他的嘴裏却是不停的叫道：「眞是活見鬼，那兒來的瘋子，居然花錢請螞蟻吃糕點！」

客人花錢買吃的，有他的自由。儘管阿辰嘴裏不停的駡，對於那年輕人的所爲，仍然是無可奈何。

天下還有人對可厭的螞蟻這麼友善，大約這年輕人是頭一個。

阿辰無可奈何地，只好呆呆的坐在一邊打盹。沒多久，便迷迷糊糊的進入夢鄉。

阿辰從美夢中醒過來，是因爲耳朵一陣劇痛。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就見到叔父的怒顏，而自己的

耳朵被他揪住。

「叔叔……」阿辰掩住耳朵，顫聲地向叔父呼喚。

「你呀！這算是什麼？我叫你打水，看着這間店的生意，你居然敢去睡覺。」招太郎怒氣沖沖的說。

「我……」阿辰除了張大嘴巴，就對那年輕客人所坐的位子望了一眼。

那張桌子是空空的，那個年輕人早就不知所踪。阿辰急得大叫起來：「我的天，剛才那張桌有個年輕客人，他喚了一盆糕點餵蟻。糟了，我迷迷糊糊的睡著，還不知道他走，讓他白吃了！」

招太郎冷冷的望着阿辰，道：「哼！等你醒來，俺的茶館大概已給人白吃白喝，賠得乾乾淨淨，我早就收了那廝的茶錢！」

聽了叔父這樣說，阿辰才如釋重負地舒了口氣。他了解招太郎的脾氣，在他盛怒的時候，最好還是走開，否則後果堪虞！

當阿辰將泉水挑進來之時，店堂裏已經有幾個茶客了。而奇怪的是，店堂裏一片悲泣聲，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聲音發出的地方。

哭泣是一個年輕少女發出的。她的像貌漂亮娟好，阿辰甚至覺得，自己一生中從來就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少女。

但見這個少女哭得梨花帶雨：「我本是江戶人，爹爹死了，我萬里投親，準備到這兒來倚娘舅。」

沒料娘舅在半年前已去世，我獨自流浪，誰知會遇上那個淫賊……」

這個少女此刻在椅上站起，徐徐向她面前的人下拜，說道：「恩人，請受小女子一拜，要不是你的幫忙，我已遭受了那人的糟蹋！」

隨着那少女的話，阿辰也想看看究竟是誰，在這山徑上表演英雄救美；當他的視線接觸到那少女口呼的恩人，忍不住驚呼起來！

這個恩人，可說是阿辰熟悉的，而且印象十分深刻。因爲他剛剛爲了他，捱了叔父一頓臭罵，這人正是花錢買糕點餵螞蟻的客官。

阿辰以不置信的口氣，自言自語：「他媽的！這厮皮光肉白，斯斯文文，眞瞧不出他居然還與那淫賊對抗，救出個如花似玉的姑娘。老天！眞眞沒有道理。」

招太郎恰巧站在阿辰的身邊，立卽揷嘴駡道：「你少管旁人的事，快快招呼客人要緊。」

阿辰上前替幾個客人泡了茶，站過一邊，目不轉睛留意這對男女。終於，他得知那個怪異的、餵螞蟻的年輕人名喚山本武藏，而那個險被淫賊姦污的女子名喚亮子。

從他們的對話中，阿辰更知道山本武藏離開了茶館就循着山路走。他是在離此一里路左右的灌木林中，聽到亮子的呼救，才將她救了前來這兒。

見到兩人款款深談之時，阿辰的心中忍不住有種憤憤不平之念：「這山本小子不知走了什麼運，無端端在林中給了他個機會拯救美人。瞧這妞兒的模樣，把他視作再生的恩人，哼！如此下去，這無

知的妞兒，多半會以身相許。」

招太郎叔侄倆望着他們，心情都似打翻了五味架，很不是味道。最後，阿辰忍不住，對叔父道：「那厮很詭秘，這個妞兒跟隨他，恐怕凶多吉少！」

此語一出，招太郎免不了瞪住阿辰，道：「你少胡說八道。你該明白，咱們做生意，千萬別隨便得罪人。我們不明白人家的背景，很容易惹禍的。」

阿辰對叔父的謹愼很不以爲然，當下他將嘴巴湊近招太郎的耳邊，將自己剛才所見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訴他。

招太郎聽了之後爲之一愣，於是就道：「有這種事？人怎會這樣喜歡螞蟻？也許這是湊巧罷了。」

叔侄倆正在說話之時，那個山本武藏與亮子忽然站了起來，放下了應付的茶資，雙雙離開茶館。目送亮子的背影逐漸的消失，招太郎與阿辰心中同時泛起惘然若失的感覺。

忙碌的日子中，總是讓人容易忘記許多事情的。招太郎對山本與亮子這兩個人，早就忘得乾乾淨淨。只有阿辰，偶然，尤其是夜靜無人之際，多多少少會想到亮子，但是也只限於沉醉她的美色。

那是一個仲秋的黃昏，當招太郎正在廚房幫忙妻子弄菜飯，應付堂上的客人時，阿辰在店前見到山本武藏與亮子二人回來。

「山本先生，請這邊坐！」阿辰見到二人，熱誠地招呼。但他的心裏知道，他的熱情招待，全因

山本武藏身邊的亮子。

兩人均沒有說話，就坐了下來。阿辰暗地裏留意兩人神色，只覺他們均沒有歡容，似有無限的心事，兩人似在鬧彆扭。

「客官，你們還沒有吃飯吧？小號的菜做得不錯，要不要來兩客。」阿辰問道。

「好的，先送幾瓶酒來。」山本武藏有點不耐煩說。

阿辰應了一聲，他再沒有藉口留在他們的身邊，只好走開。然而，當他走開時，就聽見亮子的聲音響起來。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你總是討厭我，難道我真的這麼惹人討厭？要是如此，你乾脆說出來，我絕不會再留在你的身邊，讓你……」

阿辰聽得亮子這段說話，心裏跳得很厲害。自己果然沒有料錯，他們之間真的出了問題。

阿辰極為好奇，他很希望能知道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拿了一條抹巾，跑到山本他們隔壁的空座位，故意在抹桌子；而他的耳朵卻豎得高高的，聽着山本與亮子的談話。

但聽山本武藏道：「亮子，我不是討厭妳。只是，妳還這麼年輕，又那麼的漂亮，妳應該找一個如意郎君，不能為了我誤了你的終身。」

山本武藏的話尚未說完，亮子已悲哭出來：「你老是用這一句話來推搪，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除了你之外，我不會嫁給任何人。我也不是求你娶我，我不過是要留在你的身邊，好好的侍候你。」

恰巧這個時候，為山本他們準備的菜已經做好，阿辰急忙端到他們的面前來。

恰在此時，山本開口了：「亮子，我們今夜在這兒宿一晚，明天我們就得趕到別的地方，妳最好想想有什麼去路！」

「你……這是要趕我的意思，你嫌我在這兒負累你？」亮子在這刹那間花容失色，連聲音都變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亮子，妳完全誤會了。妳想一想，妳還是個黃花閨女，要是妳老是跟隨着我，會影響妳的清譽。我也是完全為妳想啊！」

由於山本的話說得冠冕堂皇，亮子一時之間也無法反駁，只是低頭飲泣。

這個晚上，山本武藏與亮子二人果然留宿在山洞茶屋。阿辰對這兩個客人特別留意，他最關心的就是二人是分開兩間房子而居。

阿辰一整夜都是心緒不寧，亮子的美貌徘徊在他的腦海裏。到了半夜，他終於忍不住從臥榻上爬起來。

只見門打開後，出現在門裏的正是亮子。從她躡手躡脚的行動看來，她不知要做什麼？但阿辰再看下去，就見到亮子竟走到山本的屋前。

「哼！我以為妳是怎樣冰清玉潔，原來是路柳牆花，定是趁夜半無人時跑進去以身相許。」阿辰

頓覺有股酸味湧了上來。

可是，當阿辰繼續看下去時，就發覺情形並不如自己想像那樣。亮子掩身到山本的屋子時，並沒有推門進去。相反的，她蹲低身子，在紙門上戳了個洞，往裏面偷窺，接着一動也不動，似是全神貫注。

「哈！亮子也够奇怪，她居然一動不動的偷窺，她究竟要知道些什麼？」阿辰見到亮子如此，感到十分奇怪。

雖然長廊只有一盞燈光，可是阿辰發現亮子忽然全身發抖，尖叫一聲，身軀就向後跌倒了。

這個當兒，阿辰不及細想，立時就衝了出去，將快倒下來的亮子摟進懷裏。

但見亮子臉容慘白，抓住阿辰的手，十足似遇溺的人一樣：「我……眞的想不到，他……他竟會是這樣子的。」

「妳說什麼？」阿辰忙問。因爲亮子的話，他一點也不明白。

「你自己看吧！」亮子說話的同時，伸手往紙門上她所洞穿的地方一指。

阿辰見此情形，就將眼睛湊近亮子原本戳穿的紙洞。當他看到裏面的模樣，也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我的天！」阿辰叫了一句。又將眼睛再湊到紙洞去，這次他看得清清楚楚了。

紙門裏果然是躺着山本武藏，不過山本武藏全身赤裸。

裸睡本來是許多人都有的習慣，一點也不以爲奇。無奈山本武藏雖然是全身赤裸，他的身體却舖了成千上萬的螞蟻。

「老天！我不是做夢嗎？」阿辰喃喃道。他的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雙脚軟綿綿的，甚至沒有辦法再站起來。

長廊變得十分寂靜。良久，亮子才長吁一聲道：「我怎麼辦？他爲什麼會如此，他爲什麼會這樣……。」

說到後來，亮子忍不住自己的激動，竟然伏在阿辰的懷中嚎啕大哭。

「卡察！」

正當阿辰在亮子腦海中一片空白，完全不知身在何處之時，一聲門響，山本武藏所居的屋子，紙門忽然打開。抬頭一望，兩人就見到已經穿回衣服的山本武藏。

但見山本武藏的臉色是蒼白的，而且極爲森冷。他望了跌坐地上的亮子及阿辰一眼，聲音冷得像冰：「你們終於發現我的秘密了！」

「你……」阿辰哆嗦着，却說不出話。

山本將目光移到悲痛欲絕的亮子身上，說道：「妳現在明白，爲何我不可以和妳在一起了？」

「那……些螞蟻，是你飼養的？」阿辰在旁邊忍不住就說道。

「不是，但牠們永遠也會跟隨着我。」山本武藏對阿辰說道。

亮子與阿辰聽到這個回答，都感到十分迷惘，他們同時以不解的神色望着山本。

他沒有接觸兩人的目光，只是退後一步，隨手帶上紙門，不再理會二人。

「你開門，你快開門，我要你解釋清楚這件事。」亮子見到山本武藏忽然將自己關在門外，又傷心，又激動，瘋狂的叩門。

此時，其他房客及招太郎夫婦也給亮子的聲音吵醒，紛紛走到長廊外面來。

招太郎抓住阿辰就問：「發生了什麼事？」

看看周圍驚訝的客人，阿辰有點遲疑。但在招太郎森嚴的目光下，他却不敢不說。他無奈地將嘴湊近招太郎的身邊，用最簡單的話，把自己見到的情形盡數告訴叔父。

招太郎神色隨着阿辰的話而轉變。待他聽完之後，臉色又回復正常。他堆滿笑臉，向其他人道：「各位客官，沒有什麼事了，大家請回休息吧！」

待衆人離去後，招太郎就向阿辰道：「你去叩門，把那異人請出來。他招來那麼多的螞蟻，弄污我的地方，我有權要求他解釋。」

「是！」除了答應外，阿辰再不能說。

當阿辰步向山本屋門前之時，他實在沒有把握這個怪人會出來跟大家說話。可是，當阿辰向他說明原意之後，山本居然肯步出屋來。

「山本先生……」

招太郎只叫了一句，山本武藏已經搶着開口了：「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借一步說話，好嗎？」

三個人一起去到招太郎的屋子；而亮子却被驅於屋子之外。無論亮子如何的要求，山本武藏都拒絕讓她進入屋內。

但聽山本一進屋裏，就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在十六歲時候，有一天，我感到渾身灼熱，就往家中庭院外走去。當時我再無法控制自己的興奮，瞧見四下無人，就向院內的大樹……」

然而，山本頓了一頓，繼續道：「豈料我排的穢物，恰好流入樹中的一個蟻洞。自此以後，那些螞蟻就追隨着我，無論任何時間牠們都不離開，而在晚上……剛才阿辰也見到那個情況，不用我再說了。」

招太郎與阿辰面面相覷。要不是阿辰親眼見過蟻羣伏在他的身上，他也不相信，世上竟有這樣的事。那些螞蟻顯然是以他的穢物爲生；長久下來，螞蟻就越來越多。

「不過，你們放心，我只要一走，那些螞蟻就會隨我離去，走得一隻不剩。」山本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就離去了。窗外已露出了曙光。

透明嬌妻

午後的陽光，暖洋洋的，照射在人的身上。

節子坐在庭院裏，膝上放着個竹籮，不少針線布料都堆在那個籮裏。她正低着頭，集中精神的縫着手上的衣服。

「節子，怎麼這樣勤奮，在趕什麼活兒？」隣家的阿路，坐在籬笆旁邊，向節子這邊嚷上來。

「是阿路吧！」節子連頭也不抬，嘴裏漫應着，「沒趕什麼，不過是當家的外衣勾破了，反正閒着，就替他縫補縫補。」

「妳可眞會節省，衣服破了還要縫。怪不得山本武夫兄娶了妳進門，不到兩年，又買田地又買房子。」阿路用羨慕的口氣道。

「別開玩笑了，那裏有這樣的事。」節子謙虛着，邊將手上的線咬斷了。

把線從針眼裏抽出來，就再在竹籮裏扯了一條新線出來，想要穿上。

可是穿了幾次，都無法抓住針眼。節子乾脆將針擧高，對着太陽，把咬着的線拿起，正要往針眼

裏穿——

這當兒，阿路的聲音又響起來：「喂，節子，前天我經過長樂町，買了一些絨線，價錢很便宜啊……」

就在阿路說着話的時候，節子的面色忽然變得十分蒼白。也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阿路的話，只見她以飛快的動作，將手上的活兒全堆回竹籮裏，捧着籮筐，頭也不回就趕入家門。

阿路在對面籬笆，見到這下子的突變，也十分驚異。在節子衝回屋內之前，就問：「節子，妳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

節子也不知有沒有聽到阿路的話？她沒有回答，撲返自己的屋子，就緊緊的將大門掩上。

目睹這種怪現象，阿路討了個沒趣，望着山本家緊閉的兩扇門，就喃喃道：「神經病！好端端的又沒有得罪誰，偏要用這種態度來對人！」

燈下，山本武夫望着空空的，只置了碗筷的小桌，神態是越來越不耐。

「喂！節子，到底搞什麼鬼？何以到現在還不開飯出來？」武夫扯起喉嚨道。

「來了！」節子的聲音，並不是從廚房傳出，相反的却是在房屋內響起。

不聽到節子的應聲還好，聽了她的回應，武夫的火氣比剛才更大了：「妳這是什麼回事？妳躲在屋裏幹什麼？飯菜難道從裏面燒出來嗎？」

武夫這一次的質問，節子乾脆來個不啾不睬，在房屋裏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血氣上湧，武夫按捺不住就往屋子裏衝。當他拉開了紙門，就憤怒的咆哮：「賤人，妳躲在裏面……」

一句話還沒有罵完，就被屋裏的情形嚇得呆了。但見節子赤裸着雙腿，正在聚精會神的爲自己的雙脚塗粉。那種鄭重和仔細的模樣，與她平日上街時打扮添粧，完全沒有分別。

「妳……這是幹什麼？」半晌，武夫才迸出這麼一句話來。

節子對丈夫的話壓根兒不理不睬。她還是那般專注的爲自己的小腿塗粉，甚至已經塗到脚背、脚趾的地方。

「妳瘋了？妳這算是幹什麼的？有飯不去燒，躲在這兒做這種無聊事，妳搽粉給誰看？就是要賣俏，也不用賣到脚趾上來，誰會看妳的脚趾？」

節子仍舊不理會武夫。她是十分專注的望着自己的脚趾，又使勁的將白粉塗抹上去。

「喂！我在跟你說話，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武夫怒不可遏，走到節子的面前，一把就將她揪起。

此時，節子剛剛完成她的工作，她望着武夫冷冰冰的說：「你吵什麼，這麼大的一個人，多餓一會兒，又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我現在就去燒飯。」

這時，武夫的面孔與節子距離不及兩尺，對她的容貌比剛才看得更眞切，但聽他道：「你瞧妳，好端端的，搽成這副鬼模樣，妳這是爲什麼？」

節子拂開丈夫的手，逕自往屋外走去，對武夫的問題乾脆來個不理不睬。

武夫不服氣，追出了走廊，扯着節子的衣服喝問：「我問妳的話，妳爲什麼不答？」

「沒什麼好回答的，我喜歡搽粉就搽粉。又不是搽在你的身上，你毛躁什麼？」節子說着：「你別再嚕囌，省得飯做遲了，你又叫嚷。」

「哼，也不知妳發什麼瘋。」終於，武夫悻悻然的放開節子的手。

從山本夫妻倆起了爭吵之後，轉眼間又過了十多天了。

而從那天開始，武夫整個人似乎就變了。往日，他很早就趕回家吃飯，飯後就不再外出。可是如今武夫每到黃昏，就抓些談得來的朋友，硬逼人家陪他喝酒吃飯，一定要弄到三更半夜，醉得脚步浮浮，才肯回家。

同時，大家也發現，自從武夫與妻子鬧蹩扭後，節子也很少在外邊露面。除非是必要，要外出買菜之外，節子總是鎖居深閨。有時，像阿路這些相熟的隣居，來問她借些針線，她也推說身子不適，不肯開門。

這夜，武夫的好朋友重太郎，存心要與他們夫婦作個和事人，特地拉了武夫到一間清靜的飯館吃晚飯，準備與武夫作一次詳談。

酒過三巡，重太郎就先打開話匣子，「武夫，這陣子來，你們夫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事！」武夫一口氣吞了整瓶酒，悶悶的說。

重太郎替武夫的空杯重新添滿了酒，却道：「算了，別扯謊了。你與嫂子的事，大家都看得出來，何必再隱瞞啊！究竟是什麼事？你們兩人鬧了這麼久的彆扭。」

「重太郎，我們談別的話題好嗎？」武夫悶悶說。

「不，我們這麼好的朋友，你的親事也可以說是我做媒的，我不想見你們這樣下去，」重太郎正色的說。

「唉！重太郎，你有所不知啊！我那個老婆……嘿！她瘋了。」武夫終於忍不住發牢騷。

「這是什麼話，好端端的，又怎會瘋起來，你這是太過份了，」重太郎微微不滿的說。

武夫一邊聽重太郎說，一邊拚命搖頭。等重太郎說完，武夫才開口：「你有所不知，她根本不是身體有毛病，她是腦袋出毛病。她的所爲實在令人反感。」

「此話怎解？」重太郎疑惑的追問。

「哼！說出來就氣人，她現在像個瘋子一樣，不管晨早，不理半夜，連飯也不煮家務也不幹，日日夜夜就只顧搽粉。連上床的時候，也拚命的搽。弄得整個人白矇矇的，像藝妓一樣。」

「哦？」重太郎越聽越覺奇怪，連眼睛都睜大了，「嫂夫人一向儉樸，不可能這樣吧。」

「我要騙你，我就不是人養的。」武夫賭起咒來。

「武夫，嫂夫人不會是……有外人吧！」重太郎考慮了很久，才冒險說出這樣的話來。

估量武夫這句話會生氣。豈料，武夫只是搖頭道：「才不會呢，那一個男人，見她塗成這副鬼模

樣，不嚇破膽也要倒盡胃口。你有所不知，她不是只塗臉孔，她是全身上下無處不塗粉，甚至連手指脚趾都沒放過。你想想那模樣，誰還會有胃口？」

重太郎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這樣的事，這實在太奇怪了。到底是爲了什麼原因？」

「我若知道原因就好了。」武夫苦笑起來，「爲了此事，我們吵了好多場，可是，她怎樣也不肯說出原因。哼，再這樣下去，我會把她休了。」

事實的眞相，竟是大出重太郎意料之外，也找不出話來再勸武夫。結果，這一頓飯，武夫又是喝得酩酊大醉。

家，畢竟還是要回去的；酒醉了，終於還是有清醒的時候。這天武夫在臥房中，自醉鄉裏醒過來的時候，意外的發現屋內沒有其他人。

「咦！這婆娘上那兒去了？莫非她忽然轉了性，又恢復以前的模樣來。」武夫心中嘀咕着。

正在暗自揣測，但聽紙門拉開，節子從外邊回來。才見到節子，武夫的希望立刻幻滅，怒火又湧上來。

「瞧你這副模樣，還似不似人？」原來，她全身緊緊的罩着衣服。甚至於她的頭，也用布重重的裹住。除了兩個眼睛，別人再看不到她其他的地方。

「好端端的，偏要弄成這樣，算是我求你，今天就歇一歇，別再搽粉好嗎？」

節子仍舊不做聲。

「去，去做飯吧！」武夫厭惡的白了她一眼，就先走出屋外邊去了，也懶得再看她一眼。

當晚飯開出來之後，武夫見到節子那紅紅的、像豬肝一樣的面孔，雖然肚子如雷鳴一般，可是已經倒盡了胃口。他扒了兩口飯，「叭」的一聲放下雙箸，抓起件外衣，一語不發就衝出門口。

這一夜，武夫又是喝得爛醉如泥返家。

節子忽然間轉了性的事，沒有多久就傳到鎮上，每一個人都知道。

「武夫大爺，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了，節子是中了邪，快找個陰陽師替她解解。」

「妳何以知道？」武夫詫異的望着阿路問。

「那天下午，你家節子坐在籬笆外邊，替你補衣服，本來還與我有說有笑的。後來也不知道怎樣，穿着針的時候，就突然面色大變。我問她幹什麼？她對我不瞅不睬，匆匆忙忙就返回屋內，將大門關上。從那天起，就不見她出來了。」阿路開口，吱吱喳喳沒有完似的。

「哦！有這樣的事？」武夫從來就沒有聽過此事，當下立刻與阿路比對一下日子，果然發現節子就是在當日開始拼命搽粉了。

「聽起來果然有點道理，莫非她眞的中了邪？奇怪，光天化日之下，又怎會中邪的呢？」武夫沉吟着。

「哎呀！武夫大爺，這種事怎可以說得如此肯定；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變成這樣。除了是中了邪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解釋？」阿路說着，「何況找個陰陽師來幫忙，就能解決了，」

「但我從來就沒有認識什麼陰陽師，一時之間，教我上那兒去找？」武夫問道。

「這兒不遠的寺廟，我知道有個陰陽師，不如我就找他來幫幫忙。」阿路立即出了個主意。

「好吧，就煩你替我把他請來吧。」武夫說道。

「這很簡單，我馬上就去。」阿路十分樂意的說。

沒有多久，阿路果然帶了個陰陽師到山本家來。他進入山本家之門，四邊環顧，立刻就道：「這屋裏妖氣很重，那個婦人可以讓我見見吧！」

「她在內屋裏，請進來吧！」武夫說着，就領着陰陽師走進內屋。

節子此時正在房屋內塗胭脂，對外邊發生的事一點也不知道。當她見到武夫領着陰陽師進來，著著實實的嚇了一跳，隨即就用布蒙住了臉。

「你們出去，誰叫你們進來？」節子顫聲說着。她儘量將身子掩藏。

武夫見此情形，馬上對節子道：「妳不要害怕，這是來幫妳的陰陽師，妳讓他看一看妳的面色吧！」

節子聽了丈夫的話，越發將頭埋在布內，身子更連連後退，口中嚷着：「我不用人幫我，沒有人可以幫我。你們走，你們馬上走。」

眼見節子這樣的反應，武夫無助的望着陰陽師，似乎是要問陰陽師是否需要用強，讓陰陽師可以仔細瞧瞧節子的模樣。

豈料，那個陰陽師却說道：「不用看了。剛才一瞥，我已經瞧得仔細，嫂夫人的確是被魔鬼纏身……」

陰陽師的話還未說完，節子立刻開口道：「你胡說八道。你這個神棍，你這個騙子，你什麼也不知道。你快點滾，滾出我的家門。」

「節子，休得無禮！」武夫向妻子叱喝道。

「沒關係，妖孽纏身，這些話只是纏在她身上的魔鬼說的。」那陰陽師倒是面不改色，「你們先出去吧，我已經有處置的辦法了。」

「你是個笨蛋，你是個糊塗蟲。這個神棍的話，你千萬不要相信，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只是存心騙錢。我沒有事，一點毛病都沒有……」

當武夫與陰陽師出去的時候，聽見節子在背後尖着喉嚨的在喝罵。

後來，連陰陽師自己，也都不好意思再說自己有辦法了。

至於節子，她的情形非但不見好轉，而且是每況愈下。她早就捨棄了不塗粉，改塗胭脂。

見到節子，武夫就倒盡了胃口。既然連陰陽師也對她毫無辦法，武夫亦已死了心，每晚不是爛醉如泥，就不返家。

這夜，他又獨個兒在酒肆裏喝悶酒。有了三分酒意之後，對他最了解的重太郎闖了進來。

見到武夫這種情形，重太郎除了搖頭之外，什麼話也安慰不來，只是拍拍他的肩膀，陪他喝上幾

杯。

「嫂夫人最近仍如此？」重太郎忽然問。

武夫點點頭，也沒有說其他的話。

「除了一天到晚塗抹外，嫂夫人還有其他的異樣行動嗎？」重太郎忽然問道。

「這倒還沒有發現。」武夫回答。

「武夫，我倒想出一個辦法來，可以行得通！」重太郎忽然向這位好朋友說道。

當下，重太郎就在武夫的耳邊嘟噥着，但見武夫一邊聽，一邊點着頭。

「我爲什麼早沒有想到，」武夫聽完之後，就道：「眞是的，我就按你這辦法試一試，也許還眞的可以尋出原因來。」

自從節子開始不正常之後，每一天，總是等到武夫熟睡之後才去沐浴。這一夜，情形亦是如此。

就當節子去了浴間，本來熟睡的武夫忽然在床上爬起來，飛快的就將節子所用的脂粉完全收起來，然後又爬回了被窩裏假睡。

過一會兒，節子從浴間出來回到臥室。在床上裝睡的武夫，偷偷的望了節子一眼，但見節子用布蒙住頭瑟瑟縮縮的走進屋內。

她連看也沒有看在床上假睡的丈夫一眼，逕自走近粧臺。當她發現所用的胭脂水粉剎那間沒有影蹤，情形是十分狼狽的。

武夫微微的半睜眼，留意着節子的舉動。但見節子低着頭，忙亂的翻箱揭盒，顯然在尋找被武夫拿去的胭脂水粉。

當然，節子是不可能尋回自己的東西。只見她尋找了一番，就失聲的叫起來：「武夫，是你把我的東西藏起來嗎？我求你，把東西還給我。」

武夫眼見節子已知曉，於是也不遮瞞，就從床上坐起來。

「是被我扔掉了，」武夫說道：「這些日子，難道妳還搽不够嗎？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不用搽了。」

在武夫向節子說話之時，但見節子將布掩着臉，她的聲音就像哭出來一樣，「不要作弄我，快把東西還給我。」

武夫見到這種情形，心中有說不出的詫異。看來節子對那些胭脂，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

「妳今天不把原因說出來，那些東西我絕不還妳。」武夫斬釘截鐵的說。

「不！不……我求你，還給我吧！」節子的聲音，從她蒙住面的布內傳出。

武夫越來越奇怪，當下從被窩內走出來向節子身邊走近，口裏說道：「我今晚非查明原因不可，我瞧瞧妳究竟弄什麼鬼？」

「不，不要過來，千萬別過來！」節子顫聲在說。

武夫今夜早已決定，非要將事情尋個水落石出不可。因此，他非但不理節子的哀求，反而一步步

向她進迫。

節子拚命的在後退，由於她用布蒙住面，對身前身後的環境都看不見。當她碰撞上一個小桌，身子就失了平行，而蒙住面的布亦因而揭開了。

當武夫接觸到節子那張「洗盡鉛華」的面時，整個人失聲的尖叫起來。節子那張沒有了脂粉的臉，竟然是透明的。她肌肉裏的血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甚至隱約的，還可以見到血液在血管內流動。

剎那之間，節子近日一切怪異的行爲，不需要任何的解釋，已得到答案。

顯然當日節子向着陽光穿針時，就發現自己的手指完全透明。她驚慌之餘，奔進屋內。以後，她就拚命用塗粉的方法掩飾這件事，所以才會手指脚趾都搽上。

而逐漸的連白粉也掩不了她全身的透明，所以她就改塗胭脂。若非武夫受了重太郎的獻計，她這個秘密還可以保持下去。

不過，武夫雖然已明白了這件事，但他的人却已嚇得暈倒了過去。

千年花精

在北海道有一個小村落，叫做志平村，村民全是獵戶。每年初雪一降，獵人們就聯羣結隊，到山裏去狩獵。他們出去一次，有時十天，有時大半個月才回來。

滿載而歸後，總要等到獸皮都整頓好，休息數天，和妻子儘量的歡好，才再度往山上去。因爲雪熊力量大，有時單獨一人，無法制服得了。尤其遇上了狼羣，更是非要一大羣獵人團結在一起，才可以渡過難關。

可是，今年獵人們上山的日子卻遲了，因爲村中有個年輕的獵人鶴川，在這幾天要成親。大家都準備喝完了鶴川的喜酒，才開始今年的工作。

好不容易，鶴川的大日子來了，新娘弘子亦是村裏的人。弘子的爹跟鶴川的父親有三代的交情，又是獵戶，所以在那晚，非常的熱鬧呢！

大家都被新人的歡愉所感染，興高采烈的喝着酒談笑。外邊下着鵝毛白的雪，屋子裏面卻是熱烘烘的。

好不容易最後一個客人都離開了，鶴川不禁暗暗的長噓一聲，便匆匆的走進新房去。

弘子早已卸了裝，坐在新被舖前等候鶴川了。

「弘子！」

鶴川充滿柔情的低喚着弘子，走上前去將她納入自己的懷中。

天差不多快要亮時，弘子便將鶴川推醒了。

「天快要亮了，你快點起來，我去替你弄點吃的！」

弘子正要起來穿衣服，鶴川卻一把將她的手拉着，並且說道：「弘子，不要起來，陪我多睡一會！」

「怎麼可以？他們都要出發了！」

「別理他們，有妳這麼美的夫人，我眞不想到山上去！」

弘子有點發急了，但她卻天生柔順，不敢發脾氣，只有急忙的說：「你不要這樣，剛成親就誤了正事，大夥兒會笑我的！」

「鶴川，你準備好沒有？大夥要出發了！」

「你們先走一步，我還未吃東西，我會趕得上你們的？」鶴川向外邊的人嚷道。

「好吧！我們就慢一點的走來等你吧！鶴川，其實咱們都明白春宵苦短是很煩惱的！」

那人拋下最後的一句話便走了，而弘子的臉卻變得漲紅，她覺得十分羞人呢！

老不情願的，鶴川摟着弘子熱烈的吻着。這別離的吻，在四唇相交時，兩人的眼睛，都變得濕潤起來。

還是弘子硬着心腸，掙脫了鶴川的唇：「眞的該走了，天已經全亮了！」

默默的收拾好行囊，鶴川辭別了新婚的妻子，便踏出家門了。

雪下得很大。顯然這場雪是昨晚才開始下的，所以踏在雪地上，鬆鬆軟軟，十分難走；而且前面一片白茫茫的，不打起精神，眞的會走錯路。

如今身處外邊，鶴川倒眞的有點後悔。在上山以前，還在貪戀弘子的身體；現在自己落單了，感到孤寂外，還感到有點恐懼。

走了一天的路，鶴川疲乏不堪。獵人最忌走夜路的，鶴川深明這點道理，所以便停了下來找個小林子，準備休息一夜了。

往常，跟大伙一塊兒，有帳蓬可睡，還有熟食可吃。但如今落單了，只有啃乾糧，以天爲被，以雪地爲褥。

雖然雪已經停住了，但是天氣似乎更冷了。無可奈何的，只有在附近拾些枯枝，生了一個火取暖。但小小的一團火，怎敵得過寒冷的天氣。鶴川心裏又焦灼萬分，在寒冷的夜裏他輾轉不能入睡。

終於，鶴川在極度的疲乏中朦朧入睡了。當他再度醒來時，乃是因爲身邊的火堆已燒成灰燼，寒冷的天氣令他凍醒過來。

天已經亮了，鶴川收拾好行裝，又繼續前進。今日是個好天氣，在厚厚的雲裏還有點點陽光，這給予鶴川無限的信心，但走了一整日，仍然跟不上大隊。

要是明天再追不上大伙兒，縱使不冷死，也要餓死了。如今想回去嗎？口糧也是不足，看來只有前進是唯一途徑了。但是明天再找不上他們，鶴川眞不曉得怎麼辦？

「難道我眞的要死在山上？」鶴川絕望的自語。

驀地，晴朗的天黑下來了，風吹得更勁，看來又有一場大雪降臨了。

正當鶴川抱着絕望的心情時，忽然他看到遠處的對山，有一條長長的、灰色的隊伍。

「喂！你們等等我，我在這裏，我在這裏！」鶴川張開嘴巴，使盡吃奶之力大聲呼喚。

寒冷的風從口腔鑽進肚子裏，聲音一離開嘴巴立刻擴散開來，遙隔整個山頭，獵隊怎能聽到鶴川的呼喚啊！

雖然是這樣，但在遼闊、深曠的山裏，終於能見到自己的同伴，這也令鶴川感到極興奮，饑餓與寒冷在這一刻像完全的消失。

鶴川掙扎着爬起來，向着獵隊出現的地方走去，剛邁開脚步，漫天風雪便落了下來。

可是，走了老半天，鶴川與獵隊的距離仍然未能拉近。眼看天又要黑了，鶴川心裏萬分焦灼。要是再和他們失散，支持不了多久，就連站起來的能力也沒有了。

當天已黑下來，前面的路完全看不清時，鶴川却下定決心要摸黑趕路。所以，在黑暗的雪地中，

他仍然跌跌爬爬的繼續前進。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鶴川雖然有堅強的意志，但敵不過饑餓和疲倦，在眼前一黑的情況底下，竟暈倒在雪地上。

當鶴川醒過來之時，天已經亮了。向前一望，白茫茫的，那些灰白的獵隊已消失在雪地中。

「完了，這一次眞的完了！」鶴川心中叫道。

環視一下四周的環境，原來昨夜摸黑而行，自己竟處身於森林之中。

這個森林是鶴川所熟悉的，他不由得興奮起來，絕望中點燃起了一份希望。因爲鶴川知道，每一次獵隊們上山，總會來到這個森林。在森林中，有一間小小的房子是他們祖先的獵隊蓋的，獵隊在上山狩獵時在這座小房子中可以歇脚。

雖然，眼前是茫茫的大風雪，但鶴川却再也不頹喪了；因爲再走進去，就有間小房子可以寢宿；如找不到伙伴，決定獨自狩獵，有點收穫便逕自下山。

房子透着微微的亮光，這一來鶴川更是興奮，他大聲的呼喚：「六伙兒都在嗎？找得你們好慘！」

三步併兩，鶴川便到了門前，迫不及待的逕自伸手一推！

「咿呀！」一聲，門被推開了。

沒有期待的熟悉面孔，也沒有期待的鬧哄哄氣氛，當鶴川望到屋子裏的情形，他興奮的表情僵硬

的滯留在臉上了。

鶴川是走錯了路？入錯了別人的房子？不！屋內的一切，完全跟往日沒有分別。一路上玄關，便有一個方方正正的火盆。此刻火盆裏冷冰冰的，只有一些燃燼了的炭灰。看來狩獵的隊伍，並沒有在這兒住宿過。

從火盆看過去，便是一個平平正正的空間，平日他們狩獵隊伍來到這兒，便在這閣落的空間上歇宿；而令鶴川驚愣的，就是空間上坐着的人。

一支高高的燭台，上面燃着一根蠟燭，黃黃的火光旁邊，坐着一個女人！

長長的黑髮，像瀑布般浮在兩肩上，她靜靜的坐着。連鶴川衝進來，她仍然是一動也不動，活像亙古至今就坐在這兒了。

「妳……妳是誰？」當鶴川把這句話說完之後，心裏便無限的後悔；因爲他覺得自己是魯莽的不速客，這樣向對方詢問有點唐突！

可是，事情的轉變却有點出人意料之外，當鶴川的聲音剛頓止，那坐着的女子忽然回過頭來。

一回頭，鶴川再次的愣在當場。

說弘子是絕色的少女嗎？眼前這位少女，何止比弘子美麗十倍，一對烏溜溜的眼凝視着鶴川，像要看到他的心竅裏一樣；那似笑非笑的櫻唇，微微張開一道裂縫，令人有衝過去吻的慾望。

「你又是誰？」

一個個語音，清晰的從那張教人欲吻的朱唇裏發出。鶴川竟看得呆了，飄飄然的，大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

鶴川像從夢中醒過來一樣，輕咳了一聲，以掩飾自己的窘態，便說：「我……我是狩獵的，跟大伙兒失去聯絡，所以才來到這兒！」

「噢！」那絕色少女像恍然大悟一樣，點了一下頭，沒有再開口了。

室裏的氣氛好不沉寂，外邊的天全黑下來了。

鶴川呆呆的站着，不曉得怎麼辦才好。他心裏對這個處於荒山中的少女，產生了許多存疑。但不知怎地，他却不敢問出口來。

由於那少女沒有再理睬他，鶴川有種被人漠視的感覺。他不安的搓着手，仍然未知該怎麼辦才好！

「盆裏的火早就熄了。假如你願意，到外邊拾點枯枝來，生個火暖和暖和，比較舒服多了。」

那輕輕的聲音，似乎對鶴川是一種很大的魅力。他連聲的應諾，便冒雪往屋外走了。

火終於燃着了，屋子裏在刹那間也變得暖和起來。

好幾次，鶴川想找些話跟那少女聊聊；但話到了舌頭，便被她那副冷冰冰的神態，逼得硬生生吞回肚裏。

就這樣的又支持了盞茶時間，忽然門縫中有一陣風吹來。很怪異的風，鶴川的眼皮漸漸的闔了起

來。

終於鶴川和衣睡在火盆旁邊。

黑甜鄉中，鶴川做着許多的美夢——像春天來了，草從泥巴裏鑽出來；那陣草香，令他千百個毛孔都舒服的浸淫在那種清新的氣息中。

就在鶴川感到無比的舒暢時，忽然身上起了一種騷動，一個怯弱的聲音在耳畔響起。

「抱着我，讓我暖和暖和！」

不知在什麼時候，那絕色少女竟然躺在鶴川的身邊，而她的雙臂緊緊的抱着鶴川的頸子。

溫香的軀體在懷中，鶴川實在沒有勇氣把她推開，更何況她的神情是那麼的柔弱，像喚醒他男性的本能，要好好的保護她。

像着了魔一樣，鶴川忘記了一切……。

放下鶴川不說，且道狩獵的隊伍經過了半個月的艱辛，滿載而歸。

弘子抱着欣喜的心情，跟村中的其他女人一起來到村口，迎接自己的丈夫回來。

當獵者們見到弘子時，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

「哎呀！鶴川嫂子，妳怎麼不在家裏陪着丈夫，還跑到村口來幹什麼？」

一個促狹者對弘子開起玩笑來。

可是，弘子聽了那促狹者的話，連臉色都變了。

「什麼，鶴川呢？怎麼沒囘來？」

「鶴川嫂子，妳開什麼玩笑，鶴川這小子成了親立刻被妳迷住，他那有跟咱們到山上去！」

「不！他上山去了。在你們出發後幾個時辰，他便跟着去了。現在他的人呢？」弘子驚慌的叫道。

「鶴川嫂子，妳說什麼？我們並沒有見到他啊！」

大家都知道事情嚴重，不由圍着弘子叫起來。弘子聽到大伙兒未見過鶴川，急得團團轉，淚水也簌簌而下。

村裏的獵人也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好，於是幾個最熟識山裏的獵人，便聯結到山上去，準備找尋鶴川。

那五個獵人走了幾天，仍然找不到鶴川的踪跡。有一天，他們來到了那小屋的附近。

「對了！我們上次出來，爲了追那羣野熊，沒有到小屋子住宿。說不定鶴川却在那裏等我們？」

「是呀！咱們去碰碰運氣吧！」

當他們到達了那間屋子時，眞的，他們看到了鶴川。

「鶴川，你怎麼還在這兒？唉！上天有靈，你不知道你老婆爲了你哭得快斷了肝腸。」

鶴川坐在地上，一副愣愣之態，對這幾個自小跟他一塊長大的朋友，就像不認識似的。

「你……你們是誰？你們在窮吼什麼，不要嚇壞了我的美人！」

衆人瞪大了眼睛，只見鶴川的右手像抱着一個人似的，但是偏偏他的懷中什麼也沒有。

五個人十隻眼睛完全看着鶴川，他們同時都愣住了；因爲他們發現，鶴川的臉色像紙一樣的蒼白，而那對眼睛空空洞洞的、眼神瘓散。

「他像受到什麼迷惑了！」洗太郎首先發出驚呼。

「被雪魂迷住！」三重也叫起來。

於是，三重走到鶴川的身邊。

「鶴川，你跟我們囘去，你的老婆在等你囘去！」

「不！你們滾。這是我的家，我的老婆也在這兒，你們放什麼屁！」

「鶴川，你受妖魔迷惑了，你快點跟咱們囘去！」三重按捺着性子說。

「別胡說，再胡說老子揍你！」

鶴川眞的兇巴巴地跳起來。

三重看了鶴川一眼，便囘過頭來對伙伴說：「你們幫幫手，拉不到他咱們只有用強。」

好不容易，這五個好心的獵者才將鶴川抬囘村子裏。

可是，鶴川眞的整個人都變了。他不但認不得弘子，甚至村裏的每一個人，他都完全不認得。囘到村裏已經半個月了，他一天到晚在大吼大叫，就像瘋狗一樣。

弘子見到丈夫變成這副樣子，傷心得哭了不知多少囘，可是鶴川仍然當她是仇人一樣。

終於，還是村長出了主意，他們在隣村的神社請了社中的宮司。

宮司看了鶴川，便告訴衆人，原來鶴川在山上眞的碰到了妖魔。那妖魔是山上的一個千年修煉的花精，它的天性淫蕩，專門迷惑到山上狩獵的男人。

宮司替鶴川作法，果然有點靈驗了。就在宮司爲鶴川作了法的當夜，鶴川已經沒有像平日那樣的哮叫，他竟平平靜靜的熟睡了。

弘子見到鶴川終於平靜下來，感到十分欣喜，但宮司却向弘子吩咐道：

「他在這七七四十九天裏是不會醒過來的。當他在第四十九天醒過來後，就會像平常一樣，雪魂已經離開他的身體。不過，妳要記着一件事，就是在一百天內，不能與他行房，要不然妳就會害了他的性命。因爲他的精力被雪魂吸去了。這一百天內他要戒絕女色，要不然他會永遠的斷絕子嗣。」

弘子聽到宮司的話，萬分羞澀。但是宮司的話，她却不敢不聽，因爲她是捨不得害死自已的丈夫。

過了四十九天，鶴川眞如宮司之言甦醒過來，他的神智也回復了正常，而且對弘子道過了歉。有好多夜，鶴川忍不住向弘子索求；但是弘子想到宮司的話，堅決的拒絕。鶴川爲了此事，心裏對弘子產生了莫大的反感。

一百天安然渡過後，弘子才敢將苦衷向鶴川傾訴。當然，鶴川得以跟弘子再恩愛，以往的事在一夜的消魂中，都完全的忘記了。

自此之後，沒有人再敢單獨上山。大家對山裏的雪魂，都談之變色。不過，大難不死的鶴川，與弘子的生活過得十分愉快。

西瓜寃魂

三伏天，就算是坐在樹蔭下，全身不動，只消片刻，還是汗流夾背。倒難爲了在烈日下操作勞動的人們，全身上下，都似在澡池裏冒出來一樣。

黑井次郎是個布販，每天都在街上兜賣；而他所販賣的布，大部份就是他妻子織成的。雖然，他們夫妻倆很勤力的工作，但是生活過得不是很好，只不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已。

這日，天氣熱得要命，黑井次郎在烈日下走了一天，才賣了丈來布。惡毒的太陽，使他感到大爲吃不消。碰巧遇見賣西瓜的漢子，於是黑井買了一個大西瓜，便提早的收工囘家去了。

「怎麼這麼早囘來？沒有生意嗎？」

「不！日頭太毒了，吃不消。妳瞧，我買了什麼囘來？」黑井次郎放下布疋，便向妻子道。

「噢！是西瓜呀！天氣這麼熱，吃個西瓜解解暑氣。也是好的。」黑井之妻見到那大大的西瓜，也感到十分高興，又道：「好了，瞧你渾身是汗，打水洗個澡吧。順便把西瓜扔到井裏，泡到明天，就更好吃了。」

晚上，天氣比較涼快點，而且下了一場小雨。黑井次郎因爲白天要費許多氣力在街上奔跑，趁天氣涼快點，很早便睡熟了。

只剩下其妻杉子，還在燈下紡織。

正當杉子聚精會神工作的時候，不知怎地，却聽到有極輕微的聲音在院後響着，但仔細的側耳去聽，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心裏也並不在意，繼續的做她的工作，直到感覺困倦時，杉子才返囘屋裏去睡覺。

往日，杉子只要一倒下來，很快便能够入睡。但今天不曉得爲什麼，大半晚翻來覆去，總是覺得心頭像是什麼壓着一般，非常的不舒服。

直到天朦朦亮的時候，杉子才在極度疲乏中熟睡過去。

當杉子醒來的時候，黑井早就揹起布疋，到外邊營生去了。

下午當杉子到後院井裏打水洗臉時，猛然想起丈夫昨日買了個大西瓜囘來。

井水是冰涼的，抹在臉上，使杉子感到涼快了許多。正在倒水的時候，就見黑井匆匆的走進來。

「唉，要命，這麼熱的天氣眞要命。」黑井次郎一邊用衣袖抹着臉上的水，一邊說道。

「對了，昨天你買囘來的西瓜，已經泡了一整天，不如現在吃了，也好解解暑氣。」杉子提醒丈夫道。

「妳不說我都差點忘了。對，妳快去拿刀，我們先把西瓜吃了。」

兩夫婦興高采烈的，把西瓜搬進了屋裏，杉子早就把刀準備好了。

杉子也渴望快點把西瓜剖開來解暑。她拿起刀，把西瓜剖成兩半。

「啊！這個西瓜好紅，一定很甜的了。」杉子發出了歡呼。

黑井走過去一看，果然，西瓜紅得像火一般。那種顏色，悅目得使人想一口把它吞掉。

紅的西瓜，一定是特別甜的。

「快，快把它們切開吧！」

黑井簡直就嫌自己的妻子手脚太慢，搶過刀來，就把西瓜切成一塊塊的。

「黑井，有點兒不妥啊！」在一旁看着丈夫切西瓜的杉子忽地驚呼起來。

刀停在半空，黑井回過頭來，瞪了妻子一眼，就問：「有什麼不妥？」

指着自西瓜裏流出來的果汁，杉子叫道：「你瞧，這些瓜汁，怎會像血一般？濃濃的好可怕！」

「屁，妳這是做白日夢。西瓜那麼紅，流出來的汁一定也是濃濃的，這又有什麼不對勁？心理作用。」

黑井一邊向老婆駡着，一邊已捧起了西瓜，大嚼起來。

「好甜，從來就沒吃過這樣甜的西瓜！」黑井邊吃邊讚道。

却見杉子還是呆呆的立着，看着自己的丈夫，那溢到嘴外的瓜汁還是鮮紅的，就像黑井滿嘴滿臉鮮血一樣。看得有點使人嘔心。

「喂！妳怎麼還是獃獃的。吃啊！這個瓜好甜，吃了眞的整個人也凉快了。」黑井瞧見杉子呆立的模樣，不由自主便催促她吃西瓜。

「我！我不想吃，紅得怪嘔心的！」杉子結結巴巴的回答。

抓起一塊瓜，黑井遞向杉子道：「吃呀！有什麼嘔心的。紅的瓜特別甜，妳自己試試，我沒騙妳！」

接過西瓜，杉子還是猶疑着。但是，當她見到丈夫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而且瓜香也非常的誘人，她不由自主地垂涎三尺。

「眞的很甜？沒有別的味道？」杉子還是有點兒不放心的向丈夫問道。

「吃呀！妳少嚕囌，西瓜就是西瓜的味道，難道還有什麼特別？別瞎猜疑了。」黑井駡道。杉子輕輕的，把手上的西瓜咬了一口。果然，西瓜比糖還要甜，而且吃下去也沒有了那種嘔心之感。她也隨着丈夫一樣，狼吞虎嚥起來。不消片刻，黑井夫婦倆已經將西瓜吃個乾淨。

在吃完晚飯後之後，黑井夫婦還是跟平日一樣各做各的工作。

正當黑井感到疲倦，叫妻子打開被褥，讓他睡覺的時候，忽然外邊下起傾盆的大雨。

杉子也感到疲倦。她躺在丈夫的身邊，閉着眼，讓那有規律似的雨聲，早點兒的使自己入睡。

正當杉子也在迷迷糊糊之際，忽地一個聲音不知在什麼地方響起來。

「你好狠的心，你好狠的心！」

聲音叫得好悲慘、好可怕。他似乎在很遙遠的地方響着，又像在自己的耳畔響着。

什麼睡意也沒有了，杉子可以說是自驚惶裏醒起來。

當杉子掙扎坐起來的時候，發現窗外的雨已經停了。而那個可怕的聲音還是在自己的耳畔響着。

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身畔的丈夫也忽然跳了起來。

「是誰？是誰在說話？」黑井似乎也自噩夢裏驚醒過來，而他叫喊的聲音也充滿了惶恐。

「你也聽到聲音？」杉子憂慮的望着丈夫叫道。

黑井轉過頭，看到了坐起來的妻子，錯愕的問：「怎麼了？妳沒有睡？剛才是不是妳在說話？」

「不！我已經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可是，忽然之間聽到一個很可怕的聲音在叫着，我才醒過來的。」

「妳也是聽到有人在叫？」黑井大驚失聲的向妻子問道。

「是呀！起初，我還以為你在夢囈。誰料……哎呀！你聽到嗎？那個人又在叫了！」杉子把話說了一半，忽然又失驚的叫起來。

「對對！我也聽到，那個人的聲音很可怕。他……他說什麼狠心的，不知道是說誰狠心。」黑井應着妻子的話，有點臉無人色。

「我聽到的也是這樣！黑井，那是誰的聲音？誰在叫着？」杉子驚惶問。

這的確是很可怕的事。一個聲音老是重覆着一句話，也不曉得聲音從什麼地方發出的，它似乎在

很遙遠的地方，又彷彿在你的耳邊叫。

而那聲調是萬分的可怕，它是震顫的、低沉的，刺耳的。

「黑井，我……我好怕！」

「我也怕，但是有什麼辦法？」黑井沒主意的說。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滿以為到了天亮時，那種可怕的聲音就會消滅，豈料事實並非如此。那飄忽的、不知自那兒響着的聲音，竟是不分晝夜的，就像認準了黑井夫婦，不斷的在他們耳畔叫着。

從下雨那個晚上開始，一連半個月，那聲音就如附骨之蛆一樣，日夜緊隨黑井夫婦，活像要使他們心神盡失，魂飛天外似的。

可憐的黑井和杉子，短短半個月來，消瘦了許多，而且也真的變得失魂落魄。只要有半點異樣，兩人就像驚弓之鳥一樣，心驚肉跳起來。

黑井連販布也沒有精神，因為他總覺得，有什麼鬼魂老是盯着他一樣。而杉子也無心織布，白天要剩下她獨個兒躭在家裏，她更覺得可怖的鬼魂會隨時隨地出現，令她做活的心情也沒有。

又挨了半個月，夫婦倆商量，這樣下去，遲早會被那日夜不停的聲音，把自己折磨至死。他們必須想辦法，追尋這聲音的來源。

他們也曾撫心自問，因為那聲音老是說他們做了一件狠心的事，但夫婦二人細細的思量，他們一直自食其力，也從來沒有羨慕過比他們富裕的人，更沒有幹過任何傷天害理的事。

他們無法可想，只好跑到神社去。

神社裏有個叫無花法師，是主持方丈。聽說他德高望重，對於治鬼一道，頗有心得。

當黑井夫婦把連日來被那附骨之音，騷擾得心神喪盡的事說完時，無花法師的壽眉竟重重的疊在一起。

「法師，到底是什麼妖孽把我們纏着？求您指點我們一條明路，我們必定重重的答謝法師。」

「兩位施主，聽你們這樣講，那不是妖孽。那是一個受了委屈的冤魂，被你們傷害了，所以才會日夜的纏着你們。你們自問眞的沒做過任何傷天害理的事？」無花法師嚴肅的向兩人詢問。

「沒有。法師，我們平日與世無爭，怎會幹些埋沒良心的事呢！」黑井夫婦矢口否認。

「要是眞的沒有，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無花法師堅持自己的意見。

「法師，會不會是咱們的屋裏，忽然來了鬼魂？」黑井自作聰明的問。

「不可能，施主。鬼魂也有他們的一套，要是你們眞的與世無爭，他們無緣無故，不會找上你們的。」無花法師又道：「你們再仔細想清楚，到底在聲音出現前，你們有沒有幹過特別事情？」

黑井與杉子沉默着，苦苦的思索半天，杉子才記起了那天吃西瓜的事。

「法師，我們那天什麼也沒有做過，就是吃了一個西瓜。只是當吃西瓜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西瓜特別紅，那些瓜汁有點像血。但我們吃了下去，一點也沒什麼特別啊！」杉子把那天吃瓜的事，詳細的說了出來。

但見法師眼裏忽射出一道靈光來。

「唔！紅得像血的瓜汁。不錯，是這個西瓜出了毛病，一定是了。」

無花法師的話，使黑井與杉子兩人都驚呆了。

「不會吧！一個普通的西瓜，跟鬧鬼怎會有關係？」

「這一點，我也不清楚。你們的西瓜，是買回來的？還是自己種的？」無花法師又問。

「買的。我買了回來，在井裏泡了一天，到次日才剖開來吃，」黑井答。

「這是個好費思量的問題。兩位施主，老僧就隨你們到府上走一趟。不親自看看，我也無法知道，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聽得無花法師肯跟自己回去，黑井夫婦自然是大喜望外。畢竟，二人的希望已全集中在這個和尚的身上。

當無花法師隨着二人回到黑井家時，剛進得門，無花法師壽眉又皺起來。

「不錯，屋子裏是有冤魂！」

聽得無花法師竟然如此的說，黑井夫婦的臉色頓時變得紙一般白。

「法師，您！您的法眼，眞的看到了鬼魂？」黑井緊張的問道。

無花法師並沒有理睬黑井，他逕自從懷中，掏了一道黃色的靈符來。只見他把靈符貼在玄關的樑上。

「暫時鬼魂是不能跑出去了。」

聽得無花法師如此這般說，杉子緊張的叫了起來：「法師，這……」

杉子的意思是，既然無花法師已看出了屋中有鬼魂，應該設法把它趕出去才是，怎會反把它困在屋裏。但是戒於禮貌，以及有求於無花法師，杉子的話說了一半，便無法再說下去。

「你們帶我去看看那個泡浸西瓜的井？」無花法師也不理會杉子的話，逕自對他們夫婦說。

二人便把無花法師領到後院去。

也不知道無花法師佈什麼玄虛，只見他來到井旁，俯身往井裏端詳一會。

「法師，這口井是我自己開的，不會有問題，你看井水有多清澈！」黑井見到無花法師似乎對那口井特別的感興趣，便不由開口了。

無花法師仍舊沒有理會黑井的話，只見他不慌不忙又自懷中掏出一張靈符貼在井口。

「法師，莫……莫非鬼魂在這口井裏面？」看到無花法師這番舉動，杉子不由臉上變色，忍不住又向無花法師詢問。

仍然是得不着要領，無花法師早已緊閉雙目，雙手合十，在井口邊喃喃的誦着經。

這番舉動，可嚇得黑井和杉子兩人，不自覺的互相貼近在一起。

因為他們眼見剛才進門時，無花法師說屋裏有鬼魂，馬上又貼了一道靈符在玄關上。如今在井口上，又作同樣的事，而且還在誦經，像要作法一樣。

鬼魂並沒有出現！

黑井夫婦滿腹疑團，互相觀望，誰也不敢發問。一則怕騷擾無花法師誦經，另方面他們剛才已分別碰過幾次釘。顯然，若無花法師不主動把自己的行動告訴他們，任他們如何去問，無花法師就壓根兒不會告訴他們。

好不容易，無花法師的經才誦完，而且再度把眼睛睜開來。

「施主，煩勞打桶水上來瞧瞧！」

黑井把桶擲到井裏把水汲出井口。

「怎會這樣！怎會這樣？」

黑井失聲驚呼，差點把整桶水倒翻，杉子在一旁嚇得心驚肉跳。

就只有無花法師獨個兒，仍舊鎮定如常，彷彿他早預料到事情的發生。

是什麼令黑井驚呼？

杉子也看得清清楚楚，丈夫自井裏打出來的水，不再像平日的清澈，而是鮮紅的、鮮紅的血水。

剛才，井水還明明是清澈見底的；但當無花法師誦完經後，井水就變成血。任你再膽大，也不能不驚得不知所措。

「法師，怎……怎會是這樣的？」

「井裏的水都是這樣，你不相信可以再打一桶上來看看！」無花法師說。

黑井和杉子都屹立不動。雖然他們都不再動作，但是他們都深信，當第一桶自井裏打出來是血水，再多打幾桶上來，情形也是一樣的。只是，他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

「從你們把西瓜放進井裏泡浸，井水早就染成了血。只不過你們一直也不知道，毛病本來就是出自那個西瓜，」無花法師終於開口向二人解釋。

「西瓜？西瓜有什麼不妥？」這幾句話，黑井夫婦是異口同聲的叫出來。

「我也不大清楚這事來龍去脈。不過，我要說的情形，應該是雖不中的也不遠矣。一定有個人，枉死在西瓜田裏，他的鮮血滴在泥土裏，也滲入了正在長大的西瓜裏面。這個人必然是死得很冤，所以才會冤魂不息。你們碰巧買了個從這塊田裏種的西瓜回來，又把它泡在井裏，這個冤魂的血也就滲進了井裏。而你們還是把西瓜剖了吃下去，無疑就是吃下了那冤魂的血，所以它才會日夜的纏着你們，說你們狠心。」

雖然這是三伏天，雖然陽光還是很猛烈，但黑井和杉子兩人，聽了無花法師的話，却感到身體如泡在冰窖裏，渾身的毛孔都豎起來了。

「我……可是，我……我們不是有心的，我們並不知道，一個西瓜，會有那……那麼複雜的冤情在裏面。」黑井定了定神，才結巴的呼冤。

「當然，我相信你們一定是無意的。但現在不再討論這個問題，現在要考慮怎樣使冤魂得到安息！」無花法師胸有成竹的說。

「這……又勞你們費點錢……」無花法師說。

「沒問題，只要使冤魂得到安息，不再纏着我們，多少錢也無所謂，」黑井夫婦又是異口同聲的說。

「首先得把這個井封起來，永遠不用，因爲冤魂已化在水裏。然後，我要在這兒設壇，爲他打齋作法，經過七七四十九天，冤魂就會得到安息。」

也幸好無花法師並沒有騙他們，過了七七四十九天，附骨之音果然靜止。

從此之後，黑井夫婦就算在更熱的天氣，也不敢吃西瓜了。上次的教訓，實在太刻骨銘心。

人鬼之間

夜已深，一條黑影緩緩地移動着。可惜，此際四下無人，否則大家必定驚異，這個漢子何以會在此時此地出現呢？

他就是頂頂大名的長谷川達夫。長谷川是櫻福鎮的名人，從三歲小孩至八十歲老頭兒，沒有人不認識他。因爲他是出了名的好漢；而他的劍法更是所向無敵，從來就沒有人可以在他的劍底下走上十招。

羨慕長谷川的人很多，求他學藝的人更是每天不少過十人。然而，長谷川雖然好打不平，爲人正義，劍法高超卓絕；但要他教授劍術的人，總是讓他婉拒。

長谷川的年紀還很輕，不會超過三十歲。平日，他給鎮上人一個印象——無論任何時間見到他，都是神采飛揚的臉上永遠掛著微笑。

然而，如今若有人看到他，一定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可能，長谷川會是神情迷惘、目光空洞。何況，長谷川所走的地方，亦是大家所奇怪的。

那是一片荒涼，野草叢生的墓地。這片墓地，是櫻福鎮裏很出名，但罕爲人到的地方。

據說，這片墓地雖然葬了不少人，但這些人都是沒有名字，都是慘死的寃魂。他們或許沒有家人，他們或許生前是個流浪者，到了這一帶潦死他鄉，由櫻福鎮的人將他們埋掉。

長谷川此刻臉色是那麼蒼白。他立在野草叢裏，一動也不動，像是等待些什麼；又像是見到什麼事物，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一樣。風，無聲無息的吹過來，就似這些無名的野鬼，忽地撲在長谷川身上一樣。

只見長谷川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接著，他似乎見到什麼怪異的東西似的，忽地退了兩步，身子失了平行，就跌在草叢堆裏。

「長谷川大爺，長谷川大爺，求求你，教我劍法吧！那怕只是一招十字斬也好啊……」

每天清晨，在長谷川的家門前，總是有這樣的聲音在叫著。住在他附近的人，早已習慣這種聲音了。也知道這些人叫破喉嚨，長谷川也不會授他們劍術的。

然而，就在叫喚聲開始了第一下時，長谷川的大門居然打開了。他冷靜地望著跪在門前的年輕人道：「你叫什麼名字？可是眞的想學劍？」

就連跪在門外的年輕人也不相信，長谷川竟會走出來跟自己說話，驚愕得完全說不出話來。

長谷川將自己的話重覆一遍，那年輕人彷似如夢初醒，說道：「是的，師傅。只要你肯教我劍術，你要我赴湯蹈火，我也在所不辭。」

「眞的？」長谷川立刻接嘴問道。

「眞……的」年輕人心底裏眞的有這份準備。但當他接觸到長谷川的眼睛時，不知怎地，那種充滿光芒的眼神令他打了個寒顫。一句非常肯定的話，吐出唇來，就似有點結結巴巴。

然而，長谷川倒沒有介意他的回答語氣，只是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德川，德川三四郎。」年輕人回答。

「好，三四郎，我告訴你，只要你誠心誠意追隨我，我一定會將你調敎成第一流的劍術高手。不過，你可要記著你的諾言，無論我要你做任何事，你一定得立刻去做；否則……」

三四郎躊躇不定時，只聽長谷川的聲音又響起來了，「你還在這兒發呆幹什麼？還不隨我走進去！」

「是，是的！」

說起長谷川收徒的事，已經成了櫻福鎭衆人茶餘飯後的資料；因爲長谷川是沒有妻室的，三四郎當了他的徒兒後，就住在長谷川家裏。

說是奇怪，以前的長谷川，是個十分活躍的人，他跟鎭上的人不時打交道，爲人排難解紛。自從收了三四郎作徒弟之後，整整一個月足不出戶，沒有人再見過他；甚至有人到訪，他也拒不見客。

倒是三四郎，他當了長谷川的徒弟之後，不時會在長谷川家出出入入——例如每天清晨，定會出來買菜；下午的時候，會在門外的井畔洗衣服。

曾經有好事之徒，向三四郎打聽過他師傅的事。就像住在他們隔鄰的飯澤大夫，就時時找他說話。

「三四郎，師傅怎麼了？自從你來了之後，你的師傅再也不過來跟我喝酒。你這小子，眞個累人不淺。」

三四郎早已聽慣了飯澤大夫的嘲笑。他用脚踩着衣脚，臉上含笑，算是回答了對方的話。

「三四郎，你師傅身體沒有什麼不對勁吧？若然，我可以過去給他看看脈。」在飯澤說話時，三四郎已經將衣服洗乾淨。他捧着木盆，還是用笑臉向着飯澤，做了個回家的手勢。也不理飯澤有何反應，就逕自回家了。

目送三四郎的背影，在長谷川的院門消失後，飯澤氣得直在頓足：「見他娘的獃子，三拳打不出一個悶屁。長谷川一定是瞎了眼睛，怎會挑這麼一個獃子作徒兒，也不知在弄什麼玄虛。」

更深人靜，長谷川的後院出現了一條人影。不消說，這個人就是飯澤。

原來，飯澤早就想半夜爬進長谷川家，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今天在井畔，被三四郎一氣，便促成這個念頭。

這時，飯澤輕輕地推了一下門，他就發現門是緊緊的關着。飯澤早就有準備，他拿了一根細小的鐵枝出來，插進門縫裏。沒多久，門「嗒」的一聲，就應手而開。

瞧着四下無人，飯澤就掩進院子裏。院子裏一片漆黑，只靠少許的月色，可以照得清楚路。幸而

，飯澤以前常往長谷川家去談天喝酒；故此他對長谷川的家，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樣。

飯澤巡了屋子一週，什麼也沒有發覺。正失望地準備悄悄離去的時候，忽地一種奇異的聲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飯澤整個人都跳起來，他靈敏得就像一隻貓似的，立刻追尋聲音的來源，終於，他發現了聲音的來源，竟是在最末端的一間房屋。

沒有考慮，飯澤就掩身到那房屋的門前。當他越接近房屋的時候，他越可以肯定，那種說不出的怪異聲音就是從房屋裏發出來。

當他將眼睛湊近那個用鐵枝戳穿的小孔，向裏面觀望時，他就差一點沒叫出來。屋裏果然有人，不但長谷川在，他的徒兒三四郎也在。長谷川還是正面的對着門，盤膝而坐，他的面前端端正正放著一柄出了鞘的劍。

三四郎却是背對着他，手上抓着一個透明的、形狀十分古怪的小瓶子，並將一塊燃燒着的紙在這瓶子的內裏燒着。

飯澤一望，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奇怪的事，他的好奇心也到了頂點。

當那張在烘瓶的紙燃為灰燼的時候，三四郎接着下來的舉動，更令飯澤驚異得險些兒叫出聲來。

但見三四郎將那個燙得灼手的瓶子，朝著長谷川的眉心印下去。那燒燙的瓶子，接觸到長谷川的皮膚，立刻就發出一種很怪異的聲音。如今耳聞目睹，飯澤就明白，自己剛才聽到、却形容不出的東

西，就是這種聲音。其實，這種聲音，跟燒紅的火鉗灼在人身上發出的聲音，並沒有多大的差異。

在飯澤的想像中，長谷川一定會痛得叫起來。出乎意料之外，長谷川的表情跟平日無異——他還靜靜閉上眼睛，十分鎮定似的。

接着下來的事，更令人震驚。飯澤雖然知道，自己多躭在這裏一些時候，危險就多一份。但要他立刻退出去，他是死也不肯的了。

因為，飯澤此刻在那個戳穿的小洞上，見到三四郎手執一支四寸長的銀針，向長谷川低聲道：「師傅，你準備好了嗎？」

「唔！」長谷川睜開眼，喉間發出了一下沉哼。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飯澤不知道他們要作什麼的時候，三四郎抓起那支銀針，就向長谷川的左邊眉心插下去。銀針的鋒端已迅即插進一寸，從肉眼看著估量，只剩下三寸左右在外。

這下子的突變，飯澤再也忍不住要叫起來。他在叫喊時，馬上用掌掩嘴。幸虧屋裏的兩個人都在全神貫注。飯澤這下悶叫，他們都沒有發覺。

也難怪飯澤會如此驚叫。眉毛之下是人體最薄弱的地方，平時若無意撞一下也會痛得暈倒，甚至爆裂流血。而三四郎竟用銀針插下去，飯澤怎能不驚？

說也奇怪，在長谷川方面，左邊眉心插住銀針，他只是身軀微微幌動一下，並沒有倒下來；而他的眼睛，也沒有因此而流血或者睜不開。

「師傅，不要緊吧！」倒是三四郎，在此刻用關心的語氣問道。

「不要緊，快刺右邊吧，時間不早了。」長谷川回答時，語氣還是極鎮定。

因爲聽到他們師徒的對話，故此當三四郎將另外一支銀針，用剛才同樣的方法，插進了長谷川右邊眉心時，飯澤不再像第一次見到時那麼驚異了。

在長谷川兩邊眉心都插上銀針時，他的模樣看起來變得十分的怪異，就似一隻有角的怪獸。

飯澤估量著他們下一步，又會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方法自虐時。忽地長谷川伸出右手，將放在他面前那柄出了鞘的劍抓起，然後，他的臉上流露出一種很怪異、很滿足似的笑容來。

長谷川將劍納入劍鞘後，就站起來。三四郎這時也轉身向着門。從兩人的姿勢看來，他們是打算離開這間房屋。

他埋頭於雙膝間，不敢去看下一步發生的事。在他的心理上，他以爲長谷川師徒也不會看到自己。

一陣步聲，在長廊上輕輕的響起，就似輕風吹著樹葉的聲音一樣的溫柔。但是，對飯澤來說，他只覺得魂飛魄散，大半個身子已進了鬼門關。

略一定神，飯澤就感到有點不對勁，因爲那陣步聲似乎距離自己越來越遠。於是，大着膽子將眼睛微微的睜開一條縫，視線從大腿間望出去，飯澤卽時驚異得嘴巴也張開來。

只見長谷川和三四郎兩條高大的影子，已走到長廊的另一端，距離玄關只有兩步。從他們的走勢

看來，他們是準備外出。

「奇怪，三更半夜，長谷川還弄成這個樣子，他們想上那兒去呢？」根本就忘記了自己爲何會如此幸運，沒有被走出那房屋的兩人發現。

飯澤心裏在轉了千百個念頭後，終於他還是忍不住好奇，也走出了長谷川的家。

當飯澤發現，自己處身之處竟是早已教人遺忘的荒塚時，他既是害怕，又是後悔。然而，這一切加起來，還是抵不住他對長谷川師徒二人的無限好奇。

現在，飯澤是集中精神的偷窺着長谷川和三四郎的行動。在微弱的月色下，飯澤依稀看到，他們的表情彷彿嚴陣以待。

「他們要幹什麼？他們難道約了人到這兒談判？可是，就是要比劍，也不用來這片鬼域。這究竟是什麼道理？長谷川這樣折磨自己，莫非他已瘋了？」飯澤心裏暗忖。

正當飯澤準備放棄他整夜的努力，轉回頭時。驀地，他見到眼前出現一片奇景——

明明距離自己五十步之遙，只有長谷川師徒二人；不知怎地，在自己眨眼之間，長谷川的身前多了一條影子。

起初，飯澤以爲自己眼花了；但在他努力眨眨眼睛，重新再看之時，景象又起了變化。

長谷川已經拔起了劍，跟那第三條影子對打起來。

飯澤不是武士，並不懂得劍術，但他仍然感到，眼前的一場對打，極爲激烈，

因爲他除了見到一遍劍光閃爍外，幾乎再也看不清，那一條影子是長谷川？那一條影子是忽然出現的第三者。

剎那間，長谷川與那條影子糾纏一起，慘叫一聲，飯澤還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際，耳畔就聽到三四郎的大叫了：「師傅，你怎樣了？」

說時遲，那時快，三四郎叫聲響起，長谷川已連迭的後退，手上的長劍亦墜地。若不是三四郎恰上前把他扶着，他可能已經摔到地上來。

「長谷川敗了，他竟然敗了？」飯澤非常不能置信的低聲自語。

然而，更不可能發生的事，又出現飯澤眼前。長谷川的對手，就是那個勝利者，竟然化作一縷青烟，片刻間消失在野草叢裏。

這下子變化，更令飯澤張大口來。第一個浮起的念頭就是——那個與長谷川對手、戰勝長谷川的，是這片荒塚上的幽靈。

飯澤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從那塊荒塚回到家裏的。整整一個月，他的精神才較恢復一點。當他躺了一月後，第一次重新踏出家門時，他就見到一個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人。

「飯澤大爺！你好嗎？」

很勉强的擠出一個微笑，飯澤牽强的回答：「三四郎，怎麼不在屋裏陪你師傅呀！」

「師傅很好，又在練新的劍法。」三四郎今天竟自動的透露了長谷川的行動近況。

三四郎張開口，還待說什麼之際。忽地，一個武士從他們身邊經過，直衝長谷川的家。三四郎臉上一變，丟下了飯澤，就回頭往屋裏跑。

飯澤木然的站在門前。他可認得剛才衝進長谷川家的武士是本地一個浪人，曾三次敗於長谷川的手中。不消說，這一回又是闖上門向長谷川挑戰了。

果然，過了不多久，就聽到一聲慘叫從屋內傳出來。

「這流氓又失敗了，不知死活的東西！」飯澤冷冷的自語。忽地，長谷川的屋子，衝出了一條人影。

「哈哈！長谷川，你終於死在我的劍下！哈哈！」說話的人還提着劍，當他揚長而去之時，劍上還染有鮮血。

飯澤也參加了長谷川的祭禮，畢竟是鄰居一場，以前的交往亦相當親切。

送了長谷川下葬，飯澤陪着傷心的三四郎，走在人叢的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爲什麼會這樣？」

「師傅若非視力不好，又怎會死在這流氓的劍下？」三四郎哭泣着回答。

「是因爲那些針嗎？這可是你弄出來的。」飯澤冷冷的說，神色極嚴肅。

「你怎知道？」三四郎可是嚇了一跳。

再沒有什麼值得隱瞞，飯澤就將那晚偷窺的事和盤托出，「你們爲何要這樣做？」

「是師傅要這樣的。他的劍術太高超卓絕了，你不會懂得一個武術，沒有對手的孤獨。而師傅終於找到對手，就是那夜你在荒塚見到的幽靈。這個幽靈生前就是出名的劍術大師宮本武藏，師傅與他交手幾次都輸了。」

「那何苦再打？」飯澤又是驚異，又是困惑的問。

「你不會了解的，沒有敗又如何有勝。後來，師傅敗了幾次之後，悟出了一個道理。因為幽靈是飄忽無定的，而人的眼睛在比劍時，因看到身邊的太多的事物，而受騷擾。故此，師傅就想出了用針刺眼睛的辦法，將自己的目力弄得模糊。比劍之時用本能反應對抗，少受旁邊景物騷擾，求勝機會就多了。半個月前，師傅終於一戰成功了。只可惜，他的眼睛也因為針刺太多，視力越來越模糊。否則，那流氓又如何能勝得了師傅。」

「但你不是說，越看不清楚，越靠本能反應去過招，越容易洞悉對手的發招先機？」

「人不同於幽靈。幽靈是飄忽的，發招於無聲無息之中。人比幽靈更奸險。若非那流氓一進門，用張大網將師傅罩住，欺師傅看不見他的舉動。師傅又怎會敗於他的劍下呢？」

飯澤在歸途中，腦海裏有了一個從未思索過的問題——人比幽靈更要可怕！

腥血大法

當急促的馬蹄聲，自鎮外的道上傳出來時，盛岡裏的孩子們便圍攏起來，朝馬蹄聲響起的地方奔去。

只見一行十數騎武士策馬向鎮上最大的一條街奔來。十數騎來勢甚促，所到處揚起了陣陣沙塵。當為首的武士猛然勒馬時，其餘的武士亦將馬匹勒住。

剎時間大街響起陣陣馬嘶，十數匹畜牲前蹄縮起，人立起來。

但見當中有一個武士，手持一塊木牌，奔到大街的中心外，將木牌牢牢的插在地上。

「呀！是告示牌！」當中一個年齡較大的孩子，已經叫了起來。

當那一行十數的武士，把告示牌插好之後，便向地方的衙門步去了，在武士們離去之後，鎮上的人幾乎都集中在這條大街上，在告示牌前圍攏起來。

但見這個木牌上的告示，是一條通緝令。牌上貼上兩張圖畫，繪的是個武士，另一張繪的是個還未足十歲的男孩。

那武士的繪圖上寫着黑岩季之四個大字。小孩繪圖上則寫上「黑岩季之兒子：黑岩大五郎，齡八歲」數個大字。

原來，藩府通緝的是一對父子。

再看繪圖的左面，還書寫了下面的幾行字：「右方二人，乃大罪重犯。凡捕獲右列二者，生死不論，賞金五十枚！凡能供出二罪人匿藏處，賞銀三十枚。眞岡代官新谷青左衞門」

在左衞門下首還押上個花印，顯然這個新谷青左衞門主理這件案件。

圍視這張告示的老百姓們看了這個通緝懸紅的告示後，就議論紛紛起來。

「誰叫黑岩季之，他犯了什麼案？怎麼藩裏衆多武士，也奈何不了他，要懸賞緝捕！」

「別這麼大聲，那些武士還沒有離去，小心被他們聽到，可就遭殃了！」

「到底這個黑岩季之幹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爲什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瞧這個黑岩季之的樣子，可不像江洋大盜，太不可思議了，他到底犯了什麼案？就算他犯了罪，兒子怎麼也牽連在內？小孩才八歲，能成什麼氣候？」

「唉！可惜我從沒見過什麼黑岩季之，要不然可發財了，賞金五十枚！」

「哼，算了吧！連藩裏的武士也奈何不了的人，你還能動得了，別連自已的小命也不顧！」

「我要知道這對父子的居所，也有紋銀三十枚，這倒眞個可以留意。」

「財迷心竅，討厭！」

盛岡裏的每個人，都在討論那個藩府懸賞的事。還不到日落，每個人都看過這張告示，也對那告示上繪着的父子發生了很大的好奇。

大街小巷，人們只消一碰頭，很自然的都以黑岩季之父子爲話柄。可是，沒有一個人曉得這對父子到底是何許人也，也沒人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值得藩府如此煞有介事的通緝他們，甚至連活口也不保留，一派急欲這對父子快速死去的意思！

看樣子，盛岡這兒的百姓沒一個認識黑岩季之這個人，更沒有一個人曉得此人的下落！

夜降臨到盛岡！

那掛有告示牌的大街，漆黑死寂的，連半個人影也沒有，白天的熱鬧早已完全不著痕跡。那新插在街中的木牌，顯得那麼森冷孤清，像張追魂令一樣。

然而，當月亮被烏雲遮掩着的時候，街角忽然出現了一條黑影。黑影修長高大，在這無人漆黑的大街上出現，連半點聲息也沒有，就彷彿是一隻幽魂在月亮隱閉時現形似的。

黑影的動向沒聲沒息，却靈敏如一隻夜貓。很快的，他已經竚立在告示牌的前面。只見那條黑影自懷裏掏出個長形的東西來，沒多久黑影的手裏發出了亮光，原來他是把火摺子燃亮。

火光把告示牌照亮，同時也使人瞧清楚那黑影的模樣。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歲，武士打扮的漢子。瞧這漢子的臉目，却敎人不自覺的倒抽一口冷氣，因爲你一生裏再不可能瞧見一張這麼醜陋的臉目。

這張臉是扭曲的，佈滿疤痕的。在整塊臉上，你簡直無法能分得出五官來；因爲大大小小的疤痕，實在太多了。唯一教你看得到的，是這張臉只有一隻眼睛發射着青光；而另外一隻眼被黑布蒙着。

顯然這怪客是個獨眼龍！

火光熄滅了，那獨眼怪客沒有再停留，仍然像來的時候那麼孤獨，很快的又潛入了黑夜裏！

一切像完全沒有發生過似的，沉睡的盛岡誰也不曉得，在此深宵裏會出現這麼一個神秘的怪客！

× × × ×

去拿賞金生活的武士，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職業追蹤者。但一般人給這羣武士個俗稱，叫做「獵人」。

事實上，靠賞金過生活的人，他們像獵人一樣，對逃犯或有罪的通緝犯，有一種先天性的「嗅覺」；這種嗅覺就如獵犬一樣的靈敏。無論那些被懸賞通緝的亡命徒躲得有多遠和隱閉，這些「獵人」總有辦法把他們尋到！

「獵人」——其實又是另外一羣亡命之徒，因爲他們所對付的，往往是一羣比狼還要狠毒的兇犯。「獵人」是在刀口上尋生活，他們是以生命作賭注，用鮮血去換取賞金。

很多時，他們的賞金取不到，卻付出了他們的代價——生命。

× × × ×

屋裏的燈光，是那麼的柔和。

燈光照在地蓆上的兩個影子緊緊的抱在一塊，四唇交接，吻得很深很深！

良久，兩個並在一起的頭才分開。要不是你見到那男子的那張臉，必然會大吃一驚。因爲在這數天來，藩裏的大小縣鎮，任何一個角落，都繪着他的畫像。每一個人口裏討論的，也正是這一個人。如今，誰見到他，都可以立刻就叫出他的名字——黑岩季之。

沒想到外邊風聲鶴唳，這個黑岩季之此刻卻處身在這個溫柔鄉裏。

在他懷裏的正是個絕色的美人。看她的樣子，高貴又雍雅，絕非一般普通女子可以比喩。一眼就可以知道，她是個出身極好的女子。

這樣個女子怎會跟一個通緝兇徒在一塊？而兩人的態度又那麼的親蜜。

此刻，黑岩季之的眼睛，正以深情的神色凝視着面前的女人。他的目光自那女人的美臉上，漸漸的轉移到那微微敞出的衣襟上。那粉白色的肌膚，在柔和的燈光下，顯得那樣誘人。

「我……我早就不清白了。」忽聽那女人含着哭聲哀怨的說道。

目光裏掠過了一陣痛楚的神色，但是黑岩季之隨即道：「文子，這與妳並無關係，我明白妳是被迫的。何況，這些日子來我也娶過妻，有了兒子，難道我還會在乎那一點？」

聽黑岩季之向女人說話口氣，他們似乎老相識，卻又曾分手一段日子。

「季之，爲了我，你已經犧牲太大了。其實，這是不必要的，現在你成了藩裏通緝的人，我……」

「別說了，爲了妳，再大的犧牲我也願意付出！」

黑岩季之沒有讓文子有機會再說下去，他已經用唇把她堵住了。

向牆邊熟睡的大五郎望了一眼，黑岩季之將旁邊赤裸的文子摟進懷裏，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

「以後我們三個人永遠不要分開！」

文子的目光，在黑岩季之的臉上溜了一眼，接着她用擔憂的口氣道：「我們眞可以永不分離嗎？季之，你跟大五郎的繪像，如今是滿街滿巷都有，我們能逃得了追緝嗎？」

「妳以爲我這樣容易束手就擒？文子，難道我自守衞得重重的內宮裏把妳救出來，妳對我還沒信心？」黑岩季之道。

「不……我是個不祥人，恐怕會連累你！」文子聲音仍舊是充滿了憂慮。

「傻瓜，妳現在已是我的妻子，我是應該保護妳的。請妳好好對待大五郎，我已經心滿意足。大五郎這孩子一出生就沒有娘了，他很可憐！」

「請放心，我會待他如同己出！」

聽這個黑岩季之與文子的對話，已使人隱隱約約的聽出，那個文子原本跟黑岩季之定是相戀的。不曉得後來會發生了什麼事？文子定然是流落在藩府的執權者手中，與黑岩季之失散了多年。

在那段期間，黑岩季之曾另外娶妻，並生了大五郎。後來妻子死了，他在江湖上流浪。大概是最近，黑岩季之潛進了藩府的內殿，把文子搶了出來。

也因爲如此，黑岩季之才會深深的觸怒了府裏的執權者，非要致他父子二人於死地不可，以致藩

屬裏不論大小城鎭都貼上追捕他父子二人的懸賞緝令！

然而黑岩季之等人，到底藏身在什麼地方？

「季之，我們住在這兒，眞的安全嗎？」顯然，文子對己身所藏處之安全問題也有點疑心，故此向身邊的男人提出這個問題。

「普通的『獵人』，縱有本領，也不會找上這兒來。我唯一擔心的，就只有他——」

「誰？」文子緊張的問。

「他就像一條敏銳的惡鯊一樣，甚至比鯊還要厲害。鯊還要嗅到血腥才會發狠，他却敏銳得無論你有沒有血腥味，他也可以追蹤到。聽說他出手以來，從未落敗！」黑岩季之回答。

「噢！這麼厲害，他到底是誰？」

「沒有人曉得他的名字，只曉得他的刀法快得像風。從沒有一個人，能逃得了他的一刀。所以，他有個外號，叫做獨眼一刀！」

「爲什麼叫獨眼，難道他只有一隻眼睛？」

「唔！」提到這個獨眼一刀，黑岩季之似乎再不樂觀，悶悶的哼了一聲，算是回答。

「要是他眞的找到這兒，你有把握勝得了嗎？」文子還是嚕囌不斷。

霍然的跳了起來，黑岩季之態度顯得很不耐煩，「別吵，給我閉上嘴。」

雖然還是深宵，但黑岩季之似乎連半點睡意也沒有，看情形獨眼一刀的陰影，已闖進他的心裏。

只見他站了起來，披上衣服，自劍架上把長劍取了下來，就在燭光下磨起來。

×　×　×　×

那個高大的武士，站立在瀑布下，也不知立了多久。但見瀑布傾瀉下來濺起的水霧，把武士的衣衫沾得濕透了。

這個武士，在盛岡地方的深夜曾出現過。只消任何人看過他一眼，生生世世，便不會再忘記他。沒有一個人的臉孔，會比他的臉有更多的疤痕；沒有一張臉，會比他更猙獰可怕。而且，還有那蒙了黑罩的眼，更使這張殘缺不全的臉顯得更殘缺醜惡。

此刻，這武士仰起頭，用那獨一無二的眼，瞪着那瀑布的頂端水源之處，似乎那兒有什麼特別吸引之處，教他的眼睛再捨不得離開。

過了不知多久，那武士自腰上抽出了大刀，往自已的大腿上砸落！

刀是鋒利的，大腿立刻的就劃出了一道血痕。在背景一片雪白的瀑布旁，那血痕像比平常的更鮮紅刺目。

然後，那武士低下頭，像一條饑餓已久的狼一般，伸出了舌頭，在那道血痕上舐吮着，貪婪的舐吮着。

很快的，武士把刀口上的血舐乾了。而在他再仰起頭來時，他那張充滿疤痕的臉上，咧開了一個猙獰詭秘的笑！

陽光還是那麼的耀眼。在陽光的照射下，你可以看到那武士的腿，疤痕之多，跟他的臉是同樣的。

×　×　×　×

「大五郎，小心呀！別走得太遠，前面是瀑布口，小心別掉下去！」

正蹲在急速的水流旁洗衣服的文子向水邊不遠處玩耍的大五郎高聲嚷着。

黑岩季之正在屋前的空地上砍着柴！而他的腿間，仍舊繫着長劍。

誰會想到，被通緝的罪人，竟是躲在高山的瀑布上隱居起來？其實，住在這兒，真的是高山流水，曲徑通幽，一派不吃人間烟火的出塵境地！

黑岩季之揚起手中利斧，正待向脚前的樹幹砍落。驀地，利斧揚到半空，就僵住了！

因爲，黑岩季之看到，在自已的屋後正閃出了一條影子。

「你果然找來了，獨眼一刀！」

似乎早有心理準備，要來的人終於要來，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黑岩季之態度倒真的鎮定！

那張佈滿疤痕的醜臉，那雙發出青光的眼睛，使一邊的文子和大五郎，嚇得嗦嗦發抖，說不出話來。

那奇醜的武士，正是獨眼一刀！

沒有別句話，獨眼一刀將腹間的大刀揚起！

「我們避不了，一定要打這一場？」黑岩季之看着銀光閃閃的大刀苦笑問。

還是沒有回答，獨眼一刀已走到屋前的空場上，雙手將刀握在胸前。

「好吧！江湖上既有獨眼一刀，又有鬼魅一劍。咱們刀劍不能並存，這場決鬪是免不了的！」

原來黑岩季之在江湖上也有名堂，若非他自己說出來，文子也不會知道。

也是從容不迫的，黑岩季之把長劍抽出，擺起了一個劍式，目光炯炯的凝視着對方。

山上的風忽然像靜止了，陽光也被黑雲遮蓋起來。一邊的文子和五大郎，緊張得手揑着手，一動也不動，只注視着空地上的兩個人。

黑岩季之和獨眼一刀互相凝視，兩人似乎均在等待對方先發招，似乎誰搶了先機，勝利機會就比對方要大了一般！

忽然，一陣狂風捲起——

但見黑岩季之的脚開始移動了。

獨眼一刀的動作，也在電光火石的剎那間閃出。

只見眼前一花，黑岩季之長劍落在胸前，鮮血隨着劍光閃起而濺出——

獨眼一刀的人已衝上來。

然後一聲慘叫，一個人倒在地上。

風，剎那間又全停住，只見空地裏渾身鮮血的黑岩季之長劍垂下，但人却仍然屹立不倒。

地上那張猙獰、醜惡的臉，這一刻就顯得更恐怖。那唯一的眼，睜得很大。他似乎至死也不相信，自己竟死於鬼魅一劍黑岩季之的劍下！

果然一招就了結，沒有半點遲疑。

屋內，文子正仔細的替黑岩季之裹着傷口，那傷口只差一分就到心臟了，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季之，我可以問嗎？」文子在灑着藥粉時，遲疑着想提個問題。

「妳說吧！」

「我……剛才你比武，不曉得我是否瞧不清。我只記得，你胸口的傷似乎是你自己弄傷的。」文子囁囁道。

「是我自己刺的，這是唯一打敗獨眼一刀的方法！」黑岩季之朗然道。

「哦？有這種事？我不明白！」

「許多人都不曉得，獨眼一刀的武功，是屬於忍術的一種。他的刀法是腥血大法的一門邪技。妳可曉得，獨眼一刀的臉上、身體上爲什麼佈滿疤痕？」

文子睜大眼，不解地搖着頭。

「那是他自己做出來的，腥血大法往往教習者自殘其身。」

「爲什麼？」

「他們嗜血，也對血腥迷信，只要嗅到血腥，他們就會瘋狂，就會感到振奮，往往在他們與人比

武之前，都自殘身體，增加功力和精神。」

「你又爲什麼自殘？」文子問道：「難道你也曉得這種左道旁門功夫？」

「不！我這一招叫做出奇制勝。當我自殘身體時，獨眼一刀嗅到血腥味道，精神一振，但又會對我這一招的動機上一呆。文子，妳不會懂得的了，高手過招，呼吸間那麼短促的時間也不能遲疑，我正是利用這點點時間，把劍送進獨眼一刀的心窩！」黑岩季之解釋。

「你這是險中求勝，鋌而走險的一招。」

「不！這招叫置之死地而後生！」黑岩季之嘴角不由得露出罕見的微笑。

黑岩季之的話並沒說錯。

那時代忍術大行其道，忍術以左道旁門去求勝的法式，多得不勝枚擧！

獨眼一刀的腥血大法，是有根可查的。據云，凡練上這種邪法的，一日不得血腥，就會自殘其身去獲得瘋狂不正常的滿足。因此，會這種法門的人，很少會是身體完整無缺的！

夢兆

常州笠間郡有一個很大邸府，裏面居住的是久保一光將軍與他的夫人。

久保將軍還很年輕，祇有三十多歲；夫人障子比他年輕十歲，還像一朵盛放的鮮花那麼美艷。她跟久保一光成親兩年，夫妻非常恩愛。

這夜，久保一光與障子歡好後，便沉沉的睡熟了。但至半夜，障子却猛力的把他搖醒！

「一光，哥哥死了，哥哥死了！」障子忽地悲痛的叫起來。

久保一光聽了夫人的話，啞然失笑起來。

「我以爲是什麼事？夫人，你大概是思念家鄉思念得太厲害了。妻舅在故鄉好端端的，怎會有事。這種惡夢，妳快點把它忘記吧！」

「不，不是夢。眞的，哥哥已經死了！」障子語氣悲傷而肯定的說。

「妳怎麼可以肯定妻舅已經過世？」

「是的，他眞的死去了，在正月上旬的初七死的。」障子抹著淚，竟然肯定的說出一個日子來。

久保一光心裏又是一驚，連忙追問：「妳怎會知道，妳是怎樣知道的？」

「不，我不能告訴你。一光，求你不要追問下去，我的心很亂！」障子臉色蒼白，又喃喃自語：

「我也希望這不是眞的，不會是眞的！」

聽了障子這樣說，久保一光又放心下來。他深信自己的夫人，還在說著夢話，所以便柔聲的說：

「夫人，這當然不是眞的。天都快亮了，快睡吧！」

就在久保一光安慰妻子之際，外邊傳來急促的步聲，接著管家的聲音就從房子外響起來。

「將軍，夫人家來的安藤，要求見將軍和夫人！」

聽到此語，久保一光夫婦的臉色，頓時爲之一變。還是久保一光鎭靜，很快就恢復常態。

「好！我們馬上出來！」

「安藤！」障子迫不及待，顫聲的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哥哥是否有了意外？」

安藤冷不防夫人會有此一問，愣了一愣，隨即淚如泉湧，說：「稟告將軍、夫人，在正月初七，大少爺他……他急病死了！」

安藤的話說完，障子悲叫了一聲哥哥，隨即身子一軟，暈倒在丈夫懷中。

當然，障子的昏倒，急煞了將軍闔府上下的人。她祇是悲憤過度，沒有多久，就救醒過來。祇是，自此以後，障子整個人變得落落寡歡。

久保一光看在眼裏，痛在心裏，無論自己用盡什麼方法，障子仍然是那麼的憂悒。

這天，久保一光儘快將公事辦妥，提早回家。

拉開紙門，果然看到障子倚在窗前而坐，目光呆呆的看著庭院裏盛開的鮮花，看得那麼出神，連丈夫走進來也不知道。

「障子！」久保一光輕輕喚道。

障子雪白的臉，莫明其妙的泛起了一層紅霞。

「障子，你怎麼啦？」

障子的臉更紅了，她用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說：「我……我有孕了！」

「什麼？」久保一光興奮得跳起來。

× × × ×

自從障子產下兒子後，將軍府邸一片喜洋洋——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喜悅的微笑；只有障子。她在喜悅中還有著濃濃的憂鬱。

當孩子剛會叫爹爹的時候，久保一光奉命出征了。當障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竟險些暈倒。

「障子，你就心什麼。有妳跟孩子，我怎會捨得不回來？妳在家好好的等着，我保證不出三個月，我就會凱旋回來！」

久保一光如何的向障子保證，障子仍然是覺得丈夫會一去不回的樣子，哭得好不厲害。甚至在送久保到營裏時，她的模樣還像生離死別的樣子。

任障子想盡辦法，仍然不能禁止久保一光出征，他終於還是到沙場去了。

看來，障子的哭泣是早知道久保一光有事似的。久保一光出征未及兩月，就傳來他戰死沙場的消息。

而障子似乎早已預料到這一切。

自從久保一光死後，障子便負起了撫孤守節的責任。她深居簡出，終日陪伴着還未懂人事的兒子，對於一切應酬完全謝絕。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間久保一光又已經逝世三年了，障子仍然過着隱居一樣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她的姐姐出現，障子的一生又改變了。

跟障子姐姐一起同來的，有一個風度翩翩的少年。他叫做竹村英二，是障子姐夫的弟弟。

竹村英二本來是在障子的故鄉經商的，這次隨嫂嫂來到笠間郡，是想將生意的範圍擴大。

障子姐妹相逢，自然是相當高興。當她們姐妹閒話家常的時候，障子總覺得，竹村英二那對烱烱有神的目光從未離開過自己。她對竹村英二的無禮十分惱怒；但碍於姐姐情面，不好發作。

障子的姐姐與竹村英二，在障子家裏作客已有個多月，障子總是故意的避開竹村英二；而竹村英二也沒有什麼越軌的行動，甚至他從未單獨和障子說過一句話。

這天，障子姐妹又在屋中談話。

「障子，我離家這麼久，家裏也不知怎樣了。我明天就回故鄉去。」

「我的那個小叔，他還要在這兒辦貨，不會跟我一起回去，他托我要求妳，可不可以讓他在這裏借住？」

「這……怎麼行！」障子一想到竹村英二那對烱烱目光，不禁焦急的說。

「障子，他在笠間郡又不認識別的人。何況，咱們總算是親戚，妳總不能不給姐姐這個情面？」

「姐姐，妳也明白，我是個守節的寡婦。他一個男人，留在這兒，人家會說閒話的！」

「妳眞糊塗，他又不是外人。咱們是親戚，妳怎會躭心人家會講閒話。別猶疑了，妳就答應了吧！妳總不能把他撵出街外啊！」

障子心裏雖然是萬分着急，却不能不答應姐姐。

× × × ×

正當障子輾轉反側之際，房子的紙門，發出吱吱的聲響。

障子大吃一驚，整個人跳了起來。

「誰？」

沒有回答，但是，障子却看到一個高大而熟悉的身影走了過來。

「你……你到底是誰？」障子再顫聲的問。

「是我，夫人！」一個男性的低沉聲音說。

「你是誰？」

就在障子吃驚的喝問時，那人竟伸出手來，將障子摟進懷中。

障子拚命的在掙扎，正欲呼叫，那人竟狠狠的在她的櫻唇上吻了下來！

起初，障子是不斷的在掙扎，但漸漸的那強烈的擁抱，那濃濃的男性氣息，竟令障子失却了掙扎的能力。

自從那一夜開始，障子與竹村英二的關係，便變得非常的曖昧。但在白天，竹村英二在下人的面前，還是跟障子冷冷淡淡的，掩飾兩人不尋常的關係。

但在晚上，竹村英二總是摸進障子的臥室中，與障子同房。但漸漸的，障子對於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動，感到有點厭倦了。這一晚，當竹村英二跑到她的屋裏時，她便跟竹村英二談論起來了。

「英二，我老實的告訴你，我太厭倦這種生活了，我想快點結束！」

「結束？」

「是的，英二。你不是說，你願意跟我成親，難道你不厭倦這生活嗎？」

「當然厭倦偷偷摸摸的，障子。我眞高興，妳眞的願意嫁給我嗎？」

竹村英二的反應，令障子十分安慰，她覺得自己眞的沒有選擇錯人。看來，自己將終身托給他，總算是有眼光。

「我將這個屋子賣了，然後一起回到故鄉去，你的意思怎麼樣？」障子問他。

「好！好極了，妳喜歡怎樣便怎樣，我什麼都依妳的！」竹村英二十分溫柔的說。

障子心花怒放，整個嬌軀就偎在竹村英二懷中。

× × × ×

大家對障子的所爲都有非議，而在變賣將軍邸府時，竹村英二大剌剌的出來主持。人們自然便想到障子跟竹村英二的關係，是頗不尋常。

可是障子早就把心一橫，決定改嫁給竹村英二。所以別人對她的輕視，她完全不加以理會。

大概過了半個月左右，障子便整理妥當，與竹村英二，偕同久保一光遺下的兒子，一起回到故鄉去了。

嫁給竹村英二之後，久保一光留給障子的全部遺產，障子都交給竹村英二管理。

初時，竹村英二對障子還十分的體貼。但漸漸的，他對障子的身體便感到厭倦了。他本來是個風流成性的公子哥兒，如今又恢復了往日的本性。

這一次，障子是自取其咎。所以她不能怨別人，只有埋怨自己有眼無珠，相信竹村英二這樣的騙子，她黯然神傷的忍受著這次破碎的婚姻。

障子除了悲嘆自己的婚姻失敗外，她的私心底下，還有一些隱憂，所以令她一直不好過。這些隱憂，是自從她兄長死後，便一直未離開過她。

原來，在障子預知其兄已死的那一夜，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聲音告訴她，她的哥哥在正月初七已死。而且那個聲音還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她與久保一光將有個兒子。在她的兒子出世後不久，障

子就會成爲寡婦。

一切都應了夢中的預兆，久保一光便死於沙場了。障子爲自己的能預知未來而感到痛苦、傷心。他暗暗的咀咒，爲什麼自己竟會曉得未來的事；偏是未來的，完全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却說這一夜，障子等到半夜，還未見竹村英二返家，她哄了孩子入睡，自己唉聲嘆氣的，也在朦朦朧朧之間，進入了夢鄉。

忽然，一個像來自遠處，又十分熟悉的聲音叫起來：「障子，障子！」

障子掙扎着的坐了起來，甚至把眼睛睜開；可是，房屋裏面是漆黑一片，依稀的，她只看到自己的孩子睡得很熟，除此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了。

「障子，障子！」

那個聲音又響起來。

「你……你是誰？」

此時的障子已經十分驚慌，所以她的聲音也是顫慄不已。

「我是預言之神！」那個飄忽着的聲音說。

本來，障子一聽有聲音向自己叫喚，就已覺得這個聲音自己是十分熟悉。現在一聽他自稱爲預言之神，她不由想起往事，內心更恐慌了。

「我求你，我不要再聽什麼預告！我不要再聽什麼預言了！」

「障子，這有關妳的孩子的將來，妳一定要聽的，知道嗎？」那個聲音變得嚴肅的說。

「孩子！孩子的將來。」障子呆了一呆，感懷身世，忽地痛哭起來：「不要再說了，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他，我選錯了人，我選錯了忘恩負義的竹村英二！」

「不！障子，妳不要自怨自艾，這是妳的命，命中註定妳要受許多挫折。但是，竹村英二會回頭的！」

「他會回心轉意？」障子的淚還在淌着，但聲音中是充滿了希望。

「是的，他快要回心轉意了。障子，妳是一個很賢淑的女人。可是，妳命中多災多難，妳是應該有個男人，好好的愛護妳的。不過，妳的命却總是將愛妳的人都尅死了。所以，當竹村英二回心轉意後，妳又要當寡婦了！」

「不！不！」障子痛苦的大叫。

「障子，妳好自爲之吧！我已經告訴妳太多了！」

那聲音說着最後的幾句話時，竟去得非常遠。待障子還要再問的時候，四周已回復剛才的寂靜。

障子再也睡不着了，她哭泣着。剛才那聲音告訴她的話，障子半個字也沒有忘記。她感到徬徨，感到不知所措。

她當然希望自己現在的丈夫，能回心轉意。可是，竹村英二要是回頭，却會不久人世，這怎麼辦

？障子畢竟是愛着竹村英二的。如果竹村英二因爲對自己回心轉意而失去了性命，障子會一生一世不安的。

當障子在哭泣的時候，竹村英二忽然回來了。

「障子，妳還未睡？」

意外的，竹村英二的話十分溫柔。他已經有整個一年多，沒有用這樣的語氣對障子說話。

本來，障子對竹村英二這樣的轉變，是應該感到很高興的。但是，在她知道預言之神對她未來命運的預言後，竹村英二的轉變不但令她不高興，反而令她十分驚慌。

「咦！障子，妳怎麼哭了！」竹村英二把燈燃亮後，發覺到障子臉上的淚痕。

「我明白了，妳一定是嫌我太晚回來了，障子，對不起！過去是我錯了，我不應該這樣對妳的。家裏有這麼一個好的妻子，我應該心滿意足的，還在外邊尋花問柳，是我的不對。障子，以後我都不會再這樣的了。障子，妳原諒我吧！」

竹村英二的話說得很誠懇，障子細細的端詳他一眼，發現他過去的眼神一點邪氣都已消失無存。越是這樣，她的心裏越是恐慌。

「不！你不要這樣。英二，我並不要你回頭，」障子急忙的說道。

「妳怎麼了，障子！」

天下竟有一個女人，喜歡自己的丈夫在外邊拈花惹草，實在是太驚奇了。所以，竹村英二也是十

分的奇怪。

「障子，妳……我明白，妳是不肯原諒我！」

「不！英二，隨便你說什麼都好，我不要你回心轉意。只要你善待我的兒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障子的話，令竹村英二目瞪口呆。

「我當然會好好的對待孩子。障子，以前我也說過，我會把他視如己出的。障子！難道妳不信任我，我眞的痛改前非了！」

竹村英二說話時，感到十分激憤。他走到障子的面前，便伸出手來，要將障子拉進懷中。

竹村英二的手要觸到障子時，她像一隻受驚的小鳥立刻瑟縮地退開，同時口中顫聲的叫起來。

「不！不要碰我！」

竹村英二畏縮的，硬生生的將伸出去的手抽回來。而他的俊面上，顯得十分痛苦。

「我明白。障子，我過去的行爲，是太傷妳的心。不過，我求妳給我時間，來彌補我過去的錯！」

障子不再多說什麼，淚不斷的從她的眼中淌下來。

自此後，竹村英二眞的是早出早歸，而且非常善待障子兩母子。可是，障子一直對竹村英二冷冷淡淡，甚至還故意的避開他。

自從竹村英二在外邊尋花問柳後，障子便跟他分房而睡。這半年來，雖然竹村英二有意跟她和好，但却從未侵犯過她。

但這夜，竹村英二翻來覆去，總是難以入夢。他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半年來，竹村英二沒有跟女人同過床，壓抑着的慾念今夜似乎要爆炸開來。

像沙場上的勇士一樣，竹村英二向障子展開了進攻。由於障子也有着强烈的需要，所以竹村英二輕而易舉的便將她佔有了。

理智在慾念得到解決後，又回復過來了。障子回憶自己剛才所做的一切，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便將身上的竹村英二推開！

「我們幹什麼？」障子吃驚的問。

「什麼？障子，我們互相都需要，妳難道後悔了？」竹村英二問道。

而此時預言之神的話，立刻又在腦海裏重複一次，障子悲哀的痛哭起來。

「咦！障子，妳怎麼哭了？」竹村英二莫明奇妙的問道。

「我害了你，英二，我害了你！」

「胡說，障子，我們不都很快樂嗎？妳胡說點什麼？障子，謝謝妳能原諒我，我發誓，我永遠愛妳！」竹村英二摟着障子，柔聲的說。

障子不敢將預言之神的話說出來，只是不停的在哭泣，哭得好不傷心。

「障子，別哭了。我覺得很疲倦，我要睡了。」

竹村英二的聲音聽來是那麼的軟弱無力，當障子大吃一驚時，竹村英二已經沉沉的熟睡了。

當障子再度醒過來的時候，她看到睡在自己身邊的竹村英二，臉色變得灰白，他的鼻息完全消失了。再接觸他的身體時，是一片冰凉。

預言之神的話又再一次靈驗，竹村英二眞死了，在夢中無痛無癢的死了。

障子又當了寡婦，她心裏的悲傷自然不在話下。

這一生，障子是孤獨終老，誰也不明白她爲什麼不改嫁。障子將這個秘密一直保存到她死去的時候，才告訴自己的兒子。因此，這件事才會爲後世人知道。

人黨

河野稻垣在鎮上地位崇高，鎮上百姓都尊稱他爲河野大爺。不論什麼大事糾紛，只要經過河野稻垣，保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之所以受一般人賣面子，只爲河野勢力相當大——河野家三代，在鎮上都是黑道上頂頂大名的人物。

雖沒有人見過河野稻垣出手，大家還是知道河野的劍法是第一流的。劍除非不出鞘，出鞘就一定得沾血，河野稻垣是個不倒的武士。

黑道的頭頭，當然是有財有勢的。河野稻垣生下一個瞎眼的兒子時，鎮上許多人背地裏都暗暗議論，大家都覺得這是天意。河野家三代在鎮上縱橫，養了個瞎眼兒子，當眞是報應。

對於外邊的人之幸災樂禍，河野家的人多少有點聽聞，河野稻垣亦不特別表示憤怒。

但是當這個雙目失明的嬰孩滿月之日，凡是嘴裏談過河野稻垣活該有個瞎眼兒子的人，那夜都身首異處，頭顱還無處可尋。

然而，經過鎮上這次的大浩劫，就是誰對河野家懷疑也不敢說出口來。誰不怕自己一覺睡熟，頭

顱搬了家？

可是，每個人的心裏，都明白這件事跟河野家有關係。

但是，令鎮上人哄動的、十一條人命使每個人驚訝的時候，河野家的大門打開，一羣武士趕出來，神色匆匆就像發生了什麼嚴重事似的！

過了幾天，有認識河野家武士的人傳出來。原來河野稻垣知道了這件事，大爲震怒，就派出大量武士去尋找這殺死了十一條人命的兇手。

於是，鎮上許多人都說，這十一條性命跟河野是毫無關係，否則他何以要如此勞師動衆。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說，河野稻垣其實是殺人的兇手，他這種做法不過是掩人耳目而矣！

過了半個月左右，仍未見殺死十一條人命的兇案有什麼發展。

那十一個苦主的家屬，眼淚倒是仍未流乾。誰的家人身首異處，會是不傷心的。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河野家又回復以前的樣子，兇手是誰始終成了一個謎。

只是，那些被殺的人的家屬，却將這份仇恨，深深的在心裏種下了根。他們早就認定，河野稻垣是他們的大仇家，而血債有一天要用血來償還。

河野稻垣以前一直爲自己憑劍法、憑聰明，在黑道上高高在上，而感到快樂和滿足。

他雖有三妻四妾，到了五十歲的那年，他的妾侍才爲他懷了第一個孩子。

當時，河野感到十分興奮，他的腦海裏充滿了各種的理想。他要將自己舉世無雙的劍法，傳授親

生的兒子。他要兒子繼承衣砵，在黑道上稱霸。

這些夢想，河野織得很美很美。可是，當產婆在孩子落地後，向他道喜而又告訴他孩子是個天生的瞎子時，所有的美夢全都粉碎了。

爲了兒子天生下來，就永遠瞧不見自己爹娘的臉孔，河野稻垣是又痛心，又難過。孩子出生三天，他還沒有走進部屋一步，見見親兒的面貌。

那陣子，河野家的氣氛好可怕，每個人都連大氣也不敢透一下。尤其是河野的手下遠遠的見到河野走來，立即噤聲，誰都明白主人心情惡劣。

畢竟是親生的骨肉，直到第四天的黃昏，河野才吩咐家人將他那瞎眼的兒子抱來，讓自己看看。

這件事後，據抱嬰孩前來的下女透露：一向嚴肅、不苟言笑的河野稻垣第一次看到那瞎眼的嬰兒之時，竟然流下淚來。

也許是天性，儘管兒子是個天生殘廢，河野却已全心全意的愛疼他。

河野稻垣給這個瞎眼的兒子取了個名字叫一男。雖然一男是個天生的瞎子，但河野對他視如生命一樣珍惜。

一男長到五歲，他雖然天生殘疾，生活上有許多不便。然而，他天性聰明，對家中的環境極爲熟習。打從他會走路起，就從沒有摔倒。就算是吃飯，他亦可以憑自己的觸覺去摸索，而不需要別人餵食。

河野見到一男這等聰穎、獨立，十分安慰，但時時的不免有點感嘆。既然命運已決定了，一男無法學劍，河野就決定敎他讀書。因爲河野認爲只有多讀書，懂得道理，一男在長大之後才不會被人欺負。

一男的悟性，高得令河野詫異。才不過一年，自己差不多已將自己所懂的，全敎予一男。盡管一男並未對書中的道理完全瞭解，但是他却能完全背誦出那些書篇。

河野家這幾年來，跟往常一樣，是鎮上每個人心裏又怕又畏的大族。一男的平靜成長，鎮上的人戒於往日的十一條人命，雖然有些好奇心，却連問也不敢再問。

這幾年來，河野稻垣亦一直沒有提過那十一條人命的事，也似乎是集中了全副心血，放在一男身上。

這天，一男在溫習完功課之後，忽然對父親道：「爹，我想摸摸，究竟劍是什麼樣子？」

「劍？」河野心裏極爲奇怪，一男性格素來是極爲文靜，怎地忽然提起了劍？而且，他不過是幾歲大，什麼也看不見的瞎子。

「是的，爹。我常常聽大家說，爹是一個劍法高强的人。可是，我從來也沒有聽爹你說起過有關劍的事。究竟劍是怎麼的，我很想摸一摸。」一男淡淡的說。

「好！好！我給你看看。不過，你得很小心；因爲劍鋒很利，很容易就會令人流血。你得小心點兒。」河野答應下來。

一男當然是滿口答應。

河野稍垣步出書房，沒有多久，就將跟隨自己多年的劍拿了進來。

「爹，我很想練劍，你可以教我嗎？」一男忽然抬頭來，對父親說。

「練劍？」河野驚訝的叫了起來，就道：「你……怎麼可以練劍，你什麼也看不到。」

一男仍然抬起頭來，說道：「爹，我雖然什麼也看不見，但是我可以聽。」

「聽？敵人要是不穿鞋子，悄聲不響走到你的面前，你又如何應付？」河野用沉重的口氣說。兒子眼睛看不見，本來就是他一生最感痛苦的事。

「爹，這又有什麼關係。我可以聽，人的腳步可以無聲，但人身只要活動，身上的衣履可會動的。步聲可以聽不到，衣履聲是無法逃得過我的耳朵的。」

「但要害你的人，若身上不穿半縷，你又能如何聽出他們要接近你的聲音？」

「爹，劍不動就無聲。但劍只要一動，就必有劍氣。這種劍勢、殺氣，是可以聽得出來的。」

河野聽了兒子的話，想了一想，不由自主拍案叫好，「對，對，瞎眼的人聽覺比尋常人敏銳。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眞是太笨了，平白浪費了許多時光。」

一男瞧不見父親的興奮樣子，却可以聽出父親語氣的興奮，於是就問：「爹，你是肯教我練劍了？」

「是的。」河野激動萬分，抓着兒子的手，就道：「爹本來就很想將無雙的劍法傳給你，無奈怕

你看不見，又怕傷害了你，所以不敢教你。如今聽你的話，確實是有點道理，我當然會教你。爹一定要你成爲天下劍法最高的武士，知道嗎？」

在河野的心目中，他認爲敎一男練劍，要用極大的耐性，以及雙倍的時間才成。

豈料事情並非如此，一男天性聰穎，而且因爲他是個瞎子，所以他比旁人還要專心。許多難練的招數，也不過練上幾次，就已上手。

河野眼見兒子學得又快又好，心理的喜悅簡直就非筆墨所能形容。他簡直恨不得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自己所識的傾囊授予一男。

有一天，一男在練劍時，忽然向父親提出了一個要求來：「爹，我單是獨個兒的練，劍法有沒有進境，我自己都不知，能否找個人與我過招？」

「也好，」河野應道：「我也想知道，你的反應究竟如何，敵人若眞的持劍走近你的身邊，你是否能知道。」

初時，河野用很慢的動作來遷就一男。可是，一男的耳朵，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靈活。他的劍從何處襲來，要攻何處，一男在他才舉劍時已經知道得淸淸楚楚，非常流利的將父親的進攻完全拆去。

「爹，你不用遷就我。你就像平時跟人比武那樣，看我能否抵擋。」一男對父親的遷就很是不滿，停下劍來對河野道。

「好，你得小心了。」河野與兒子過了幾招，對兒子的表現有了點信心，於是應了一聲，劍招也

變得快了。不過，他在出招時沒加太多的勁，畢竟河野覺得一男年紀太小，如用盡勁力的與他過招，竹劍也可能傷人。

河野做夢也料不到，自己那幾歲大的瞎眼兒子竟然眞的能聽風辨聲，反應比一個開眼的人還要更快。由於高興兒子的表現那麼出色，他一招用慢，竟然忘記了竹劍已經來到鼻樑。

立刻鼻樑猛然一痛，河野向後退了一步，手上的竹劍也掉到地上來，而鮮血已從鼻端冒了出來。

「一男，一男！你快停手，爹的鼻在流血。我得先止了血，才可以跟你繼續過招！」河野忙向兒子喊着。

一男對父親的話像是聽而不聞，竹劍橫刺過來，劍勢還頗爲凌厲。這下子，河野無法，按住鼻子連連後退。

「一男，一男，你快停手，你想要老子的命嗎？」河野急躁的叫起來。

但一男仍舊沒有撤劍，反而一招比一招厲害。幸好，河野本身功力深厚，身手不凡，雖然受傷但仍能左右閃動，躲避一男的進攻。

正因爲如此，河野的鼻流出來的血比剛才更多，簡直洒滿了一地。

由於河野的叫聲十分響亮，所以在部屋外的家衆也能聽到屋裏發生了不尋常的變故。其中，河野手下一個叫英二郎的武士最爲機警。雖然他不敢貿然衝進部屋裏，却揚聲的向屋裏叫起來。

「主公，主公，要不要我們來幫手！」

河野聽見英二郎的聲音，倒顧不得自己的手下會見到自己的狼狽樣子，大聲向外面道：「英二郎，快快進來，快點進來。」

× × × ×

得了主人的准許，英二郎與兩個河野的貼身武士，立刻衝進屋內。

若不是他們親眼看到，他們絕不會相信在關東無敵手的河野稻垣，居然被自己那十歲還未到、而且又是完全看不見的瞎眼兒子，迫得手忙脚亂。

「快！替我把他的劍搶過來。」河野見到手下一個個呆若木鷄的樣子，急得連連頓足。

英二郎與另外兩個武士立刻都應命的衝上前去，準備制服一男。

豈料，一男這下像瘋了一樣，他的劍舞得如潑水不入，同時向部屋外衝去，直趕那些要過來的武士。

又有兩個人「喲」的一聲，中了一男的竹劍。其中一個武士，額角被一男的竹劍打穿，頓時冒出鮮血，人亦倒在地上。

此時，河野的鼻血已經止住了，他既害怕一男再戰下去，會傷害他更多的手下。但同時他也擔心武士們會惹起怒火，一下不小心，傷害了自己的獨生兒子。

他深深明白眼前的情形，必須立刻控制。

幸好，此時已有一個手下遞來一條繩索。河野用繩索做了一個活結，就向一男套去。頓時一男手

的給緊緊的綁着，不能再動。

河野尚未能夠吁一口氣的時候，忽地被綁的一男，發出一陣尤如慘叫般淒厲而尖銳的聲音，這是一男從來也沒有過的。

衆人見到一男不停的這樣狂叫，很是驚慌。因爲一男此刻口中發出的嘶叫，簡直就不像是人類的叫聲，而似餓狼的嗥叫，刺耳且充滿殺機。

「一男，你瘋了？難道你就這樣的不講理！」河野平時對兒子是極爲疼愛的，但到了此刻，也忍不住用無比憤怒的聲音向兒子喝道。

「血！我喜歡血……」一男的尖叫仍然不停。只是在尖叫中，他却含糊的說出幾個字來。

望着未歇過狂叫的兒子，河野忽地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一個恐怖念頭已從心底冒上來。

「你們將他解開！」突然，河野沉聲向手下吩咐。

但覺耳畔尖銳的叫聲完全頓止了，瞎眼的一男手裏沒有了竹劍，竟然徒手的使出父親所授予之劍式，形如瘋子，又衝向武士們身邊，一副拼命三郎似的打法，完全不顧自己的性命。

目睹兒子這種瘋狂的打法，河野又何嘗不知道，兒子終會脫力而死。然而他却睜着眼，任一男這樣打下去。

直到一男汗出如漿，氣喘如牛，而還不肯停手時，河野才重施故技用飛索將一男綁起了來。

河野的眉緊緊蹙在一起，碰上如今的情形，就連他也不知怎麼樣才好？

這兩天，河野用過所有辦法勸導、責罵、甚至出手打過他唯一的、至愛的兒子，但一點用處都沒有。一男就如瘋了，再也不懂人間語言，不知誰是他的父親。

只要他的手足一被綁着，他就發出那比困獸更可怕的叫聲。如果一放開他，他就永無休止的動拳……

這兩天，一男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河野曾試過用暴力去餵他，強迫他去吃，可是一男終於全吐了出來，根本就沒吃下任何東西。

兩天兩夜的折騰，一男畢竟是個十歲也不到的小孩，他的臉色已白得如紙，他的嗓子早就叫得嘶啞了。河野目睹自己親生的骨肉如此，心裏的痛苦絕非外人可以了解。他極明白，一男這樣下去，熬不到三天，就算沒有人對付他，他也會因狂叫氣絕而死。

這天的黃昏，河野終於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他親手走到已狂嗥得沒有聲音的一男臉前，解開他身上的繩索。一男本來已經疲倦得軟倒在地，此刻手脚得到自由，便掙扎着爬起來。

河野將一柄利劍遞到一男的手裏，虎目含淚道：「孩子，我不知道你中了什麼邪。但你這種情形，再也捱不了多少時份，定會死去。與其眼看你那麼痛苦的死去，我寧願親手結束你的生命。畢竟你的生命也是我賜予你的，由我取去比你自我折磨而死要公平點。一男，爹是無可奈何的。你會沒有任何痛苦的死去，而爹下半輩子就會爲懷念你的痛苦而活着。」

頓了頓，河野抓起了追隨自己多年的劍來，口中喝道：「來，一男，我們父子打這最後的一場

吧！」

一男像瘋子似的，憑本能地聽見父親聲音發出的地方，持着利劍向父親衝過來。河野隨手運劍一擋，劍尖正中一男的心中，從一男背後穿出。沒有任何慘叫，一男已軟倒地上，永遠也無法站起來了。

「殺的好，殺的妙，你居然眞的殺死了自己的兒子！」河野稻垣還來不及哭泣兒子的死，背後赫然有個陰惻惻的聲音響起。

他回頭，見到一個陌生的、全身黑衣的漢子站着，河野忍不住凜然的問：「你是誰，你怎樣進來的？」

那黑衣漢子輕輕笑了一下，陰惻惻的說：「你不是派人找當年殺死十一個人的兇手嗎？我就是了！」

多年解不開的謎，剎那間解開了，河野又驚又愣的問：「你爲什麼殺這些人，你是存心嫁禍於我——」

「正是。你眞聰明，河野稻垣。你知道你的兒子，何以會忽然瘋了嗎？嘿嘿，你聽過嗎？海上有一種魚，叫做鯊。這些魚有一種特性，只要一嗅到血腥，就會瘋狂的噬咬一切有血肉的動物，甚至自己的同類。而你的兒子，也被我略施小計，就變成了人間的鯊！哈哈！哈哈哈！」

「你爲何要這樣害我們父子，我們之間沒有仇恨……」河野的眼睛已冒出血火來，他的憤怒已經

到了極點！

「我們沒有仇恨，但過去死在你劍下的人，不也對你充滿仇恨嗎？我是主宰因果報應之神。河野，我要你永遠忍受今天的痛苦……」河野像瘋了一樣，抽出插在一男身上的劍，向那黑衣漢子揮去。

但眼前一花，黑衣漢子早已消失無形……

怪雨艷魂

雨下得很大，翻江倒海一般。已經是黃昏時候了，但這場豪雨早已把大地弄得昏暗、烏黑。特別是在山徑上，黑暗得要靠泥地上的水窪來分辨路面！在山徑上，一條影子在冒雨狂奔。不消說，那人是被困在雨中，沒有辦法不沒命奔逃；因爲山是禿的，想找個樹脚避避也沒有，唯一辦法是希望在前面，會有些建築物可以歇脚。

那人拼命前奔。幸好，在不遠處果然有些黯淡的燈光閃爍着。

有燈火的地方，表示有人。當下那個人脚步加快，沒有多久，燈火亮着的地方越來越近了。

那是一間寺院。雖然外表看來，有點殘舊；但比起在外邊淋雨，這間寺院比皇宮還來得吸引人。

那人停住之後，立卽就伸手叩門。

「來了！」才叩了兩下門，就有人聲自裏面傳出來。

「呀」的一聲，寺門打開了，被雨淋得像落湯鷄的武士，竟不由自主的呆了。

站在門裏的，竟是個年華雙十、艷光照人的少女。那少女一手提着個燈籠，另一隻手握着紙傘。

寺院是和尚清修之地，居然出了個少女，那武士不由的呆得就說不出話來，甚至以爲自己走錯了地方。

「外邊好大的雨啊！您請進來避避雨！」未等那武士開口，那門裏的少女先殷懃熱烈的說話了。

「我……姑娘……這兒……？」武士舌頭打結，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把心底的懷疑提出來。

「別站在外邊淋雨，進來再慢慢說！」那少女慇懃的把傘遞了過去。反而，自己大半邊身子都露在雨中，使那武士感到極不好意思，也不好盤問什麼，就立卽跟那少女進去。

雖然進了寺裏，但那傾盆大雨自屋頂的瓦片縫中漏下來，到處都如澤國一樣。

「不好意思，這兒久未修葺，一下雨就這樣，請將就點吧！」那少女解釋著。

「這……沒關係，眞想不到白天還是好好的天氣，晚上竟會下這麼要命的雨。對了，姑娘，妳怎麼……怎麼會在這種地方，其他人呢？」

「噢！你一定是外地人了。你難道不知道，這寺院早就荒廢了。本來，我是跟母親一起在這兒住的。但今年年初，我的母親也過世了，就剩下我獨個兒孤零零的！」那少女一邊說着眼淚都流出來了，她本來漂亮的樣子，就更覺楚楚動人了。

武士目光烱烱的瞪着那少女，半天才道：「既然如此，姑娘爲什麼要住在這樣荒僻的地方？搬到鎭上去，不是方便得多嗎？」

「這兒雖然荒涼，但是我熟悉的，難道外邊還會比這裏安全嗎？」少女反問。

那少女語帶雙關。武士一想，外邊的花花世界難保沒有壞人，一個單身少女在外邊生活，的確不像在破爛的寺院裏來得安全。因此，除了唯唯答應外，他就未能作出任何的反駁。

「還未請敎您貴姓大名？」見那武士呆着，少女倒是落落大方的問。

「我叫洗太郎，靜岡人氏，如今可說是江湖上的浪人。本想趕到前面的鎮上，未想到會遇上這麼一場大雨！」武士說着，又問：「姑娘妳貴姓？」

「我叫美惠子！」

那少女回答時，天上忽然地響了一下巨雷，電光閃爍。在電光閃爍下，洗太郎看到美惠子的臉色，不知怎地變成一片青色。兩人對望一眼，他禁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雨還是下得很大，打在破舊的瓦片上，像豆子在火裏爆裂般大聲，房屋裏像澤國，幾乎沒有一處不漏水。

「洗太郎先生，對不起。這兒有間房子不漏雨。請將就一下，我把雨傘留給你，你先脫下身上衣物，我替你找個火焙乾。濕衣服穿在身上，好容易冷得生病！」美惠子竟大大方方的叫洗太郎除去身上濡濕的衣物。

「這……這不大好意思！」洗太郎雖然洒脫，但要他這樣的脫衣服，他也着實不敢。

「別怕不好意思，那總比你穿在身上好多了！」美惠子又在催促。

「這……這……」洗太郎還在遲疑，却見美惠子已轉過身去，不再向自己張望。

「妳……妳別回頭，我將衣服遞給妳！」洗太郎說着，眞的將衣服向前遞過去。

美惠子沒有回頭，却把洗太郎的衣服接着。然後，她竟就轉過頭來……

× × × ×

懷裏忽然是軟玉溫香，洗太郎心裏雖然知道，今夜所遇到的一切都可能是個陷阱，而且這一切全像夢裏才可能發生的。但是這種誘惑，那裏抵受得了？

天和地剎那間混淆在一塊，外邊的雨是否還繼續的下着？甚至自己處身在什麼地方？怎麼來到這兒的，洗太郎似乎完全忘記！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洗太郎被一個巨雷吵醒過來。身邊美惠子遺下的頭髮，還留著一縷餘香。心裏總覺得美惠子有種說不出的神秘，令他感到撲朔迷離。但究竟美惠子有何存心，洗太郎却說不出所以然。

再也睡不着，覺得隨時都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洗太郎如今只盼雨快點停下，太陽快點出來，自已就可及早離開這幢充滿神秘色彩的荒寺。

可是睡了一會，洗太郎隱隱覺得渾身不安，像有什麼恐怖的事，快要降臨到他的身上似的。終於，洗太郎忍不住跳了起來。

「還是走吧！趁事情還沒有發生，我還是快點離開這兒！」洗太郎自已對自已說。

反正美惠子留下了一把傘，而且現在距離天亮之時間已經不遠了，洗太郎就想冒雨離去。美惠子

跟他纏綿一夕，只是一段鏡花水月般的感情，根本就不足放在心上的。

洗太郎想到這裏，再不遲疑，抓起了雨傘就離開房屋。

穿過了長廊，轉入了正殿，也不曉得脚下碰到了什麼，洗太郎只覺身子失去平衡，滑了下來，連手上雨傘也不知跌到那兒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電光把陰森的大殿照個明亮，洗太郎趁着這些電光，注意一下脚下到底被什麼絆倒？

雖然電光在剎那間就消逝了，但是洗太郎仍然看得清楚那絆倒自己的東西，原來那是個倒在地上的泥菩薩。

泥菩薩的頭部損毀了一角，那裏面的可怕形象，却讓洗太郎失聲的叫起來……

那菩薩損毀了一角，裏面露出的竟是森森的白骨。洗太郎雖然見過世面，但情形實在太出人意料，難怪他會驚得臉無人色。

正殿裏漏雨非常厲害，瓦面上的雨水，一滴一滴的淌在那菩薩裏面的骷髏頭裏。漸漸，泥菩薩全呈現出來。

在閃電的光芒下，洗太郎看到地上的竟是個菩薩身的骷髏，同時在電光下，骷髏顯得青幽幽的，特別教人覺得可怕。

「這……為什麼會這樣？」面對那可怕的菩薩，洗太郎自己詢問自己。

其實，在洗太郎的心目中，對這件事已經有了解釋；而且這個解釋應該是十分合理的。菩薩的身體裏竟然會有個骷髏，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一個人死了，被人在他的屍體上塗滿泥土，再雕塑成一個菩薩模樣。

「走，我要立刻離開這兒！」洗太郎在極度吃驚中，總算沒有迷失理智。他心裏在告訴自己，在這荒山寺院裏自己遭遇的事情，是越來越不妙了。

然而，當他掙扎爬起來之時，大概是太驚慌的關係，身子和手足完全不聽使喚似的，越是心急就越是無法站起來。

一連掙扎了幾次，洗太郎與那骷髏佛像的距離，是越來越近了。每次電光閃起時，洗太郎就覺得那骷髏已來到自己的臉前，那青森森的牙齒就像要吞噬自己一般。

「老天，我簡直是倒了八輩子的霉，怎麼會走到這樣可怕的地方？這兒……這兒簡直比地府的閻羅殿還要可怕呢！」洗太郎的心裏叫着，又努力的掙扎，希望能爬起來。

驀地當洗太郎兩手支撐着地面，正努力要爬起來的時候，只覺雙脚被一雙冰冷冷的手，緊緊的抓着。但是，在他轉過頭去看的時候，却又什麼也看不到，那種感覺又依然存在着。

那雙無形的手，就似乎把他的腿抓得更緊，根本爬不起來。

「美惠子，救命啊！美惠子，妳在那兒，快救……」儘管洗太郎是個武士，但在這種情形底下，什麼武士的尊嚴也沒有了。慌亂之中，想起那個神秘的紅顏知己，他就禁不住開口大聲的叫起來。

忽地，轟隆數下巨響，有十幾個菩薩外層的泥土，經不起風雨的侵蝕塌了下來。就跟如今在洗太郎側邊地上的菩薩一樣，泥土塌下之後，裏面全是一具一具的骷髏白骨。

在這雷雨之夜，在這黯淡、陌生的寺院中，忽然面對十幾具白森森的骷髏，再加上那無形的手，像是緊緊的抓住自己，可以想像洗太郎的心有多少驚慌了。

「美惠子，妳在那兒，快……救我！」

就在洗太郎又驚惶、又着急的時候，忽地美惠子就站立在自己的臉前。

自地上抬起頭來，就更覺得美惠子的高高在上了。同時，洗太郎還可以看到美惠子臉上的表情，是兇狠的、得意的、而且是高不可攀似的。

「美惠子！救救我，快救救我！」也忘記了美惠子怎麼會突然的出現。如今的洗太郎就像遇溺的人，需要一根浮木，見到美惠子的時候，馬上就求救。

伏在地上的洗太郎，雙手抓着美惠子，就像在泥沼裏的人，拉着繩索一樣。

「嘻嘻，要我救你？要我怎樣救你？」美惠子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

「我……我雙脚像被人扯着。妳做個好事，把我扶起來吧！」洗太郎對美惠子道。

「有這種事？哈哈，眞的有趣！」

本來，在洗太郎的印象中，美惠子的聲音是十分動聽的。但如今聽來，却可怕得、刺耳得教人毛骨聳然。同時，洗太郎完全不明白，美惠子是什麼意思？

「妳……妳快點救救我，幫幫我的忙！」洗太郎面露驚恐、絕望的神色。

「嘻嘻，眞的有趣！」美惠子發出嘻嘻笑聲，然後在一恍眼之間，不見踪影。

「美惠子她不是人？人不可能一轉眼會沒有影踪的！」洗太郎在吃驚之中，想及自己所遇見的事，整個人如墜入冰窖。美惠子要不是人，她會是什麼？洗太郎心裏當然有數，就簡直驚得再沒有勇氣叫出來。

「放過我，美惠子，我跟妳往日無怨，近日無仇。求求妳，讓我離去吧！」雖然漆黑的大殿，再沒有美惠子的踪影，但洗太郎却嘩嘩的大叫。

洗太郎在驚得死去活來之時，忽地美惠子又出現了，她還是那麼漂亮，但臉上却有說不出的陰沉、令人懼畏的神色。

而且美惠子的出現，令洗太郎瞪目吐舌。她竟被一團光包圍着，就更有份說不出的詭秘。而且，跟她消失時一樣，美惠子的出現又是突然得事先毫無跡象。

「洗太郎，我彷彿聽見你在叫我！」美惠子道。

顧不得事情的突兀，洗太郎驚慌的叫着：「是的，是我在叫妳。美惠子，妳行個好事，放過我吧！」

「好哇！我現在就讓你起來。」

說來眞是奇怪，當美惠子把話說完，洗太郎就覺得自己腿下那對無影又冰冷的手突然消失，立時

他就在濕冷地上爬起來。

當他站定時，就聽到美惠子銀鈴般聲音：「來嘛！你爲什麼還不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

單是美惠子的聲音，已經是足够動人心弦了。洗太郎很自然的就抬起頭來，向美惠子所站的地方望過去。

豈料不看還好，一看之下，洗太郎忍不住尖聲的發出狂叫，實在是太可怕了。長得美若天仙的美惠子，那兒還在？如今在自己臉前的，居然是一具披着長髮的骷髏！

雖然聲音是那麼的動人，可是發出那銀鈴般的聲音是具骷髏。任洗太郎有多大的勇氣，也不敢把一具骷髏擁在懷中。

幸好，洗太郎如今身體已恢復了自由。因此他雖然驚慌，倒沒有忘記飛也似的向寺門外奔去。

然而他還未奔出數步，洗太郎已經發覺那具披着長髮的骷髏站到自己的前面，把自己的去路擋着，並且伸出了兩隻手作一個要擁抱洗太郎的姿勢。

怪叫了一聲，洗太郎連忙的回轉身向後飛跑。還是跑不到兩步，這回是兩條白森森的骨，大概是那骷髏的手，自背後伸過來，將洗太郎的脖子抓住。

「救命……」

比見到什麼菩薩泥身裏露出骷髏還要害怕十倍，洗太郎發出心膽俱裂的一聲怪叫，整個人就沒了知覺。

×　×　×　×

當洗太郎徐徐的甦醒過來時，就發現天色轉亮，自己竟沒有死去，環視了身邊的環境，却發現自己是躺在那寺院的大門邊上。

憶起昨夜所遇的一切，洗太郎再沒有勇氣待下去，忙向小山徑下飛奔。

很幸運的，大清早洗太郎就遇上趕路的人。那是個老翁，挑着一鍋熱騰騰的麵，瞧他的樣子是要趕到鎮上去賣的。

見到這個賣麵的人，洗太郎簡直比見到親人還要高興，立即就追上前去：「老伯，你住在這附近？」

「當然囉！路邊那間小屋，是我跟我的女人住的，每天我都挑些麵到鎮上去賣的。」老頭回答。

洗太郎順着老頭的手指往前一看。果然，離自己身邊十來丈的山徑旁，有間破舊的房子。頓時洗太郎大喊愚笨。自己怎會捨近取遠，昨夜怎會瞧不到這房子？而糊裏糊塗跑進那間兇寺，還跟女鬼做愛。

「老伯，這兒到鎮上還有多遠？」

「不遠，這兒就只有這條山徑，從這兒一直走，拐個彎就是了。」

洗太郎本來早已定過神，聽了此話却怪叫起來：「你別騙我，這兒拐個彎，那兒那裏是鎮上？我剛從那邊過來，那兒只是間荒蕪的寺廟！」

那賣麵的老頭聽了冼太郎的話，眼睛一翻道：「年輕人，你別開玩笑。我在這兒待了一輩子，天天挑擔子往鎮上做買賣。這條山徑，都走了五十多年。這兒還有誰比我更清楚，這兒方圓一百里，根本沒有寺廟。」

「不會的，雖然昨晚天下着大雨，我可記得清清楚楚。破舊的寺廟，正在前面的拐彎處。我剛才從那邊過來的，怎會弄錯？」

那賣麵老頭，像聽見什麼奇怪的趣事一樣，用怪有意思的眼睛看着冼太郎，道：「年輕人，你這玩笑也編得有趣，什麼拐個彎就是破寺，什麼昨晚下雨。唉！我們這兒，已經整整三個月沒下過半滴雨，大家都擔心今年要失去收成了，你怎會說昨晚下雨。我三更就起來做麵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闔眼。要眞的下雨，難道我會不知道？」

冼太郎聽了那老頭的話，心裏更驚，再問：「老伯，這話可當眞？」

「算了，你自己不妨到前面看看，究竟是寺廟還是小鎮？大家都爲求雨而忙；要眞有下雨，大家都開心得來不及，誰還有閒心騙你。對了，天色不早，我可得趕到鎮上做買賣。」

冼太郎至此，心中又驚又怕，他此刻簡直比昨晚還慌，連忙隨着那老頭走去。

當他隨着那老頭循着山徑走，到了拐彎的地方，他眞的是整個人呆住了。

前面是個鬧哄哄的鎮，那賣麵的老頭並沒有騙自己，這兒是鎮上，那有什麼破寺？

那昨夜的事……？

冼太郎臉青唇白，他飛也似的走到鎮上抓到個鄉民就問：「老兄，這兒方圓一百里，是否眞的沒有寺廟？」

「是啊！」鄉民答。「那麼，這兒昨晚是否下場大雷雨？」

「別開玩笑了，要是昨晚雷雨，大伙不跪下謝謝蒼天才怪。老實說，我們這方圓一百里的地方，三個月以來就沒有半點雨！」

冼太郎連抓不同的十多個人詢問，可是，那十多個人的回答，完全一樣，那昨晚所遇的事，是……？

冼太郎活了三十多年，碰過不少事情，但到今天才最驚慌。方圓一百里竟沒有寺廟，而自己的脚程，要三天才能跑到一百里之外的地方。

昨晚所遇的事？那荒山兇寺、那場大雨，還有那個美惠子，究竟是怎麼一囘事？

東京教父

薛拉德著。緊張、刺激、驚心動魄。洛城偵探與日本流氓聯手大破東京黑社會。刀光劍影，活躍紙上，比「教父」一書更為深刻，遠勝東洋武俠說部。融西方俠義與武士道於一爐，確屬佳作。定價每冊七十元。

微笑曾經來過

康白著，文壇名家康白之迷情小說，獨具風格。描寫越南華僑江雨航與神秘女郎「微笑」之戀情，纏綿悱惻，佈局奇幻。書中人物，各具情性，一書在手，享受充份讀趣。定價每冊七十五元。

食妻記

平岡武治著當代日本奇情小說，共輯有「食妻記」、「兇宅」、「地下宮殿」等十七篇。故事怪異驚人，可稱為東洋聊齋，讀來令人心驚膽顫，嘆為觀止。定價每冊六十五元。

春天、戰爭、愛情

何索著。故事涵蓋三代、悲歡離合、曲折委婉、充分描寫出中國人的悲劇與苦難、中華民族的血淚歷程，是一部令你畢生難忘的作品。定價每冊七十元。

天堂可待

（又名「上錯天堂投錯胎」）

韓白譯。一名橄欖球名將車禍喪生，但他陽壽未盡，上帝命他借屍還魂，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神奇妙事。定價每冊四十元。

明星之死——揭開谷名倫自殺之謎

劉亞倫著。跳樓案震驚了影壇螢幕，作者追根究底，暗查細訪，搜集一手資料，如今全部公開，揭露黑幕，抨擊魍魅，精采萬分，不可不看。定價每冊四十元。

螢幕緋聞錄（上）

電視綜合週刊連載「藝林外史」第一集單行本，劉亞倫著。螢光幕後的藝人生涯，追逐名利，寡廉鮮恥的怪現象很多，照妖鏡下俱現原形。定價五十五元。

螢幕緋聞錄（下）

「藝林外史」第二集單行本，本集內容更精采生動，篇篇傳神。情節雖屬虛構，但作者筆力犀利，螢幕前後人物均活躍紙上。定價五十五元。

透明嬌妻

作者：南田武夫
譯者：韓白
發行人：程崇文
出版者：程氏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二一〇號
（凌雲大廈二樓）
電話：七七二七七三三～九
劃撥：一三一一一一號
定價：新臺幣七〇元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陸参號
總經銷：怒潮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三五一一三三五七
印刷者：文太印刷廠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初版